

著名學文



天璽七

著 朗特史·A
譯 禾 白

行發社版出摘文

七重天 目錄

第一章	綠門	(一)
第二章	傑出人物	(二一)
第三章	哀綠綺思	(三六)
第四章	姊妹	(四七)
第五章	機洞之會	(五三)
第六章	謝維龍神父	(六三)
第七章	狄雅娜	(七三)
第八章	佛耳密爾夫婦	(七五)
第九章	愛護	(八五)
第十章	奇哥的新奇	(九五)
第十一章	遊歷	(一〇〇)
第十二章	天堂	(一〇三)

第十三章	還在天堂中.....	(一三三)
第十四章	結婚禮服.....	(一四〇)
第十五章	消息.....	(一五六)
第十六章	一萬佛郎.....	(一六四)
第十七章	「我是勇敢的！」.....	(一七二)
第十八章	第四年.....	(一八三)
第十九章	十一月.....	(一九五)
第二十章	猶疑.....	(二〇二)
第二十一章	十一點鐘.....	(二一五)

第一章 門縫

「來，娜娜！來，狄雅娜！再過幾小時我們就要動身到教堂去了，你們這套時上總要工作要做哩！」

「是的，叔叔！」一個年青的聲音抑揚地服從地回答。

「哼！還沒有到我想做的時候！」另一個低聲說，這是一種不滿意的抱怨。

喬治·佛耳密爾轉過身來尖利地看看他的姪女們，她們正在花園角落里的小梨樹下和老狗阿米戲逗着。這是一個異常溫暖的黃昏，她們頭頂上正蓬勃着繁雪般的梨樹在春日盛開着的白花。

多麼不同的兩個頭顱！這對照似手使喬治·佛耳密爾驚異起來了。以前他雖然已經撫養這兩個孤女多年，把她們當做他自己的女兒看待，他却似乎從未發現過這事實。一個乖戾地高舉着，固執而驕傲的是那漆黑光亮似烏羽般的頭。另一個，帶着稚氣女孩的笑聲甩着的，是一圈耀眼的波浪般的金黃髮的頭。

但是兩個頭顱的區別還不止于此。甚至最大意的旁觀者也會感到的。佛耳密爾先生轉向他的妻子。

「范冷婷，這兩個人是出奇地不同，」他說道，「好像她們不是同父母的。大約那個媽媽很難！很難！她像個劣性的馬似的，非得讓人緊緊地用轡控住她！」

他的妻子正織着短襪，她抬起頭來看，輕輕地嘆嘆氣表示同意這話。

「但是另一個——小狄雅娜——」他嚴厲的目光從黑頭顱轉到金黃頭上的時候，突然像塊落到火上的冰塊似地融解了。

「啊！我們的小狄雅娜！」他的妻子微笑地喃喃說，「喬治，像是我們自己的親愛的孩子！就是她是我自己生的，我也不會比這更愛她了。」

「真話，真話，」他勉強同意着。「但是我們必不能叫我們的感情影響到我們的管教，范倫婷，」顯然地，任何的他那可怕的嚴峻的鬆懈都會使佛耳密爾先生感到痛苦。

「女孩們，立刻來！」因為她們還在那里嬉戲，他便又喚了起來。於是，狄雅娜用頭把髮叢中的花瓣搖落，快活地走過來，同時娜娜不樂地趑趄跟在後面。

晚餐剛才吃過——那是在露天中，小白農舍後面的小亭里吃的。這一家四個在溫暖的黃昏時分聚在小亭里吃了一頓晚餐。一頓簡單，但豐富的晚餐。湯，自然是——狄雅娜坐坐她的傑作，洋葱湯。起泡沫的冷牛奶是裝在肥胖的罐里的，在狄雅娜看來，那個肥胖的奶罐就像是附近教堂里的教士——鱗腹上的一條帶就像是一條袈裟帶，它的嘴巴可笑地翻轉着天

。還有麵包——大量的金殼的麵包，無盡地長。然後又來一遭點心——帶着反反那天會到鎮上去過，他帶回家來一袋碎的糖製菓子，街上小販零售的那種——不是鋪子里圓而完整的，而是炒菓子人揀出的碎的一種，這種比整的更為好吃糖更多。而且那樣便宜，就是一個貧窮的農夫叔叔也能帶一袋回來。是的；那真是一種待客的珍品。

「那些菓子不甜美嗎，娜娜？」狄雅娜一邊動手清除桌中的小桌一邊嚷着，「這簡直是一頓正式晚膳！」

黑眼睛的娜娜由於年紀較長的緣故輕視着她。

「狄雅娜，你簡直是個小孩子！」他譏笑着，「這麼點小事就高興起來了！你不懂得什麼是世界和世界的歡樂！但是，」她低聲地加上說，「你就要知道的！」她移近她，小心地投目四望一下，看她的叔父嫡母在聽她們沒有，然後看他們確實沒有時候，她低語道：

「我的計劃快要完成了！現在，我們就快走了。準備着——得通知便動身！」

較年輕的女孩驚得寒戰地退開去，似乎那低聲而有罪的低語使她嚇壞了。「娜娜，你說什麼？」她大聲喊道，「不！不！」

聽到她的喊聲，正坐在亭那邊一個矮椅中平和地繼續着織物的佛耳密爾夫人抬起頭來看它；和她一起，坐在旁邊一個凳上抽着飯後雪茄的先生，也轉過頭來警覺而強項地注視着女

「閉嘴，你這小傻瓜！」娜娜咬緊牙關極力放低聲音說，同時她像刀樣的目光直射到她妹妹身上去。「噢，那麼你是不願意洗這些碟子的了？」她故意使兩個旁觀者聽見了，責罵說。

「可是我要洗碟子！那是我不在乎的，」狄雅娜反抗說，她沒有看出她姐姐的狡狡猾，所以她認真地而且以她坦白性格中賦有的誠實回答着。

叔父和嬸母，回到他們的報紙和織物上去了，他們樂意讓女孩們自己去解決她們的口舌之爭，這家中的年青人是可以依自己的方法去作事的。於是狄雅娜把碟盞從小亭搬到廚房去，而娜娜只陰沉地隨在後面，順手拿起牛奶罐，或是麵包，這只是爲了表現工作而已。狄雅娜快樂地哼着的歌聲和她輕俏的足步伴着工作一陣清風似地飄過，但是怒視的娜娜却很少動手。

等兩人單獨待在廚房裏的時候，娜娜又提起了她的討論，同時狄雅娜準備好了滾燙的肥皂水，取下可愛的白紗布帕來。她把袖子捲上細小年青的臂膊上去，把雙手插入水中。娜娜並不動手幫忙，她把手擺在臂部上，支着肘，頸部兇惡地抬起，站着看她妹妹的迅速動作。

「原來！你就滿足于這種討厭的農舍的生活——在一個令我們奴隸般地操作的窮人家裏

，你是這樣的嗎！」娜娜用的我們二字，似乎並不和她的實際動作相合。

「啊，這兒有一位名叫柯琳娜媽媽的好婦人，」狄雅娜唱着，「嗯，我是夠快活的，」她回答娜娜的問話。「我喜歡這老好房子——牠就是家。我愛叔叔和姆母，當我們做了無依無靠的孤兒之後，他們收養了我們，使這里成爲我們的家。想想看，娜娜！」她叫起來了。「如果沒有他們，我們會變成什麼？我們可憐的心碎了的媽媽——她能有什麼辦法？我們的爸爸——貪樂，興頭好的——不壞，起初當然是的，但後來受了壞同伴的影響，他成了一個冒險家，而且也成了賭徒。」

「哼！」娜娜反唇相譏道，「那至少他曾從生活中得到了些樂事！有機會的話，他是知道怎樣去享受那些樂事的。看看這個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頑固的老加爾文主義者——」

「娜娜！娜娜！不要這樣說我們的叔叔！當然他是嚴厲的，他叫我們不情願地多上幾次教堂，但是——」

「不情願地多上幾次！好天爺！一天四次！你以爲這就是叫我虔誠的方法嗎？這簡直幾乎叫我去見鬼，讓我跟你說！一天四次！對，這就是決定那事的原因。我不要再忍受下去了！」

「娜娜，你太不知感恩了。當然，這裡的生活很可憐，因爲我們叔爺的景況是不好，但

至少我們是尊嚴的——我們可以得到我們需要的一切東西。范倫姆姆是最親愛的，最甜蜜的
姊妹——就和一個母親一樣。至于喬治叔——當然他虔誠得可怕，有時候嚴厲而煩人，但是
在這一切之下——喝，他有個多麼好的心！」

不知不覺說出這話的狄雅娜，並不比一個孩子大多少，她是一邊把細長的小白手臂深浸
在水中忙碌着一邊說出的。聽她的話使人感到悽愴——想想看，什麼樣的黑影已經在她的路
途上遮擋過了，她是怎樣地完全明白這個。可是雖然如此，她的赤子之心還是會表現出來。

「啊，這兒有一位名叫柯琳娜媽媽的好女人，

她敲着門，我說請進。」

她繼續唱着，她的工作從未片刻中止。娜娜也繼續旁觀着譏諷着。

「我要為我們兩人了結這種生活，」她說，「當我了結了——當我帶你到外面的世界中
去之後——你會感謝你和我的命運的。」

「姑娘們！姑娘們！你們準備好了嗎？你們的叔叔要動身了，」范倫姆姆快樂的聲音
進來了，跟着她走進廚房來。「我親愛的，洗碟子要不了你們這麼久的時間的——要趕緊個
活潑年青姑娘一起洗的話。」

狄雅娜用好布帕，開始道，「但是我不能弄得更快些，如果——」

娜娜又用她如刀般的目光射她了。「狄雅娜總是慢的，」她對嬉母說。狄雅娜噤口無言地站着，她看她姐姐時的眼光直是一種恐怖的眼光。

× × ×
村里加爾文教徒教堂的晚禱已過，信徒們回家去了。佛耳密爾先生和夫人莊嚴地走在他們姪女前面，爲了確保他們靈魂的得救，他們每日要在這條路上走過八次之多。如果加爾文能親自看見這虔誠的一對人兒，他定會讚許他們的。但是范倫姆絕不會得到人們特別的同情，她的嘴太溫柔，她的眼睛也太喜笑了。她說出的每一個字都是溫和的，她具有一種溫暖快樂的氣息。被她的銀髮——她的淺棕色髮里已經顯露出絲絲白髮了——披覆着的額上的皺紋也似乎流露着一種溫文的精神。她的丈夫有一次在發怒的時候，對她宣說道：「范倫姆，我相信你連魔鬼也會原諒的！」

但是喬治叔！這可是一個透心透骨的加爾文主義者。他是一個中年的高個子，由于他的嚴峻的挺直身體，他看來似乎更高點；他有着一副直線的緊閉着的唇，長垂的眉，端謹的鼻子和不屈的下顎。他歷來就是主人翁，對於這點他的妻子曾說過，在他們結婚後的這些年中，「我毫不爭執地服從。」尊榮的靈魂向他要求，同時也向別人要求毫無過失的行爲。兩個孤女所要求父母般的照料就是從這樣一對夫婦身上得到的。她們自己的賄徒父親和

心碎的母親是早已逝去了，只留給她們以朦朧的記憶，或是片段的鮮明回憶。沒有兒女的佛耳密爾夫婦一致對她們打開了他們的家。他們是貧窮的，他們屬於那最以貧窮爲苦的階層，因爲他們受過教育而且文雅。但是他們很夠供得起這兩個無家可歸的孩子。

年齡較長的娜娜，從頭起就表示着某些她父親的最危險的性格。她有一種醞釀着的恨的精神，和一種無法無天的感情衝動。她那高高的意志，由于年齡較長的便利，用一根鐵棒統治着溫馴的小狄雅娜。狄雅娜要愛她，但是受到了拒絕；她努力取悅于她；服從她；而且總是怕她。

狄雅娜的這種性格是由她母親得來的。它就像一朵花似地坦白，愛好陽光和快樂——同時也像一朵花似地脆弱，會被第一下打擊擊碎。狄雅娜在家庭之愛的溫暖中繁盛地開放着；如果取去這種溫暖，將她暴露于世界的暴風雨中，會發生的事是能令人不寒而慄的。

這兩個緩緩地走在叔嬸後面。娜娜乘此機會低聲報告道：

「狄雅娜，今天晚上我要到酒店去。我在那里結交了一個新朋友，他答應幫助我們。如果他們問我到那里去了，一定要說去餵阿米去了。」

狄雅娜祈求地看了她姐姐一眼。「不要——不要再叫我說謊了，娜娜！」她懇求，「我恨說謊。說謊就像是把白布染繡一樣。」

「呸！小傻瓜！哼，那麼如果你要耍個不公平的話！但是記住：時間是飛逝不再的，儘事是無法挽回的！」

「我！我不以為我能和你同走，」狄雅娜遲疑地說。

「你不要看看偉大的世界和它一切的光，人們，美麗衣服，音樂廳和快樂的餐館嗎？」

「是的——當然我要！」狄雅娜的眼睛像一個聽到神話的孩子的眼睛似地睜得大大的，「但是——但是我害怕，娜娜！」

娜娜又「呸」了一聲。又把她叫了一聲小傻瓜。不過她是一個有用的小傻瓜。她能做飯也能縫補。娜娜倒不想丟開她。

被鏈繫在梨樹下的老狗阿米知道什麼時候娜娜走來。牠是她的同謀者，她忠誠的同謀者，他知道她的來去——在奇怪時候的來去，她來時牠也絕不叫一聲。現在牠看見她溜到了香花叢圍成的幕後去了；這是在晚膳之後的晚上。

「是的，」阿米沉思着說，不論牠會不會說，牠的意思總是如此的，「她按照她叔媽的意思到這里來餞我。她將給我一塊肥美的煮骨頭，那是事實；但是她的本意所在却是牆上的那道小絲門。她算得是我一個好朋友；我絕不吼叫。」

在頭天晚上，娜娜放棄了她到酒店去的企圖，因為她怕她妹妹因害怕撒謊而出賣了她。

今晚七她留心着不法警告那個不給人方便的忠實的狄雅娜。她告訴大家說她非給阿萊晚餐，只有阿米是惟一知道她溜過那道小綠門的。暮色近了——她將溜出去——穿過小巷——走過草地——經過小林——最後是像動物似地蟄伏在長長的海牆旁邊的酒店了。酒店上鄉鎮的世界才她在這里窺視到了那邊的大世界的一點。這里有笑聲和酒。人們聚集在這裏飲酒，吸煙，紡織着他們在一個小地球上的旅程——如果有一個露出在緊褻衣和襯裙之上的新鮮年青面孔到此地來加增他們的樂趣的話，那當然更妙。男人們摸摸你的下巴偷一個吻。如果你的髮光亮得像一片黑鳥羽，男人們是喜歡你的髮的，他們也喜歡你的黑眸中的閃光。在家裏隱隱覺得像烏黑的雲的雙眸在酒店里可以對一個男子變成一種魔鬼的微笑。……

又是異乎尋常地熱，晚餐依舊在小亭里吃，今晚不是樸素的家庭便飯而是宴會了。圖爾來了一位客人——斐力克斯·白朗德，村中的律師，佛耳密爾先生的一個特殊朋友。佛耳密爾夫人曾經考慮過，爲了招待客人，殺一隻小鷄還是殺一隻兔子呢？後來她決定用兔子，於是她在作料中加了許多酒，因爲白朗德先生有一次告訴她說，在他所有認得的女人中沒有——一個是比她更會調理這種美味的。晚餐中有從園里摘來的最新鮮的蔬菜，狄雅娜的洋葱湯。現在在暮色中，在下面花園里，兩個男子一杯一杯地傾倒着黑咖啡，小杯白蘭地酒和無盡的強烈雪茄，同時他們縱談着航程，貨運和較機事業。娜娜溜開去的時候，覺得這些真是最貴

的談話而已。至于說這些對她的將來有什麼意義的話，她是絕未想到過的。

「珍珠怎樣成長起來的，倒是件很有趣的事，斐力克斯，」佛耳密爾先生說，「奇怪，地球上一邊的需求怎樣地突然增加了另一邊的供給。歐洲的婦女們越來越愛戴珍珠了，這刺激得經商到南海去找珍珠。一陣時髦癖，人們的幸運也捲到漩渦里去了。」

白朗德先生極感興趣地傾聽着。「我的妻子曾說她需要一隻珍珠戒——甚至我買模特的妻子！但是我却看不出來，這事會影響到貿易風氣的轉向。」

另一個點點頭。「是這樣的。各種各樣的女人現在都在尋求這種寶物。從前珍珠是只有高貴婦女才穿戴的。但是今天如果那個有筆資財投到這種新興專業中去的話，他就會走運的。甚至一筆很小的款子可以在極短期間內變成兩倍，三倍。」

的喀，的喀，佛耳密爾夫人的織針移動着。談話也繼續着。狄雅娜獨自在厨房里，叮噠地洗着碟子，她的明朗年青的聲音唱道：

「啊，這兒有一位名叫柯琳娜媽媽的好婦人，
她愛真理而憎恨罪過。」

在丁香叢下，老阿米滿意地啃嚼着一塊多汁的骨。暮色加重了。高瘦籠里的黑咖啡冷了。夫人現在觸摸地織着——因為天色太暗已經看不清織針的緣故。狄雅娜在厨房里點上了一

支燭，它的火焰在她的深金髮上投射着交織成漂亮蝴蝶似的光線。從男子們的襟加上裏面上升到暮色中去的烟就像是細小的幽靈。雪茄的香味和丁香花散出的香味摻合起來了。夜色更濃密了。

娜娜從花園牆外的小坡上回望，她可以聽見黑暗花園里男人們悠然談着話的深沉剛毅的語音。一切都隱沒了，只有一個光亮的地方——廚房窗口，那裏面的狄雅娜的年青面孔和她的漂亮頭髮被燭光照得明亮亮的。連娜娜都感到這幅畫圖的美了。

「哼！」但她再使自己相信道，「隨便誰都可以告訴你，他是更爲喜歡黑髮那個的！」她逗留片刻以便證實自己的估計。是的：她的叔父和朋友一定要談到幾乎午夜時分。然後喬治叔會毫不夢想到兩個女孩子沒有在她們自己屋里，就逕自上牀睡覺的。范倫姆姆也許會溫和地問狄雅娜，娜娜到那裏去了，狄雅娜會回答說她餓阿米去了，那麼姆姆也就會靜靜地上了床。娜娜會說過她疲倦了，她一定是先去休息的。當狄雅娜上了床發現床上無人的時候，她也不會說什麼。至于阿米——不論什麼時候她回來，他也會保持靜默的。只要對聰明的阿米說聲別響就夠了！

娜娜步進草場，沿着黑路走過小林，最後，她看到了從酒店中透射出來的光。

「啊哈，這里，我的黑美人！」她一走進室內，就來了一聲濃密烟草氣味的歡迎，當

呼她的男人走向前來把手放在心上，假裝高貴地轉下躬去的時候，人們便相繼地哄堂大笑起來。

雖是外表粗俗而荒淫，他却比在場的其餘人們更為有種巧辯的神色。他的日灸風吹的面孔，他的看得遙遠的目力和他的姿態都表示他是一個航海的人。他的舉止中有種吸引許多女人的統治支配的風采。

娜娜雙手擺在臂上，把頭一甩，眼一閃，反問道，「誰說我是你的黑美人？」一聽這話，這羣歡樂集會的傾倒着酒精的喉嚨又爆發出了一場大笑。

「那麼，你拒絕我卑屈的追求了！」男人喊着，歪歪倒倒地跪下一膝去繼續表演。

「最好別用下跪來嘗試！這不是你的那行！」娜娜敏捷地說，又是一陣大笑歡迎她下流的機智。呵，只要她一到來，酒店里就會有一陣子樂的，雖然表面上她是來拜訪她的好朋友，店主的妻子瑪麗的。

男人們轉回到他們的酒杯和談話上去了，對她表演的男子走到她身邊，低聲道：「我有些話要獨自和你談一下，」然後他把頭向樹林那方略微一動加上說，「十分鐘之內。」

她用嘴唇表示了一個「是」字，然後轉過身去和瑪麗閒談起來。十分鐘後她借口有事離去酒店，在林中會到了那個男子。他粗魯地一把握住她的手臂，引她更深入林中；樹林中濃

窸的黑暗陪住了他們的低語談話。

狄雅娜從一個噩夢中醒來時已是深夜了。她夢見她似乎是被迫地去爬一個黑暗污曲的樓梯，娜娜在頂上一間污穢小屋中窺視着，猙獰地喊道：「歡迎回家！」狄雅娜醒轉來低聲發出一聲被夢境煩擾的呻吟：「嗚呼！真的娜娜回答我一下尖利的驚聲，狄雅娜竟迫使自己是清醒，然後她發見她的姐姐真是站在她床前了，她穿有一件老樣子的外衣，那是預備在有要緊事時才穿的。一支臘燭燃點在她們用來保存她們所有的一點衣服的抽斗櫃上，抽斗是打開的，其中的衣服凌亂地拋散着。

娜娜低低俯向她的妹妹：「趕快起來，小傻瓜，」她低聲說，「起來盡可能快地穿好衣服，只要你要有點響聲我就要對付你！」她的面容是威嚴而逼人的；狄雅娜畏縮着。

「娜娜，娜娜，你在做的什麼？你是什麼意思！我們要到那裏去？」她小聲說。

「放下你這些問題。我沒有叫你靜着麼？我已經安排好了一切。一位紳士——一星期前

我在酒店中遇見的新朋友——要帶我們到巴黎去。我沒有想到是這麼快，但是他突然被召到那裏去，這次不去我就永遠不能去了。來，幫助收拾我們的衣服。」娜娜舉起一兼東西

那是

「那件下我也拿了麵包和乳酪，」她舉起另一個小包。這是我從廚房車輪來的，海岸上銀

明。叔叔的聲像個引擎似的，婦孺又靜得像隻小貓。來，孩子，趕快！

娜娜一直一邊低聲說着，一邊把受驚嚇的狄雅娜從床上拉起來，幫她穿好衣服，把包包塞，同時以警告的眼色和搖頭加重着他的語氣。而狄雅娜呢？

狄雅娜只是像一個受催眠的動物一樣。她還沒有完全從睡眠中清醒過來，她可怕形象的姐姐從睡眠中攪出也只像是使她從一個噩夢進入了另一噩夢。她因恐懼而面色蒼白，她的牙齒神經質地寒戰着，倒像是她還是個無言聽話的。她穿好衣服，幫助娜娜穿好衣服，表示反抗。只當一切弄妥之後，她才喃喃道！

「娜娜，嚙，娜娜，請我去在惹倫婦孺院前親一個再見的吻吧。」

狄雅娜繼續地過後，兩姊妹眼睜睜地看着彼此，眼睜睜地看着彼此，眼睜睜地看着彼此。在大家都會快樂嗎？心，挺遠！——出遠更遠，對嗎？

「你樂，你樂，你樂，你所希望的一切東西，你這年青的呆子。綢衣服，帶環扣的白拖鞋，糕餅和酒的那種宴會，還有愛人們，鼠標吧，孩子。」

她伸出一隻命令的手，狄雅娜接住它，憤恨拋棄舊的，又對新的生活感到好。

奇——狄雅娜跟隨着步進了黑暗。一聲輕微的呼哨從窗外響起。娜娜探身出去。

「好了。我們準備好了，」她柔聲地對等待在下面黑暗中的一個人說。

把狄雅娜推到前面。

「站上花棚，——小心，現在！——他就要幫助你爬下去，」她輕輕說。戰慄着的狄雅娜步向前去——消失了。娜娜立刻跟在後面。低語，然後黑暗吞失了兩個。

次日清晨，一陣大風雨降臨了，在狂風暴雨的淒冷中，牆上的小綠門悲慘地來回撞擊着，這使佛耳密爾先生從滿意的打鼾中醒了過來。

「娜娜昨天晚上餵狗的時候，一定忘記了把門鎖好，」他發着火，「娜娜！」他喊。「娜
娜！」

但是娜娜沒有回答。綠門又像個鐘似地清晰地撞擊起來。惟一可以告訴真情的阿米沉默着。

在巴黎——都市中最光亮也最黑暗的，最富于罪惡淵藪的藝術與輝煌的世界——的某處，有一角落比其他所在更為黑暗而外貌罪惡。這個角落的名字是機洞——它只是一個鑿底；一灣迴水，這卑鄙的居處有它卑鄙人們聚舍。隱藏，交換罪惡的祕密，飲酒，比較偷竊所得的鈔票以及更壞的事情。

很少外來的人敢于走進這條不通的小巷，它不通往任何地方，它只能繞行它頂端的教堂一周。在教堂的腳邊簇擠着一堆不潔的房產，就像是一羣骯髒帶病的兒童蜷伏在一個天使守護者——一個似乎絕心不在焉或已倦于及捨棄了拯救其屬下的無助者的守護者——的膝前一樣。天使的教堂巨大而泰然自若地立在這里，它的灰色荷牆透過層層的污濁氣氛爬上天去，它那似是盲目于外界的污穢的披灰層朦朧了的窗戶是嚴嚴欄柵住的，就像意欲將一切善良關閉在內一般。

如果這是天堂的代表與使者，那麼當然兩隣的房屋就該是地獄的使徒了。一邊斜倚向人行道的是一個酒店，它的名稱雖然沒有標明在任何清晰的招牌上，却知道是「嘴巴酒店」——一片破爛的遮布蓋在門上像是一把未曾梳理的鬚鬚。這是它的後門，前門在左手邊的林蔭

道上。小弄另一邊是一幢破爛的石屋，罪惡而堅硬地站立着。它所有的窗戶有意地關閉着的。就像一個人閉了眼睛不使別人從他目光中探視出罪惡的思想與行爲的記錄一般。

但走這還不算。在樓底上還有一個門，在戰前的時日里，這扇門是極其重要的。因為那天從這門里出入着一個非常的人物。這就是說他是一個自以爲了不起的非常人物。

他的前門是陰溝的坑門。他就是奇哥。

按照事情的道理（這是他自己的小笑話），他只有他，他從未有過父親。他的學校，就是巴黎的街道——最窄的街道。他的宗教——由他自己想出一種非常教義的宗教使他的腦筋振成了硬結。他的束縛與責任，只是一陣風而已。奇哥想，在他一生的某個時期中他定會有過母親，但是關於這事他沒有明確的證明。在這個深沉的哲學家看來，任何使他滿意的事，都是必須有確實的證明的。至于其他的戚族，他更從未夢想過。他的社會——清道夫或是陰溝鼠；特別是一個比爾，由于他與老鼠的不可思議的相似，人們都知道他是老鼠。就在這些人中，奇哥掙得了他每日的麵包。他的職業是清除巴黎的陰溝。

這就是奇哥——就是這看得見的外表上的青年。但是從他看不見的內心看來，他却是一個可驚的人。他的內心帶着野心的羽翼升起，高翔。走過洞口的的人們常看見一隻年青健壯的手抬起陰溝坑門的鐵蓋，然後有一個寬肩，高胸，容貌相當端正的青年從地底升起，從坑門

中湧出達到海面，這時他就會像一隻精神勃發好脾氣的小狗搖擺身上的泥水般地舒暢地抖擻着身體。但是沒有人知道這不過是他上升的開始而已。在他的夢的世界中，他是升得異常之高的。因為這個無所畏懼的青年，正望着前面最高的目標——水龍管。

水龍管是巴黎公共事務的一部門，它洗清了街道，使它們成爲真正巴黎人誇以爲榮的清潔無垢的大道。一個在地上揮動着水龍管的人對一個在地下清除陰溝的人就像第一提琴對鼓槌一樣。奇哥渴慕着屬於水龍管，同時他也歎息那顯然不可獲得的高位。不過，在他沮喪的希求之下，還是閃爍着一種溫暖的希望。因爲，只要你動手工作的話，世上還有什麼事情使一個非常人物不能成功呢？

「他自己——就行了。他只有自己是可以用以依賴的。無知人喝采招搖的『好天主』——他聽夠那種廢話了！真是一個好天主；奇哥恥笑着，嘆語！他知道真理。」

「奇哥，你到底信仰什麼？」阿麗特有一次問他。阿麗特是酒店主人那胖女兒，一個粗魯但也和善的年青姑娘。

「信仰？」奇哥高傲地迴避着，「我信仰——這個！」他有意識地敲他的胸表示他的勇氣精神。

「但是你必得信仰好天主！」

「我這孩子的神話書！」奇哥抑抑着，「我是高于這些可笑的思想的。我——我是一個無神論者！」

他挺着胸膛宣佈這件事情。他非常引以為榮。他在什麼地方拾到了這個名辭，他覺得這個名辭很有點動人。他時時刻刻一有機會便宣佈自己是個無神論者。無疑地這個名辭不僅感動了他自己，而且也引起了那般和他在洞內相處的罪過但虔誠的人們的注意。他們可以做扒手，打老婆，從一個開着的窗口搶東西或甚至殺人，但他們覺得應該受勸告地時而去禮拜一下，或數一兩個念珠以解救自己的靈魂。至于做一個無神論者——我的信仰！這可是一種大膽而可怕的事！

許多年前，當奇哥還是一個黃髮（現在變成了深棕色）藍眼睛的孩子，有着一個仰天鼻子，一副髒面孔，穿一件破襯衫的時候，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了。他那時正和現在一樣是孤獨地生活在世上的。他以在街頭販賣零物為生。例如一袋雜糖，一束凋萎的花，一雙手套，一支鉛筆或是一張手帕等等。不用說，他的主顧並不是十分需要一個小錢幣來購買他的東西的。但是他那露着兩排皓齒的快樂的小嘴和那藍睛的笑容却使人們不忍拒絕成為他的主顧。

一天他正和一個小朋友——讓——走着。兩人都很餓。他們這行生意是十分可憐的。

「如果我不帶一個錢回家去，我要挨打的。」讓說。

「我運氣！我沒有可回的家，所以我也就從不捱打！」奇哥回答說。兩人靜默下來，或許他們正在那可憐的沒有人注意的小心里戀着那種環境還要好些。

他們轉灣，看見一個年青女孩子坐在一個教堂的窗階上。她的頭往後翻靠在那冰冷的石柱上；起初他們以為她是睡着的；但是等他們走近仔細一看，他們才斷定她是因病昏倒的。

「看她有些什麼？」讓小聲說。他的小圓眼睛緊緊盯視在從她包帕里露出來的半塊麵包上。「嘿！你不以為她會在我拿麵包的時候醒來吧，會嗎？我可以把她打倒，但是她會喊警察的。」

奇哥立起到驚人的高度了。他的小而羸稚的身體似乎由于他的憤怒而挺起，幾乎達到成人境界了。他鄙視她，責備他望着讓。

「你要偷那個女孩子的麵包嗎？」他問。

「喝，這會別向我傳教了！你昨天賣掉的糖是從那兒來的？我沒有看見你從街角賣糖人那里抓來的嗎？」

「那可不同了！」奇哥宣說，「他是一個又大又壯的男人。如果他能捉到我他儘可以打我。但是這是一個女孩子，她沒有我們這樣強壯，她又是害病的。你可聽，讓！」

但是在奇哥說着話的當兒，讓的迅速的夜滑的手已伸出去抓到了碎麵包。他同樣迅速的
小腿也跑下街去了。不過奇哥還要快些，他一拳便小賊滾倒地上，踏在他的身邊。

「你把那塊碎麵包送回給女孩子，不然我要把你的小臉打成一塊布了！」可怕的奇哥吼
着。

在使他震顫的威脅之下，可憐的小讓把麵包還給了法定物主。從那天以後，他永遠懼怕
着奇哥。但同時也永沒有失去他對奇哥的正當讚美。

這就是奇哥。他在無人教訓的兒童時期偷過東西，雖然他以自我教育的榮譽方式老早
就克服了這種習慣。但是就是在他最年青的時日中，那種自發的榮譽也會以多種不同的方式
表現出來過。他對讓的教訓就是一例。那天晚上他是挨着餓度過的，他也使讓挨了餓，因為
他不允許一個害病的年青弱女子受到搶劫。

「你喜歡女孩子！」讓爲了報復譏笑他說。

「唔！我討厭她們！」奇哥漢子氣慨地誇口。不過我不願做這樣歸結卑劣的事。女
孩子與她們都是最蠢的。我用着着她們！」

他挺出自己年青的胸脯，搖擺而去。他不喜歡讓入稱讚他的善行，甚至保護姑娘而被入
笑話，那倒真是屬尋常。雖然他願意勇敢地轉向世界正義的一面，他却禁止不住自己的善良衝

動。那是時常忘我地流露着的。

在這個充滿流浪兒的心與腦里潛藏着什麼尊榮與良知的遺傳，只有他的隱約造物主才知道。人們只能猜測這種好的遺傳是而個失節的母親或一個無名的父親給與他的禮物。或者這個孩子的心是受了他自己本身的喚醒，使他本能地要回高乎他所知的麼？還是他會有過不知不覺的記憶給予他以非夢想所及的高尚的影響？理由是：藏在封閉着的一「自然原因」的大書裏的。但實際上這個青年長成了「言盡其真」的偉人，向他的樹：這種樹有時生長在一灘其他的，全是彎曲而拗歪的樹木之中。他的赤身似赤身，高昂地端肩站立起來，直挺着你的。

奇哥不只直視着人們，他也同樣地如此面對着上帝。他的哲學是他自己創造的，勇敢，正而面挑戰的。他時常聽見許多關於上帝的話，他知道執手有一種給他們自己的十字字的方法，街頭女人也時常取出她們的念珠。他們空禱上帝，他們這樣告訴他。有一次一個陰沉瘦弱，有着一個棺材似的身體和一副怪臉的教士會嘗試轉變他，告訴了他許多關於好天主的事情。

於是，他開始思索起來。在實際上，好上帝會為他做了些什麼？完全是一種偶然事件的犧牲品。他之鑽進世界就和他看見的從過路榮華上滾落到人行道上的「一個馬鈴薯」一樣，是他自己把自己撫養大的。上帝才知道她如何把自己撫養起來。（奇哥教自己說：「上帝知道！」）

然後背脊——僅只一種從這世界上的傻子學來的習慣而已——當然上帝一點也不知道這事！）在兒時他餓着肚皮上床去的時間比他飽着睡覺的時間多，他有時睡在一個閣樓里，有時睡在街上的一個由房屋的台階形成的隱蔽角落中，有時在一個小車里——任何他能睡下兩一會兒的地方。他是沒有人愛沒有人照料，骯髒而濫褻地長大起來的。這一切像一個「好天主」做的嗎？奇哥於是自然而然的對那荒謬的想法高聲笑起來了。

起初他接受了衆人的信仰，不時去參加禮拜念一頓禱文。後來他聽從了棺材樣的教士的教導。噯，是的。他曾經非常宗教化——確實非常宗教化過的。但更後來，他開始爲自己思索了。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爲自己思索的。只有一個非常人物才會的。

不過，在他給好天主一次公平的機會之後，他才有了最後的結論。他讓「他」受測驗。奇哥辯解說這是一件公平事情，沒有比這再公平的了。測驗是按照他自己的意見，以最嚴格的公平執行的。

首先，在斷定他一生的最大希求是水龍之後，他決定熱誠地祈禱以求被派得這種高貴職業。他選擇巴黎最好的一個教堂作爲他祈禱之用，如果這個上帝真是到處在聽的話，他一定就在聖母院里。他到那地方去，用五個佛郎買得最大的臘燭。

這在奇哥是一筆極大的消耗，但他樂意這樣幹。他的測驗要完全。在他獻上他所能說的

最新求的啓語之後，他等待着。

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沒有那種魔毯在他面前降落，拾起它來帶他飛到他希望着的上面世界中去，他仍然是停留在他從前的地方——在陰溝中的。還是那同樣的舊人洞，舊水管和舊老鼠。

但是，他決定再公平地試一試。於是他決心再買一支臘燭。也許天主保留他做一個窮道夫是自有主張。現在他要給他一個更进一步的測驗。

「一個妻子——一個黃髮的妻子——就是我的希望，」奇哥禱告說。

在他古怪孤寂的內心深處，他渴想着一個伴侶，一個助手。黃髮，金子似的黃髮歷來就是他讚美的。是的，如果他必須永遠做一個通陰溝人，那至少他也得有一個可愛的妻子在家安慰他才行。

臘燭燃完了，火焰消逝下去，奇哥發現自己仍然還是以前那個孤寂的通陰溝人。實際上沒有一點妻子的踪影。他祈禱着，直到汗珠滾滾下來，但是除去街頭上那些使他一直憐憫責備着的女人之外，依然沒有女人走過他的道路。

雖然，他決定再給好天主一個機會，如果那時他還未能看見有奇哥這樣一個人的話，他奇哥也就不認為有天主存在了，他的第三願望是經受有錢人知道的某種重大悅人的經驗。存

一切之中他希望能夠一輛汽車，做一次大環遊——到恭來德宮沿香腸樹大馬路走過凱旋門到布羅娜林；繞路回他的車庫住處，羅烈雷聖母路的四十八號，然後帶着一種他媽的神氣，滿不在乎地得過車錢大搖大擺走進去。

這個精於計劃的一切他都曾仔細地在腦語中描述過了。他又付了五個佛郎給上另一支燭，直禱告到疲倦為止。

結果他發現自己確確實實仍在他一直待着的地方——沒——妻子——沒——任何一點動人遊行的可能——顯然地往來的時日是困守在階梯中的，並且他多損失了五個佛郎。

因此他永久拋棄了上帝，只依賴自己。他從一個偷竊、乞討和流氓兒子的地位爬到了一個排得工資自立的市民的地位上去。是的，他是一切職業中最卑賤的，但是他對職業忠實而自尊。現在他在幻想中看見自己往上爬，爬上梯子。

「在這世界上並不一定要在底下，」他高傲地對他的助手說，「老鼠，把你的必用之爬高上，你也會爬高的。」

他的朋友，老鼠，讚美地仰望着他，驚訝是多麼高多麼莊嚴，真是的，你看他那高挺着的又漂亮又年青的頭，他的誇耀于世界的寬肩，他的那自由有力的靈活四肢的動作！他的面容是坦白，開展，明朗，被他光亮的藍睛照亮着的。他的牙齒常常在他好脾氣的微笑

閃爍着。一蓬綠鬚髮，雖會被奇奇盡方用油膏塌平，但它們却仍然永遠表示着一種難以改變的要暴動起來的意思。他的頭髮似乎正象徵着他的溫暖的衝動，對這些衝動奇奇也盡力使它們變成冷靜的，但它們同樣不容壓制。

「哼，老鼠，你爲什麼這樣呆呆地看着我？」主人繼續說，「你不相信我說的話嗎？」
「是的——我相信——爲了你？」老鼠回答，「因爲你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但像我這樣」

他的手勢是那樣可笑地失望，竟使奇奇笑了起來。他仔細地審視着他的同伴。

老鼠是白有一種動物被劃分子「人類」項下以來的最奇怪的一個。他似乎是那種職業的一個化身。當奇奇從身上溜落了陰溝中的黏土的時候，老鼠却似乎更深入地滲透了身體和靈魂都變成陰溝的一部分。他是瘦小，好偷竊，衝刺極快的，小而發光的眼睛，敏于嗅到危險和避入危險。但是，他雖如此卑劣，在他這小動物和他以尊敬目光仰視着的青年大之間却存在着一種奇異的友誼。如果老鼠擁有一種高尚氣質，那就是他對他朋友的忠誠。他在油中聚集着，永是以奇奇爲領袖的社會集團確是個奇異的集團。在這個巴黎最黑暗的地區的黑暗角落中是存在着不少的開懷暢飲的，如果只有麵包和乳酪可以分食，那麼，這羣人就會比平常地更加分食着。有時更加上一瓶紅酒，那就更好了。

老馬車夫布耳是這羣人中的一個主要分子。他是一個引人注意的大塊頭。他穿着一件污穢的巴黎車夫的褪色外衣，一頂白漿帽頂在他蓬鬆亂髮的頭上，他的圓眼睛，圓嘴巴，和一顆圓鈕扣似地突出在當中的圓面孔就像是一個正升起的月亮。

布耳也是讚美奇哥的。「不用說他真的是個非常人物，」他對阿麗特承認說，「但是我從不告訴他這話。他還年青。那會使他受影響的。」布耳覺得自己最好是裝做一種長者的樣子，但同時他也等待着有一天他會將和這年青人的交往引以為榮。

雖然這樣，而且洞中的許多其他親睦與卑微的精神也仰慕着奇哥，奇哥却是仰慕着馬克西米蘭·郭彬的。因為郭彬代表着奇哥正以全心仰慕着的世界——水龍世界。郭彬是一個有大胡鬚和神情倨傲的最使人注意的人。當他到阿麗特父親的酒店裏去，路過洞里的這些熟人的時候，他僅只從他驕傲的鼻子上低眼看一下徘徊在這兒的通陰溝人。要管水龍的人交這種朋友！去吧！穿着工作制服的舊襯衫，皮圍裙，高仰的頭上戴着一頂裝腔做勢的綴着紅絨線的水手帽的郭彬可看不起這種地底下的動物。

「我的信仰！我多麼喜歡能夠像他這樣挺身走過窮人身邊地走一下！」奇哥歎息着。

忠心的老鼠也歎一口氣，「等你用了水龍之後，你也要這樣走過我身邊麼？」他愁苦地問。甚至這個做憐憫的小狗漢夫也是覺得感情的。

「我告訴老鳳說不，如果他的行為可靠，那就是說如果他得到好酒，准我分享的話，」奇哥笑着說，「對你也是這樣答法！」

布耳熱烈地笑了。「相信你是個好人——永遠是個好人，」他誠懇地答說，「老朋友不會被這樣一個人物忘記的！」他把他肥胖的老手臂圍到了奇哥的寬肩上，在奇哥另一邊的耳朵也照樣做着。布耳用他威風的老低音大聲唱道：

喝一點

謹慎地偷

好好說謊

打架勇敢——

其他兩個也參加進去，活潑的足步跟着舞曲，奇哥用他快樂年青的男高音唱着，老鳳的尖聲叫喊那樣地合于他的名稱，會使人自然而然地回頭看有沒有貓衝趕上來。

沒有貓，但是有從她父親酒店中出來的肥胖美好的阿麗特。她對這三個人搖搖責備的手指。

「你們總是這樣吵鬧！我們的酒店是一個雅緻地方，我不願意叫暴漢在我門外又唱又吼的！」

「你願意的就是叫我們進到門里去買，是不是。我的好年青阿麗特？」奇哥回嘴說，別的人對她大笑起來。「在里面我們可以盡情隨意地吵鬧。哼——下回吧，我的年青女人。現在，我還有一大段陰溝要清除，我必須走了，來，老鼠！」

老鼠跟隨着。「我們到那里去？」他問。

「到另外一區。通到林蔭大道的這一路。今天下午我得到特別通知的。來吧。」他消失在陰溝鐵蓋下了，老鼠緊緊跟在後面。

X

X

X

這天下午兩個掏溝夫異常忙碌。他們和其他許多同事被派來清除林蔭大道這一路的水溝系統，因為這里有了變動所以需要特別工作。工作又長又沉重，時間痛苦地拖着。奇哥一面輕快地工作，一面照往時一樣地心里盤算着他的地上生活的夢想。

高高在他們的頭頂上面，滾着巴黎的生活，似是時而哄響壓擠，時而平滑地搖曳在一個無邊無際的大海中的安靜節奏的有力巨浪。閃輝的巴黎，跳動的巴黎，可愛的巴黎，歡笑的巴黎，易于忘却的巴黎！巴黎走着，談着，駛行着，飲酒，吸煙和煙媚——這一切都遠高于他們，疎忽着他們的存在。但是一個大城市多麼依賴它的最貧賤的市民！沒有那般人們巴黎將是一個十分不同的另一個巴黎了。

一個胖教士沿着人行道走來。他是一個紅色快樂的小人兒，忠實的圓面孔上戴着一頂大翻邊帽。他的圓眼鏡背後的誠懇藍眼睛正專注在他讀着的一本書上。他的雙眉，任何人一看就知道那是溫和的，像一個孩子對着一篇循環小數似地緊繃着。他的黑長衣就在他的腳邊繞繞，有時撞上了另一個行人，他也似乎不知道，他是那樣注意在祈禱書上。

走到一個拐角處他立定了，把身子從書上伸出來。某種東西似乎告訴他到了他的轉角了。是的——他要從這里穿過林蔭大道，到下一條街去執行一種傳教工作。他迅快地四面張望一眼，看清這里確是該轉彎的地方了，他便又把身子鑽進了祈禱書中。像一個夢遊者似的，他一直對穿走到擁擠的大路上去。他就像是一個被蒙住雙眼不能游泳的人撲進了凶湧的波浪中一樣。

「來了！」「這邊！」

「小心，公共汽車！」

「看！這是一個神聖的神父！」

「站住！神父，小心點！你沒有看見嗎？」

一陣嘈雜聲突進他的耳中。一個車夫的笑刺刺聲。一個公共汽車司機的叫聲。女人的呼號，男人的叫喚。

小教士驚惶失措地站定。在他周圍湧現着來往的車子——一個大城市的繁多，迅速的車子。他正在當中，四面八方都在沸騰。他昏迷地向前看，向後看，向四面看。他的書本從手中飛出去，他衝刺過去拾它，在他上面隆隆地來了一輛公共汽車。司機試着停車。叫喊……一片大混亂……一種被從空中旋轉開去的感覺。……

由老鼠幫助着的奇哥，剛做完了林蔭大道這部下面的工作。他說：「我們也可以從那個洞鑽出去，然後我們可以在街面上走回我們那邊去了。」奇哥總在盡可能地尋找日光。

他上去，舉起門蓋向外張望。就在他前面蜂擁着下午的快樂的人潮。他的頭部現得那樣近，他竟覺得自己成爲了人羣的一部分，但又不是的。他們全是屬於那個他渴慕着的另一世界的。

「今天很熱鬧，」他對下面的老鼠說，「女人都穿着好衣服，男人們在追求她們。還有一個把鼻子鑽到書單去的教士傻瓜。他最好看看外面，要不然他會被車子碾碎的。去吧！我瞧不起教士！」

「那是因爲你是一個無神論者，」老鼠回答說，他並不十分清楚什麼是無神論者，但是他有一個無神論者作爲熟人却是十分值得驕傲的。

奇哥爲了說話會把門蓋放低一下，「舉我的樣子變成一個無神論者吧。」他勸他，然後

又望出去。「這是個最熱鬧的下午。我會——呀！站住，這兒！你不能停住——」

一聲大喊奇哥從陰溝入口處跳出，把張口結舌的老鼠丟在下面。他衝到街上去——在零集的駛——着的車輛中間——在馬蹄中，又似在車輪下——不顧一切危險地把他有力的年青身體投向前去，……公共汽車因了司機的猛力煞車而左右搖擺着，然後陡然轟地一聲停住了，……「一個神聖的神父！」女人們喊。一個昏厥過去。人們衝上前。……在旁邊的人行道上，奇哥正把小教士拖到安全地帶放他站立起來。

神父雲着眼睛迷忽地搖擺不定了些時候。然後他恢復轉來。

「呀，我的好年青人，你救了我的命！」他嚷着。

奇哥聳聳肩。

「但是你做這事是冒着你自己的生命危險的！我奇怪你沒有被壓成碎粉！」

奇哥又聳聳肩。

「你必得告訴我你的名字，和你做事的地方。」

「奇哥，我的公事房就在陰溝里，」奇哥再聳聳肩笑笑自己的小笑話走開去。

「我是一定要獎賞你，」神聖的神父一邊掙扎着他小圓領上的翻邊帽戴正，一邊嚷着說。

但是奇哥聳聳肩消失到人羣中去了。他不要獎賞。他不願和教士打什麼交道。

「我在偷看，我看見你救了他的命，了不起，你多麼勇敢！」老鼠尖聲說，「你幾乎被壓死。」

「現在我奇怪我到底爲什麼做這事了？」奇哥沉思着。「我看不起教士，我總是這樣的，我總做我並不想做的事情。」

第三章 哀綠綺思

一輛由于使用年久而滿身劍痕的破爛老汽車停在洞里酒店的門外。一個晒黑的寬背俯身在機器之上，寬背的主人正盡力掙扎着使破車行動起來。他撫慰地試過，也嚴厲地試過，但他用盡方法也不能使它開動——除非他把車身擡起行走。雖然毫無希望，他却仍然繼續着工作。

一個漫步的憲兵感到興趣地旁觀着。他佇足細着，汽車突然爆出一聲一壓！然後又更為固執地停頓下來。這時圓臉失望地轉向憲兵。他不是別人，他就是從前的馬——哀綠綺思的主人。他是哥哥的圓圓的老朋友布耳。

「見鬼。這些車子，就是這樣的嗎？」憲兵微笑一下說。

「這一個是個天使。我這樣做只是爲了每天一次的保養工作！」老車夫回答之後，又對着噴氣和執拗的機器俯下身去。他的彎成銳角的寬背因爲用力，一上一下地起伏着。

憲兵笑着走了過去。這時布耳抬起頭來，用一種聰明的眼色看着他踱出洞口。憲兵是時常踱到機洞里來警戒地巡視這兒卑賤的居民的。

汽車夫繼續做着徒勞的試驗，這時，汽車以一種和它的面貌一樣無定的任性使它內部的

模糊機構放出了一陣無法無天的吼聲。

老人投身到座位上去時就和他的大塊頭從曲柄移到舵輪上時一樣地快。他才一達到座位，引擎就突然表示了靜默，一陣突然的死一樣的靜默。他毫不沮喪地爬下來，小心翼翼地抬起車蓋。他低低俯下去檢視那些深奧的機器，當他正看的時候，他忽然碰到了一陣突發的火花。像一個上等貴婦憎恨親熱一樣，汽車正正噴啐在他臉上。她很機詐，他承認她比他靈敏的要機詐得多。他站在人行道上，舉起自己的白漿帽，用一隻手指思索地打着他的灰頭。

在他下決心採取第二個動作以前，他的注意力被他內心的糾結吸引開去。

從停着車子和人的酒店門前，輕潛地溜過了一個人影，它動作的迅速和靜悄令人想起了老鼠的躲藏倉惶。實際上它確是老鼠本人。他的小而發光的眼睛急遽地向四面投射着，偵視着敵人——包括一切人類。他的一隻手臂抱了一捆帆布包的東西在身旁。他以一種迅速動作舉起陰溝的坑蓋，正預備滑到下面的黑暗中去，這時阿麗特的藍圍裙和辮子一陣旋風似地及時捉住了他的領帶，一把將他聳坐到坑口邊上。

「你這賊，你！我看見你的！」她搖撼着他尖聲嚷着。

「你不要亂罵人！我喝了酒是給了錢的——我給了，我給了！」阿麗特的手下敗將哀鳴着。

「你在我轉身的時候從櫃台上偷了一瓶酒，」她用空着的手抽他耳光，「我在鏡子里看見的！」她一邊說一邊在他另一頰上抽個耳光，「把酒還給我，要不然我就叫巡官來。」

「我沒有拿你的酒！要是你想叫，就叫警察來。」他告訴她，虛心而非自信地，因為那姑娘立刻放尖喉嚨大聲叫道：

「警察！」

他被這種毫不在乎的應戰嚇住了，跳起來壓低聲音道：「我的上帝！噯！不要把警察弄到這裡來！難道沒有常識麼？」

但是姑娘是認真的。

「警察！」第二聲才要從她的唇際跳出，像一把利刃似地劃破長空，一隻大手掌就蓋住她的口，將它逼回刀鞘去了。

老車夫本來是在做一個津津有味旁觀人，現在看見事情弄僵了，便挺身出來合理地解決這事。他先用手掩住了姑娘的聲音。

「靜下去，我親愛的，」他用調解的聲音警告道「讓一隻睡着的狗死去——也讓警察這樣。敵人還是安靜的。」

他這時所謂的敵人是代表着法律與秩序的代理人的！他轉向罪人，「把你拿的東西還給

這位小姐——立刻還給她，受苦的老鼠！」他的命令是威風動容的。

陰溝之鼠不情願，但是暗帶着勝利的不情願地從破布包里取出了一大瓶酒。

車夫從他手上接過，漂亮地送給那位「小姐」，他笑着說，「這是你的酒瓶。」

她從他手上奪過酒瓶來，在她盯視着他的眼光中毫無感謝之意。「你這老賊，你！」這就是她的道謝。然後她轉向另一個：「至于你，陰溝老鼠，如果你再到此地來，我的父親要在你的頭上打開一瓶酒！」說完這話她消失到爛布簾的陰影中去了，伴着她離去的是憤怒的車夫的一聲抱怨和門的碰閉聲。

在此後沉默的片刻中，這兩個以一種微帶同情的眼光彼此對視着；老鼠偷偷溜到他同伴身邊，打開他醜態的手掌，那里有一個閃光的胸針。

布耳有趣地注視着胸針，拾起它來，用食指考驗地摩磨。

「這不過是包金的，」他斥責地宣稱：「任何上等人都絕不會有這種東西。現在人家真正喜歡的還是真金！」

「我跟你說這是真金的！」老鼠吞吐地反抗着尖聲說道：「即或如果不是，它無論如何也值幾個錢。我不論做什麼，你都總想斥責我。我以為你會喜歡這個胸針。我估計它值五個佛郎。」他還在緊緊地握住它，但是現在車夫的大肥手掌緊緊蓋上去了。

「如果我能把它賣到兩個佛郎，你就算是運氣的了，」他說着把胸針納進袋里。

「但是我分到一些什麼呢？」老鼠嗚咽着。

「你得到了一些就算運氣，老鼠。你真貪心！」布耳咯咯地笑。他的眼光這時落到了那個拿着的帆布袋上，他抬抬眉毛疑問地指着它。

「那是奇哥叫我弄到的食物。今天晚上我們大家都要到這兒來晚餐——一起——我弄到麵包，香腸和一個洋葱！現在快六點鐘了，就是時候了！」老鼠舔着飢餓的嘴唇。

「哼！你說得就好像你要和我們一起吃一樣！」布耳輕視地說。他一邊說着一邊搶過食物袋把它丟到汽車座位上。

「我要和你們一起。」

「誰說這話的？」

老鼠不直接回答他，只在他的破布包里搜尋着。他找到了！他從最深的地方拿出一瓶酒，小心地隱藏着它使它不致被酒店這面見到。

「那麼，也許你要邀請我了！」他露齒笑着，把瓶子舉到布耳飢渴的眼光看得到的地方去。

老人從他手中搶過酒瓶半藏在他自己的外衣下，同時低聲說着「注意！」對老鼠笑了。

「好成績！好成績！」當他檢查着瓶上的籤標的時候，他順次的臉上湧現了一種溫柔的高興。一聲低哨之後，他尊敬地吻吻它。

「我的朋友，爲了這個你將是一位榮譽的貴賓！」酒瓶跟着食物袋進到了汽車里面。

這時遠遠望見一個人從通往林蔭大道旁教堂前面的弄口走過來了，老鼠匆匆允許去催奇哥快來後，消失到陰溝的蓋門下去了。來人的步伐是從容而莊嚴的，這個正直人的每根線條都寫着自尊的模樣。他在身後拖着相當長的一根水龍，這根不易被人忘却的巴黎洗街水龍是由連接的水管安置在距離相當遠的小輪上的。這使它有了一種由蜈蚣伸展放大成爲一條龍的得意的外形。他把水龍噴水的鼻子放到酒店對門醜陋房屋的石階旁的陰溝中，用一塊大方格手帕擦着他的手與前臂，從容不迫地走向嘴巴酒店。

「早安，瑪克西米蘭，郭彬。」他耳尊敬地招呼他。郭彬把頭轉向他處，鼻子仰向天空，他洋洋自得走着。當他故意沒有看到車夫的時候，他也沒有看見從酒店里踉蹌走出的一個女人。她重重地撞上了他。

「看着你往那里走！」他咆哮，像一頭怒獸般地露出牙齒來。

郭彬嫌棄這碰觸，叫喚起來，刷刷他的袖子讓過她，走進酒店。

她是漂亮的，或是曾經漂亮過，因爲雖然她還年青，她橄欖形的面容上却未遺留下一點

青春的新鮮；在平眉下的眼睛有點朦朧然，她那細細梳好的頭髮似是用一隻黑鳥的啄理過的。平滑黑羽。一塊賤價的鑲邊披巾緊緊地纏過她的肩頭，其實八月初的天氣是還不大需要這個的。她的腳上拖着一雙平線拖鞋。人們會把她看成一個西班牙人，一隻上等黑貓的。

當她走過車夫的時候，她的眼睛是朦朧地注視在地上的。他粗嘎低聲地對她說話，吸引她的注意力。

「嘿，娜娜！」他把掩蔽在手掌中的偷得的胸針露給她看：「看我得的這個是什麼！如果我叫你去辦這事，你說你能換到多少錢？」

她機械地從他手中接過胸針來，連看都不看一眼。

「我不知道，但是我耍得一半，」她回答。

「好的。但這是你的事——懂嗎？我不要吃你派那個小妹妹去辦這事。」

「我不是接受你的命令的，」她陰沉地回嘴。

「很好，很好，但是小心點，」他勸她，「最近警察在這裡很活動。」

女人穿過路面走向酒店對面的破敗房屋，當她走上那沿牆壁鋪設的石階時，她是扶着石階邊上的鐵欄干的。

「警察！」她嘲笑着：「我是不怕警察的！讓他們把那隻豬帶到他們的屠房去！」她將

下頰一甩，指向那正從酒店走出擦着鬚鬚的郭彬，然後走進屋內的黑暗甬道。

「瑪克西米爾·郭彬，她指的是你，」老人咯咯地笑。

郭彬抬起他的水龍，又開始了工作，他出聲表示要把它的清泉轉到所有這些廢料的身上。布耳看着洗街夫退去後似乎感到了輕鬆，但他又看到一個徒步的人走近了，這是一個不常到機洞來的人。他的步伐輕快而似有所事事——他的容貌冷酷，他是苗條，服裝講究，外表時髦的，正合他實際的身分，一個薪水豐裕的長官的薪水豐裕的下屬。當他走近的時候，上面的教堂鐘在緩緩地轟響着報時了。車夫取下自己的亮帽子，拿着它緊緊靠在紫外衣的胸前，低下頭來，熱誠地祈禱。

「天使君臨我們，」他大聲說，「福哉偉大！」

布耳像眼望望青年軍官，看自己的露天祈禱打動了他沒有，但是那個人顯然正專注在自己的思索上。只有站在酒店門口手中拿着帶的阿麗特看到了。

「誰都會以為你是虔誠的，你老流氓！」她說，「虔誠！布耳！」

「年青小姐，我是的。我是很虔誠的。不像奇哥，」布耳急忙回答，「你想那個年青人會需要一輛車子嗎？」他低聲問阿麗特，「現在我又開不動她，如果他要的話，那才是我的鬼運哩！」

青年人踱向他來。「到底，你是誰，」他持重地問，「我聽見有人叫你布耳來着吧？這奇怪的名字。」

我父母給我取的名字，因為他們總想着我能到布耳瓦——林蔭大道來，這我是做到了

車夫驕傲地說，「現在我是在這兒，可是哀綠綺思像大多數太太那樣地固執。」

哀綠綺思——太太！——軍官有趣地嘆：「那麼你的車子是女性的而且叫你白費力氣了

！哈！」他以一種非常像煞有介事的神氣轉向車子：「這部機器你用了多久了，到底？」

「他問。」

「兩天。我似乎不大了解她的內心。」

「你在這兒停了多久？」

「一整天，現在六點鐘了。我發現她真是特別。」

這樣停在這兒是違法的。你該想法叫它移開。」青年人那樣命令式的，使布耳非常懷

疑地看着他。

「喂，年青人，你是警局的嗎？」他急切地問，但是只碰上了一句尖利的斥責。

「那你用不着管我。該做的就是開走——而且得趕快！」

「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你可以告訴我規矩，我也能懂，但是如果一位太太把她的腳放

下來——那就是哀綠綺思所幹的——」

「爲什麼是哀綠綺思？」青年人不由自己地微笑起來。

「我叫它是跟着我的老馬哀綠綺思的名字叫的。那就是她的蹄鐵。」他親熱地指着釘在車門上的二個馬蹄鐵說，他以一種喜愛的得意高興地解釋說，他對先前的那個哀綠綺思懷着那樣深的感情，所以他的第二匹馬必得也叫這名字。在他溫柔的敘述中，布耳還不時對她的防泥板踢一兩脚以重伸愛意，他踢到的地方幾乎就相當于一匹馬的肋骨。

當這兩個男子討論着哀綠綺思和她的脾氣的時候，阿麗特以一種相識的眼光看着年青的一個。等她聽見他警告布耳「盡可能快地開走」結束了他們的談話之後，她轉過身來誠心地謝他。她說，她的父親定要感謝他的，因爲這輛車子停在她們門外實在是一種公衆的防礙。

「我永是樂于使一位小姐滿意的。」青年人向她這方半有禮貌半是嘲笑地看了一眼，他也顯露着一種相識的神色。

布耳又踢了一脚之後，想起了加水。也許一劑這個藥會把哀綠綺思治好的！他抓起一個提桶走進酒店，阿麗特文雅地點點頭表示允許他的請求。

現在只剩下青年人面對着她了。

「喝！你！正有點什麼事情麼？」她睜圓眼睛問。

「不要緊。我是在這里有事。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訴我上校到這裏來過沒有，阿麗特。你從來不會疏忽什麼進行着的事情的，所以你知道！」他回答。

「好和氣！多麼令人興奮！沒有，他沒有來過，如果他來我一定曾看見他的。雷剛先生，今天他又要到此地來嗎？」

雷剛點點頭，簡單回答說上校回國要和他另一位先生到此地來，她什麼也不要說。

「現在喝一杯吧，」他說，兩人走進酒店。

娜娜走進屋內，小心避開在黑暗中不平地升高起來的動搖的樓梯，沿着通往後面底層房間的狹窄過道摸索着。她走得很慢，一半由于甬道上的黑暗，一半也由于她意識上蒙蔽着的一層煙霧。她不久就遲鈍地觸到了她要尋找的門，摸索着門柄。當她不能立刻把門打開的時候，她搖撼着。然後毫不等待地用拳頭猛打着門。

「狄雅娜，如果你不想叫我破門而入的話，開開門，」她喊。

片刻延遲之後。一個女孩子開了門，退到旁邊讓她過去。

「把我鎖在門外！你是什麼意思，你癡鈍的？」娜娜兇暴地吼。

「你不在這兒的時候，我總是鎖門的，娜娜。你知道我鎖門的。我多麼害怕——」她的聲音模糊地拖長着——悲慘地。

「害怕！」娜娜譏笑着。「告訴你吧，我在這兒，你還更該有理由比我不在這兒的時候些。」她瞪眼看那女孩子。「你這腦做的人像，你好像就不能從你高貴的頂上彎下身來傾的——」。

「哦，娜娜，」她插嘴說，「我努力——努力去做你想的一切事情。我要做一切事情。」

但是我們離開這個地方。

「到那里去，你可以告訴我嗎？有多少皇宮正在等待着接待像我們這樣的公主？」

「難道不能沒有嗎？不能沒有真實的工作嗎？我們總得如此這彼地生活，我甚至不能開始

鼓勇瘋了。我每一小時每一小時地覺得我沉溺到失望之中更深了。還有那些你對我講章

里法讀的那些東西，我把你教我說的話說給他聽。我跟他說那些東西是我們從前過好日

子時候剩下的最後的東西了。我們不得已才賣掉它們。但是他不相信這話。他只顧看我

，就知道這話不是真的了。他知道那都是偷來的。」

「你別賊！——」娜娜叫道，「拿回它去，你這讓我一直像塊石頭似地帶在頸上的東西，自

我們離開鄉下我就設法使它不餓死的東西，拿回它去，我說！你要走，要去工作——你想做

個被人尊敬的！沒有我以為你能過多久？在我沒有從你假哭的臉上挖出你的眼睛之前，你

，別叫我看見你！滾出去！——她暴雷的聲音那樣凶險。使這女孩迅速衝向門口

她的俘獲品逃走的景象似乎更使娜娜血管中的怒氣火上加油了。她從桌上拾起一疊乾

的長鞭，眼里帶着謀殺的跡象地追上她。

狄雅娜恐怖地逃下樓廊，但同時她的兩足由于那促使她前進的恐怖而變成沉重的了。她

一步一喘息地連聲一嬌嬌，請求——娜娜，請求——」。

娜娜追上她，把她殘酷地揮出門外。在磨礮着外階的鐵欄干上的背誦撞擊使她旋轉着。她掛在那裏，無力的手臂垂在她俯着頭部的欄干上，繼續着她那恐怖而機械的抗議——「娜娜，請求——請求！」

高挺立在她上面的娜娜，抓住她的咽喉：「狄雅娜，拿回它去！拿回它去，我告訴你！」

「我要——我要！」這是狄雅娜的斷續的低語。

娜娜勝利地把鞭子擱回屋內。她短促地笑道：「現在，把這個拿到韋落家去，給我帶回苦艾酒來，」她把老鼠的膽往那女孩的手中。

「不——不！」狄雅娜祈求着。

娜娜抓住她的肩頭，將她猛拉向前，使她們的臉緊緊相對。她望進那和她異常相近的眼中，用一種安靜但激動得發抖的聲音說道：「你要照我講的話去作！」

「是的，但是娜娜！這使你多麼可怕，」狄雅娜小聲說。

「我要打開你的頭！」娜娜的聲音仍然很低，但她的手緊扣在狄雅娜的喉上。

「你要殺死我了！」女孩子喊。她一下子使自己掙脫開去，踉蹌走下石階，她在那裏，成一團，除去她那震盪全身的血汗之外，她一點也不動。

在酒店中費了些時，他換了一桶水的布，正把水注滿在哀絲綺思的冷卻器里。他向後望望，他的同情心被他存續的胸臆制止住了，總覺得他不要參加這事，去特別是女人的爭鬥。

受了吵鬧聲所吸引的阿麗特也走出了酒店門外，她似乎從不待距離店門較遠的地方，她總放大了眼睛和聳起耳朵來看劇中的景象和聽巷里的聲音。

「狄雅娜！」她嬌嗔着那縮成一團的凡瑟。

「起來！」狄雅娜不聽。「那麼，你要我下來找你麼？」她威嚇着。還是沒有動靜。

「狄雅娜！」這聲音就像是一隻狼的聲音一樣。它足夠使女孩子從階梯處立起來了。她疲弱地半跪起來：「不！不！不！娜娜！不要！」

滿意于她的準備服從之後，她轉身回到屋裏。狄雅娜極慢地立起來，她發現自己不能直立着了，於是從右階爬開去，一個可憐的東西，她的身體幾乎變成直角，似乎正從一個意料中的打擊爬開去一樣。

「爲什麼你不回打她？」狄雅娜移近阿麗特身邊時，阿麗特苛辣地提說。

「我不能！」狄雅娜低聲說。

「我倒想她拿那根鞭子在我身上試試。我要把它咬爛她的喉嚨。」阿麗特表現得完全可

能做這類事情。

「哎，」狄雅娜呻吟着，「因為我怕她」。

「如果她不是你的姊妹，」阿麗特故意大聲得使附近任何想聽的人都聽得見地說道，「我要去告警察的！」

聽到這話好像觸了電似的布耳，跳過擺在人行道邊上的一個木桶，立刻過來停止住這種有煽動性的談話來源。

「警察！」他的憤怒使他平日的低音抬高成了最高音，「要把我們大家全受麻煩嗎？你這可怕的想頭。你，聽着，」他以一種保護者的溫柔轉的另外那個女孩子：「當娜娜像這樣子——當她喝了酒的時候，我是不想去麻煩娜娜的。布耳爸爸是你的朋友——」他粗嘎的語聲由于一種親切的忠誠變得柔和起來。

「朋友！」阿麗特表示着諷刺的斥責。年青的女孩子，在她與布耳相識的這個階段，還沒能被任何的親切所感動。

她只看出他是一個老破車的車夫，常在夜間可疑的時分將可疑的貨品運送到有問題的地方。她沒有看出（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初的時候有幾少人能看出呢？）一個能從育人的狗的眼中偷錢的老無賴漢會同樣地能為了拯救育人的生命（或那條狗的生命）而犧牲自己。像她

像他「老賊」一樣，她看他不過是一個亂開汽車的盜竊無賴，一個盜竊的賊物而已。現在阿麗特拋下了一切，走過他的身旁，走向自己門口，剛好面對着才離去酒店的雷剛。

雷剛的敏捷眼光看到了這事件，它在狄雅娜蒼白的面容上停留了片刻審視着。

「阿麗特，」他匆匆說道：「我也許需要從你得點關於那個女孩子的報告。」

「啊，你要嗎？」阿麗特對這可敬的青年人的恭敬語調立刻消失了；「哼，你得不到的。」並不等着辯論，她就沒有任何客氣地重新進入了酒店。

「我得不到，」他乾枯地笑笑：「那麼我自己來探聽。」他跟着狄雅娜消逝的身形

而去。

第五章 模洞之會

約摸在同時，兩個男人正向模洞走近來。他們復可做爲伊索寓言中城市老鼠與鄉村老鼠的人體化身，顯而易見的一個是巴黎人士，一個是鄉村中人。白朗德先生，一個鄉村律師，爲了鄉下殷實委託人的事情來到城里。他是一個謹慎的年紀較大的人，穿着一件不合身的長外衣；一頂寬邊軟帽有黧太後地戴在頭上，清晰地露出一張瘦臉，頭髮是禿的，只有凌亂的眉毛蓋在尖利的老眼之上。

另一個十分不同——即如一種法國形犬和另一種法國形犬不同一般——的人是博利薩上校；剛才離開優等理髮師的裝飾，剪剃得清清爽爽，刷得又光又亮，繫好綢帶和洒了香水的——那一個只穿着他自然的服裝，一片繩與塊的蓬鬆結織物——兩個完全不同種但並無多大區別的狗。上校以一種悅人的姿態穿着一種裁製悅人的潔白的便服——他穿它們顯得非常適合；他並不十分重視自己和這些服裝，但他非常喜愛而且欣賞着自己和這一套服裝。他苗條而且身姿優美，似乎更可炫耀自己的服飾。他剛到四十歲的年齡，似乎似乎是各種年齡最合人如羨的，因爲他是在幽默，安然，嬌媚而修飾地度着這種年齡。

這兩個個人經過這種低級地度着的時候，他們後面跟隨着兩個保鏢的毒卒。他們在從陌生

人的簡潔旅社走向他們目的地途中一直談論着政治，戰爭——一般的談話資料。

當他們走到死巷之後，博利薩轉身向憲兵道謝，遣走他們。

「您十分確信你們不再需要我們了嗎，上校？」年長的軍官表示急切地問。

「十分確信，」博利薩簡短地答道。他微笑鞠躬，憲兵們敬禮後不情願地退去。因為他們知道機關是一個罪惡的淵藪。

白朗德先生明白表示驚駭地注視着他的周圍，他確是對這裏的牆壁，鋪道和氣氛的過度不潔表示了驚異的成分。看到他疑問眼光的上校對他解釋說他們這是在一個機關里，一個袋里。由於它的名字，沒有人可以從這裏穿行過去。

「袋」的名字暗示着一種陷阱的意思。似乎爲了在這一切不潔的事物中再加上一個不潔的人類，老鼠這時從白朗德先生的腳邊的陰溝門蓋里鑽出來了。他對每位先生迅速看了一眼之後，敏捷地走出了小弄，他外衣下面繫結什麼的繩子幾乎垂到了地面。這更明顯地暗示了一個老鼠的瘦尾巴。

「這東西看來像是一個動物，可又不是！」律師嚷着，「他可能是——人——類嗎？」

上校輕率地笑了：「你能在巴黎的地獄區找到奇形怪狀的。是的，照剛才的情形說來，這地方是個地獄區，因為那就是一個巴黎市的清溝夫。他們住在陰溝里，打掃陰溝。他不過

是許多奇怪種類中的一種而已。」

白朗先生慌亂地向四面望望，用一塊袋中的大手帕抹拭着臉上的冷汗：「這樣我們還能進行，繼續我們對那兩姊妹的調查嗎？」他禮貌地問。

「但那里就是我們到此地來要辦的事情了。」博利薩指着正在他們前面的房屋說：「那是她們的家。」

律師全身都震驚了——「不是那個可怕的地方。」他喊道：「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博利薩聳肩：「我親愛的朋友，在巴黎——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這兒，在你面前的那幢可怕的房屋里，就住的是你要尋找的兩姊妹，她們是住在一間房里的。」

「我的天主！這兩個女孩子，又年青又純潔，是從一個純潔而可愛的家庭以撫養大的！那是一個質樸的，沒有奢侈的家庭，真是的。可是那是個十分舒適的中等階級家庭，她們的周圍只有精潔。她們會沉落得這樣低，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哀傷地搖着頭。

「呀，保羅，」上校叫道，因為這時他看見從他們身後走來立定在他對邊的雷剛了：「這位是斐立克斯·白朗德先生。」

上校對他的副官解釋說：這位先生就是被派到城中來尋找雷剛看守的兩個姑娘的律師。他是受了姑娘們的叔父委託的。他工作的成功應該歸功于，博利薩善意地加上話，他這已

經跟蹤了她們一個相當時期的青年秘書的能幹。白朗德先生懇切地謝謝青年人友誼而帶點倨傲地握住他的手。

博利薩現在對他的助手開始做着敏捷有條理的詢問，這使保羅報告說，他從警局方面得到了這兩個女孩子的全部報告。實際上他有了一份報告在手中——他把報告取出來。他還敘述說姐姐現在她的屋中，但是妹妹出去了。

博利薩尖聲叫喚起來。如此能幹的一個秘書怎能在這緊急關頭放年小的一個逃走呢？

但是秘書微笑着，覺得他自己並不負他辯明強幹之名。他對長官保證說她是被看守住的。這時，她正在小弄頂端的一個店里——或許不久就會到這邊來。他做了守望的貓，是不會叫一隻老鼠溜下洞口的。

上校這時倒是寧願來單獨應付姐姐。他起初很想走進屋里去會見她；但是他停住，思索察視着他那不可思議的面容；然後他做個幽默的笑臉。「不，」他說，「保羅，把那個女帶到我們這兒來。」

自從白朗德先生受佛耳密爾家委託，到巴黎來搜尋她們之後，博利薩就將他全部的屬員先使用着。上校放下了自己的重要事情，把他全部注意力放在這件事上面，只個政治家，相信着友誼的結合作用。並且，這事件具有一種浪漫成分，因而喚醒

種最為突然而戲劇式的形式變成了富翁。現在生活在富裕環境中的他和他的妻子，決定重新尋找他們以前尋找過的姪女，他們已有多量的金錢可供使用，所以希望這次能夠有個下落。

兩姊妹從老白農命失蹤不見之後，佛耳密爾的家中開始起了一種極大的變化。喬治逐漸對珍珠業增加了興趣，終于他到南海去從事經營，奇蹟似地致富了。老房子被關閉起來了，孤寂的兩夫婦搬到另一所居屋去。丈夫旅行着。一度狂亂而絕望的搜尋也停頓了。他們並不知道姑娘們曾有回家的念頭。但旁人告訴她們說她們的叔姪已離開了鄉間。

現在財富已足，老農舍的主人準備回到妻子身邊舒適地度過餘生了。為什麼這兩個富格而寂寞的夫婦不能得到女兒的安慰使他們的老年快樂度過呢？如果姑娘們仍然活着他們能夠找到她們就好了。

於是斐立克斯·白明德先生到巴黎來了。聰明的巴黎人博利薩知道了這全部的故事，以種半諷刺半年青的興趣也成了小小劇中的一個角色。現在故事已快達到第一次的重要關頭，娜那被帶來會見從前曾為她朋友的家律師了。

在他們等待的當兒，博利薩翻閱着雷剛擺在他手中的警局紀錄。實際上，這份報告對這兩個青年女子的生活並不表示樂觀。一個女子已經明白地墮入了歧途。另一個則還不飽十分

這人確定，他想，這情形會使女子們的叔父受到什麼嚴重的影響——而來破壞這個有趣的小喜劇嗎？那個做叔父的到底是個那一類的人物？他大聲地說出了他的疑問。

律師搖搖頭：「我一說起他那樣虔敬的人就使我發抖。他是有聲譽，精細和高貴的。但是他是一個老式的加爾文徒——那就是說他沒有商量的餘地。如果他知道他的親女們到了這個地步，他將怎樣說？」

「可是他必不能知道這事！」博利薩嘆道。「那是不可能的。當然他會一輩子都不饒恕她們。如果我們讓他知道事實，如果他是那種我所知道的老式加爾文教徒，女孩子們就絕不會受他接見的。瞧，大的姑娘來了。說老實話，她的樣子絕不像那種保守的高等上流家庭樂于迎接回它的擁抱的人，不是嗎？」那時娜娜被雷剛跟着從房裏走出來。

和善的老律師震驚地（認錯地）看着她。他同情心立刻被引起了。「娜娜平常看來很健的！——他喊着：「她是兩個之中較健壯的一個。她現在幾乎成一個病人了！」

博利薩的見多識廣的眼睛却另有一種診斷。「我的朋友，如果你和我一樣地知道巴黎，你就會一眼看出她是個苦艾酒癮者了，」他答道。

實際上，娜娜的臉容盡是像一片紙，上面有用消晰墨字寫出的醜惡事實。它被間歇的神經的牽掣抽搐着，扭曲成可怕的線條。她似乎已經沒有了顏面，只有一連串的不知不覺表現

雷剛和蘇地將她向兩人這面推，把她推下台階。她毫不抵抗地前行着。一看見博利薩，她停住了，似乎突然駭怕起來，但接着她又成爲挑戰似的了。她不是該任人吩咐被拖來拖去的，她要他們明白這個。她帶着憤怒的喊聲跟着博利薩。

上校鎮靜地應對着她的憤怒。他命令他的秘書守好機關入口，以免有人打擾他們，然後也以一種彬彬有禮如同對待一個貴婦人的態度轉向這個恨恨的女子。她可以詳細地告訴他們她的名字麼？不爲所動的娜娜繼續懷疑地對他觀察着。她在片刻遲疑之後，借用着她最難記得的最方便的名字道，「阿麗特·都·佛瓦。」

「不，那不是你的名字。」

娜娜被她背後突如其來的聲音驚住了。她轉過身來，正面對着白朗德先生，一個昔日記憶的面容引起的震驚幫助着澄清了她的思想。它們飛回到她叔父的白農舍後小花園中去了。她不見她的叔父和這個人坐在小亭旁：無間斷的強烈的雪茄烟，小杯濃烈的黑咖啡，小杯白蘭地酒；：關於航海，貨運，投機和政治的談話，：她嬉母無盡的織物和白短襪的縫補，：梨樹和丁香花叢背後牆上的小棧門：好老阿米，真是她的朋友，從不叫一聲或是弄出一點聲響，不給她心來得多麼晚：酒店，人們飲酒，歡宴，：其中一個，一個航海的人，粗暴，

放肆，令人迷戀地厚頰和粗部，他那時曾被她的黑色美所引動。帶着她和狄雅娜到了巴黎來，然後厭棄了她從此不見了，去下姑娘們照顧她們。

她屏息退後一步，喃喃說出白朗德的名字。

他嚴厲地望着她，命令她說出真實姓名。

「妮娜·佛耳登爾，」她勉強承認，白朗德同意地點點頭。

然後他簡短地對她說明他的使命。他如何地被派來幫助她——作為朋友地——和博利薩

如何慈善地幫着他的忙。

但是博利薩屬於那些被妮娜視為仇敵的人——巴黎法律的代表們。她在驚嚇之下的第一

衝動就是離開這個小弄跑開去。她開步逃跑了，但是還沒有跑到幾步就受到了雷剛的阻止。

經過博利薩保證，說他無意害她之後，她又回復兇悍懶散的姿態。而且反抗說，她是一個好

子，她沒有做錯事。

博利薩對這話的回答是譏刺地看看他手中的紀錄。他站着，尖利地看着她；然後，突然

她說出了驚人的消息：

「你的叔父喬治現在已成了富翁，他派人來找你回去的。你將舒適地，甚至奢侈地生活

着。」

這是極端注意的片刻。在突然宣布的震驚之下，娜娜模糊的頭腦思索着，旋轉着，再思索着。她向後倒倚在桶上，她的手抬起到臉上去按壓着自己的雙眼和前額。她努力使這一切她聽到的刺人而沉重的話語成爲真實的。

爲了迅速將這齣劇推到它快樂的結尾，博利薩在一張名片上劃出哥馬丹路聖羅克旅館的名字來，他解釋說叔叔和嬸母正等待着姪女們前去。這使她受了重重的一擊，終於她清醒了。現在她抬起頭來，帶着一種黎明將臨的歡喜環顧着四周。

喬治叔叔發財了！他要她和狄雅娜回去！他饒恕了一切！貧窮與掙扎的黑暗歲月終于過去了！

但是這個不幸的長故事的快樂結局並不是像當時所顯示那樣的快樂的。因爲，沒有想到這樣一個信息會發生什麼的後果的白朗德，打電報給佛耳密爾家說，他和那兩姊妹將於六點鐘左近的時候，在聖天使教堂的聖器室門口和他及他的妻子會見。白朗德那時並不知道這指定地點是什麼樣的地方——他不過是從博利薩處得到的地址而已。

於是，當她的叔嬸準備來會她的時候，娜娜也是在準備着來會見他們的。她從一個自懸在腰帶上的發霧皮帶中取出的小鏡里看看自己。她小心地拍拍自己的頭髮。當她望着鏡中的眼睛的時候，她想，她覺得這極利害，過去幾年的生活竟把一切印記毫不錯誤，不可磨滅地

烙印在她的面容上了嗎？她的義父母會一眼看出來嗎？他們會不會相信她計劃着告訴他們的
一切？實際上，她將告訴他們些什麼？這些問題似是泡沫般地從她的意識中升浮起來。
但是無論如何，她有辦法。她編造一個好故事告訴他們。幾句謊話——夠容易的！刷白她的
過去，一切就都好了！

第六章 謝維龍神父

在等待着保羅帶那妹妹回來的當兒，由于好奇心和調劑的感覺而留下來的博利薩裝了一支香烟在他的長琥珀烟嘴上，點然後慢步走到聖器室門口的台階前。站在拱門的陰影下，靜靜地吸着烟待了片刻。

因為沒有什麼更有趣味的東西，他的注意力現在被離開酒店的布耳吸引住了。布耳的神氣是又活躍又結實的。博利薩注意到布耳抑天的瘤狀子鼻，他閃光的眼睛，他那有時會現出一種偽善的皺紋的嘴唇的幽默的扭曲，心中想：這是屬於滑稽一類的。

博利薩由于自己在門下的有利地位，得以突然看見老鼠從街道上溜進了小弄。

一幕小小的笑劇在這觀旁者的感到興趣的眼前異常迅速地演了出來。

在老鼠的手中握着一個掛有重銀鍊的大銀錢。他把這東西滑進布耳伸出的等待着的手中，布耳一手把錢塞進自己的袋里，一手把老鼠塞進哀綠綺思之內，然後關上了車門。

跟着這套戲法表演而來的是是一大陣迅速逼近的嘈雜鬧聲，鬧聲里夾雜着「攔住那賊，」和「捉住他！」現在一個巡官從街道進入小弄里來了。他的前進被一個矮而圓的小牧師阻擋着，他不但緊緊跟在巡官腳後，還把他全身的力量吊在巡官的後襟上。他的眼睛從一隻耳朵

上懸掛下來，這凌亂一看就知道顯然是由于匆忙和混亂的緣故。

巡官不耐煩地想要從牧師的固執抓握中擺脫開來，他抗議說如果放他自由的話，他是可以抓住小偷的，但是牧師仍然緊握着，反對說他要先解釋解釋這情形。最後這位上帝的人總算是站到了巡官的面前，同時也沒有放鬆他捉住的後襟，然後溫和地吼着宣布說他不希望小偷被捕！

暈眩的巡官說這怎麼可以呢？那流氓偷了好神父的錢哩！

好神父的聲音，仍然是尖聲而着重的，被一陣咯咯的肥胖笑聲震動了，他的笑聲如此有傳染性，使得從聖器室台階上走下來，推開被鬧聲招來的那稀落的觀眾的博利薩也不由自主地笑起來了——雖然他還不知道究竟是個什麼笑話。

「後來，你們相信，」在後來博利薩講述故事的時候說：「還樂得咯咯的，小神父解釋說他的錶是不值錢的——是錫做的！似乎是他以銀做為釣餌——從店里成打地買來——來捉小偷，等他發現誰是小偷之後。他就轉變他們給這些流氓施洗禮！他真的把手伸進袋里，拖出了一大把鏽鍊網羅的錢，粗鍊鍊更容易引魚上鉤哩！」

聽到博利薩的故事的俱樂部人們也大笑了一場。

「那是一個令我滿意的神父，」他繼續說，「我想給他點幫助，於是我走到破車旁，我

知道陰溝老鼠是躲在那裏的，我捉住他的耳朵拖他出來。神父看見他可憐的俘虜的時候又熱烈地大笑起來。顯然地他是在懷疑他究竟能否從這種材料造出一個聖人來！」

或許，快樂的牧師是在懷疑他的成功可能不可能，但他並不想就此放棄。老鼠的卑賤的身形蹙縮在他面前，等他笑夠之後，他轉向他溫和地問着話。他的名字是魯激，他在那里工作？他的詰問引出了老鼠的報告，老鼠的真名是彼特，他是在陰溝中和奇哥共同工作的。

奇哥！一聽這名字牧師大為注意起來。奇哥！最後他想起了他的救命人。他曾屢次訪問，想要查出那從地下冒出救了他的勇敢青年的武士來。奇哥！

「我怎樣地在找他！」他嚷着，「請你去帶他到這裏來，可以嗎？」他問老鼠。他轉向博利薩，講出那個救他命的故事——怎樣地一個名叫奇哥的掏溝夫，一個最大膽的青年人從開口的地下像聖亞洛西阿斯一樣地升上來，把他從死亡之前抓開去。

老鼠被這位真正牧師的令人難為情的潔化力量驚往了，急于走開去，但是聖神父抓住他又說了一次請求的話。他要立刻叫奇哥到他面前來；叫老鼠告訴他說，新到聖天使教堂的奇神父謝維諾是他的朋友，要給他點東西。老鼠喃喃抗議說奇哥不喜歡牧師，因為他是個無神論者。神父只溫和地回答道：「一個無神論者救了一個牧師的命！」

「至于你，你必得洗心革面，不要再偷人東西！」他對那現在消失在陰溝抗蓋下的老鼠

嚷着說。他可笑地抬高聲音吼着，就像是一個大人用可怕的怪物來恐嚇孩子一樣。他宣稱他要跟隨他走到陰溝深處去，在那里洗淨他的罪惡！

只剩下牧師和博利薩了，兩人又重新熱情地大笑起來。

「我還從未遇到過如此好玩如此仁慈的一個聖人過，」博利薩在俱樂部中告訴他的朋友：「他用了一撮鼻烟又笑了，他的笑簡直是有傳染性的！然後他開始討論着陰溝中人們的情形。他似乎對他們很有興趣，他相信如果他們在露天的陽光工作，他們的靈魂就會得救。所以——得，你知道一個政治家是絕不嫌有太多的朋友的。他也不該失去一個穿着牧師長袍的朋友。結果——我給他一張名片，上面寫着他有權隨時指定人做街道上的清除工作。他喜歡得要命。」

這確是真實的。謝維龍神父站着注視着自己手中有特權的卡片。他終於能夠祝願于這些可憐的親愛的孩子們了——上帝的好日光的祝願！

第七章 狄雅娜

因為恐怖仍舊震盪着不能開口的狄雅娜從小弄里爬開去之後，拖着脚步向林蔭大道角上的韋落店走去，那是一個黑暗的小地方，被櫥窗玻璃背後懸着的許多物件遮住了光亮。有各種各式的東西——衣服，傢俱，零散的幾件裝飾品——首飾或是磁器，每樣東西都似乎在它的原來地方待了許多星期，許多季節。它們似乎是用來遮住小店內部和店中人物行為的帷幕，而不是當做引誘人們去買的展覽品了。這不是一個可愛的地方。

韋落先生也並不是一個吸引人的人。他看來倒或許像是一塊撒了葡萄乾的布丁。但是帶葡萄乾的布丁是種樂意叫人看的東西，而韋落先生却不是的。而且，他的眼睛又是那樣地不稱，使看着他的人不能斷定他是否在回看你。

狄雅娜對走進韋落店里的憎恨不過略低于回到娜娜身邊的恐懼——當她不帶苦艾酒只把胸針拿回去的時候。做第二件事是需要勇氣的，做第一件事不過只需要她在當時不易據有的一種強壯而已。她走過店門走上林蔭大道，以便使自己有時間恢復胃口來面對着韋落先生的麵包臉，麻點和他的斜視眼波。

現在，大約從小街那邊走出了十分鐘之後，她回身向原路走着。她雖然忙着思索，却恍

他注意到有兩個男子，一個在她後面幾步，一個幾乎和她並排，但略在左前方；當她止步的時候，他們也站住，然後也回身走去。兩人都站在她的身後。突然的驚駭使全身發冷，頭腦也昏亂了。韋落的小店立刻變成了她遁逃的地方——離她最近的可以躲進去的地方。她急速前行，走到門口，進去，趕快隨手把門關好。在她關門的時候一個鈴響着。韋落先生幾乎同時地從櫃檯上面掛着的一堆污穢外衣下露臉出來，這些衣服也遮蔽了通到店後一個房間的門。

狄雅娜向他伸出她的手。手掌里放着胸針。她正要說話，但是如果她來得及說出第一個字，她的聲音也是會被那第二陣的鈴聲淹沒的，她進來時的第一陣鈴聲不過剛剛平靜下去。韋落先生向門的方向望着，他臉上神祕而執拗的表情，使狄雅娜回頭一望。她應該知道——當然——他們在跟踪着她。向韋落先生伸着的握着胸針的顫抖的手急忙握緊，她正要把胸針藏進自己襯裙的袋里，一轉眼間似是一幕精彩戲法一般，才進來的男子已經把胸針握到自己手中去了。沒有抵抗。狄雅娜是無意也無法和他們較量的。她也不爭執，她祇要衝出店門回到襪洞中去。

韋落先生沒有做聲，他只瞪着眼睛，是看着新來的人還是看着掛在對面牆上的梵雅鈴，那沒有人能知道。現在握着胸針的男子不說什麼，似乎也不急于再有第二舉動，狄雅娜不等

待看到下文，像不受留難的影子似地從店中溜到街上，向橫洞方面逃去。她注意到在林蔭大道上跟蹤着她的兩個男子中的一個一定是在葦落店門外等待着她的，現在逼近她了，她一看離家已經不遠，便跑步起來。在距家門不遠的地方，她盲目地揮上了手中還拿着帽子，沉思地注視着剛從謝維龍神父的聖器室門那里消失了博利薩。像一個在網里撲翼的小鳥一般，她轉身希望從那裏逃出街道去，但她的追逐者——那是保羅·雷剛——阻住了去路。

「不，你不要，」她說着，微帶責備地笑笑。

狄雅娜的兩手絕望地垂下身邊。她十分靜默地立着，她的頸屈服地低垂下來，她短短的金紅髮向前蓋滿在她的臉上。

「保羅，這就是那個妹妹嗎？」她聽見博利薩問。

「是的。上校。她正要賣掉這個的時候被我們捉住了。」保羅把他同事那樣巧妙地從狄雅娜手中奪得的胸針交給博利薩。然後轉向她，「抬頭看，你！」他把她推向他的長官時命令着。

她順從地抬眼看看博利薩的臉。雷剛的粗暴的推送使她神經質地猛然把頭抬起，這一用，她的金黃髮被披向後去，露出了她的前額。

博利薩講話之前，他欣賞地停了一歇：

「保羅，你一定知道這就是那個年青女子嗎？」他意外溫和地問。

「是的，上校，這是狄雅娜·佛耳密爾。」

博利薩不回答；他甚至不向雷剛那方看看，只用手和頭輕輕地打個手勢，雷剛明白他的意思是這時他該走開了。

上校的眼睛沒有離開狄雅娜的眼睛邊。她仍在注視着他。他沉思地打量着她，注意到她令人辛酸的祈求的面容；她象牙般白色的皮膚。她的雙眉悲哀地揚高着。他想，如果她的精神不受折磨，她的雙眉會平下來的；他也注意到了她的大眼睛的灰色神祕；她慷慨的雙唇的哀傷下垂；——她筆直的鼻子很美好，那是從雙眉之間勇敢地石像般地伸展下來，到尖端又收成那樣迷人的鼻尖；——下顎和下巴的清晰深沉的線條——……。

好天主，她是多麼美麗啊！博利薩想，她即使不令人想起悲劇時代的古典面具，她也是美麗的。如果她和世界以及她自己協調相處，她就會像是一個被沾污的玻窗中的天使，被日光透射着——或是一個執着火燄之劍的天使——有那寬而高貴的眉，那閃閃的金髮。他沉思着，她真是出奇地美麗，同時他又驚異自己的這種沉思。

他從聚精會神的審視中驚醒過來。詢問她這一舉動，將使他的纖細的感覺不快。但是他必得問。是的，他該懷疑地詢問她。他必須問她是不是賊。

她似一個天真質樸的孩子望人般地仰望着他，否認了。

他驅使自己繼續問下去。她從什麼地方得到它的？他固執着——他手中的這個胸針。她顫抖着垂下頭來，她的髮蓋滿在她臉上。

博利薩咬咬嘴唇，咳嗽。他對自己抱怨，這件事使他忍受不了。如果她是普通的一類人就好了——但她却是如此脆弱的小東西！一個人是不喜歡對沾污的窗中的一個天使問出這種話的。

他又咳嗽，然後努力像對孩子似地說話。他叫她不要怕他，他是希望做她的朋友的，但是她該明白：賣掉一件偷來的物品是和從原地方偷竊這東西一樣地犯罪的。他疑心這胸針是偷來的，如果是的話，他要她告訴他，誰派她來出賣胸針的。但是，他又安慰她說他沒有惡意。他甚至不想強迫她說出那個人的姓名。

狄雅娜恐懼得發抖，她的牙齒寒戰着，她回答不出。但是，一個問題從她腦海里湧現出來。她懇求地似是一個迷失的靈魂般地直望着他雙眼，低聲道：

「你要送我到監獄里去嗎？」

博利薩覺得當他看着面前的畏縮的可憐虫時，他的聲音變得沙啞了。他握住她的手臂，引她走上台階坐在那兒。

在這里，經過一次長而安靜的談話之後，這兩個在社會中極端相反的人變成了朋友。這是一種在短期間奇異地成熟了的友誼。博利薩溫和地，甚至撫慰地說着，告訴狄雅娜那個她估着重要角色的奇異神話。他告訴她那會和她同住過的叔父和嬸母——她明白表示驚異地瞪着眼睛，他知道得那樣多，但是他笑了而且跟她說教父是知道一切的。他講出娜娜已經知道了的——那對善良老夫妻的財富，和他們再求兩個姑娘做他們女兒的願望。他們正在巴黎，他們要他們的老律師來尋找這兩姊妹，無疑的狄雅娜可記得那個老律師——他們準備使姑娘們享受到各種豪華，使這似乎完全發生在一本書中而非現實的神話眩人心目地被敘述出來。娜娜會貪婪地抓住富足的想頭，曾立刻安排隱藏起她的不名譽的過去和歡喜地接受上帝送來的一切。但是奇怪地，狄雅娜僅只表示着煩惱的驚奇——她的眼中並沒有幸福的閃光。

博利薩看到了她的困惑。

「但是真的你喜歡嗎？你一定感到興奮，沒有嗎？」他問。

突然狄雅娜把臉埋到雙手中：「這是——太晚了！」她喊着。「太晚了！如果他知道我們過去的生活如何，他們將拋棄我們的。我們不能告訴他們假話。」

博利薩微笑着發聲。他告訴她，這都是很好的，但是究竟人得達觀一些。告訴他們整個事實只有擾害了一對可敬的老夫妻的快樂！

狄雅娜立起來走向她家的台階，悲慘地沉默着表示同意。或許他是對的；或許叔叔和祖母可以被矇蔽在鼓中；但是情勢使她感到種種預兆。她不能因這事而歡喜。生活曾教她以痛苦的教訓；她不再能相信生活中會有任何歡樂的時日。

但是當她停步在梯階前，從鐵扶手上回望一下博利薩的上仰的面孔時，她看到了他的微笑。他的眼睛是快樂而且閃着善意的光的。

「啊，你年青——比我年青得多，我是快樂的！」他喊道：「所以，按理說，你該更快樂些！」

她不能不回報他的微笑。從她的滿懷幽怨中，她覺察到他的一隙心情。一種嬉戲的閃光耀上了她的面容。

「你在這兒來當我的教父，我還以為你是來捕捉我的哩！」她歡喜地喊道。

他現在和氣地歡笑了。到底他的小劇變成了一個快樂的演出！博利薩被這整個事件的浪漫氣息迷感了。

他對她喊說，現在一切都會好了。只要她微笑歡喜。是真的——叔叔和祖母正在旅館中等待着她們——他把地址給她——姑娘們要收檢行囊立刻就去。他對她最後勸告的話是——
「放快樂些！」

一個點燈人在漸深的暮色中的最後一刻點燃了房屋角上，懸在柱上的一盞街燈；它的光線落在狄雅娜光亮的髮上，梨花似的齒上和她溫柔閃光的眼中。

「放快樂些，」他重覆着說：「因為當你微笑的時候，你是非常可愛的——是的，你是美麗的！」他深深望進她的眸子中簡單地結束道。

博利薩俯身在她手上，吻她，她快樂的微笑還沒有消逝。她轉向門口，在過道上她帶着最後的感謝的一瞥佇立了片刻。

「再會，甜蜜的孩子。」她消失在門裏，他舉起帽子，他的臉上仍然閃爍着微笑，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微笑是距離眼淚不遠的。

第八章 佛耳密爾夫婦

在過去半小時的大部分中，佛耳密爾先生和夫人都是立在聖天使教堂高台的小門旁的，教堂的另一邊就是沿着襪洞小弄的小街道。他們起初到來時，曾在教堂前的林蔭大道上立着遲疑了片刻，不知道應該到教堂左面還是右面去尋找聖器室門；右面的小道似乎比較清爽些，寬闊而且潔淨些，於是他們被吸引走向這邊，後來他們看到一個小門，便斷定這一定就是他們所要尋找的聖器室門了。沒有看見白朗德先生，他們立了些時靜靜地等待着他的到來。沒有等待多久，喬治·佛耳密爾先生就不耐起來了。

「爲什麼白朗德不能守時刻！他說六點鐘，或是儘我個方便的稍遲一忽兒。我們六點鐘到了。爲什麼人們不能言行相符！」

「親愛的喬治，很少人是像你如此準時的，」佛耳密爾夫人安慰着他，「不用說白朗德先生一定是有點要事耽誤了——巴黎是多麼地瘋狂——」她不連貫地說。

歲月對於范倫婷是溫和的。她的頭髮已變成銀色，但她的面容仍保持着原來的嫵媚。她穿着得講究美麗，但稍欠風格——是鬆懈的釘有繡邊的深綠軟緞裙。她濃密的髮上的小帽路表風颯地繫在頰下。她是結婚多年的被喬治·佛耳密爾造成的人物——快樂，溫和，像賢

妻地極端服從。從她本身說來，她的善良高過于她的智慧。

在和佛耳密爾先生交識不深的人們看來，他似乎是一個粗莽，專制而火性的暴君。倘然有誰接近他，就會稱他為社會柱石，一個有真正價值的正直人；嚴厲而剛直，有點過于固執已見但却很公平。在他現在的背景中，他似乎是特別的，穿着照例的繭綢服裝，戴一頂棕色草帽，一支鯨魚骨手杖；高而莊嚴，臉是被熱帶日光晒成褐色了的。他很可能被人當作一個傳教士的。

以一種懷疑的目光四週巡視一下之後，他待在那里，時刻不停地使他的不滿制止着他自己的逐漸增長的煩惱。同時他冒着火——

「白朗德那隻老驢子在那里！姑娘們在那里——她們在這樣一種環境里都幹的是什麼！范倫婷，我不喜歡，我不喜歡這整個的環境。」以及一切一切——好妻子只有用清澄的回聲順着他的口氣。

佛耳密爾先生的煩燥實在忍不下去了，他忽然另外想起了什麼：「你想這可能不是那個聖器入口嗎？」他走到矮門邊，試着轉動沉重的鐵環門栓，才發現它是轉不動的。

「一定另外還有個門，」他斷定說：「我自己繞着教堂去尋找一下，我相信這里一定不是的。」

「可憐，親愛的，我多麼怕錯過她們——」這位夫人嘆息道。

「你錯了，我相信用你錯了。」他開始他圍繞教堂屋基的旅程，就似這是遙遠的太平洋中的一個珊瑚礁一般。他走到教堂東部就看見了對着樓廊的聖器室門。

「小弄，我告訴你什麼來着，范倫姆？這條小街是沿着教堂另一邊的，你沒有看見嗎？」

「我聽你是對的，親愛的，」范倫姆放心地同意着。

「這一定是對的，親愛的，我們剛才站錯了地方，我跟你這樣說過的。」

「是的，親愛的，你對，」她重複着。

「現在白臘還在那里？」他發覺了，一邊帶着辛辣的厭惡環顧着，一邊揩着他發熱的眉

頭。「他沒有認錯門是可原諒的——但是為什麼他又不在這裏呢？」

「條子上寫的是等着他，」佛耳密爾夫人怯怯地喃喃說。

「等！我一分鐘都不再等了。那個白癡是可以笨到極點的！就好像他在這種地方找到我們的短女是可能似的——」

「喬治，當然你是對的，但是在我們還沒有見到她們以前，先不要判斷。」她祈求道。

佛耳密爾先生不理會她，只托着她的肘部，正要讓他們兩個走出小弄。「來吧，」他簡

單地說。

但是這兩個入突然站住了，他們看見狄雅娜幽靈似地走下巷中對面房屋的台階，走向他們而來。她走近他們，躊躇地幾乎似低語地說道：「喬治叔——范倫婷姨！」

「狄雅娜！」孀母喊着趕快向前將她抱在臂中：「狄雅娜！喬治，這是小的一個嬰孩，親愛的一個！」淚珠滾下了她的兩頰。

狄雅娜從范倫婷夫人的肩頭上望着佛耳密爾先生，她的眼睛表示着她全部的心意，她一手緊抱住孀母，一手急切地伸出去給他握住。

「喬治叔！」她喊，「我不相信是你！——」

「看，喬治，我們的嬰兒成了大人了！」

被擁在范倫婷姨懷抱中的狄雅娜渴求地仰望着孀母的疾父，注意着她清楚記得的親愛的人。她看到他握着她手的手，「我記得那個戒指——它是用玳瑁做的——」如此微細的小節能以召喚起多少的回憶——！

喬治叔被感動了。雖然他的心弦會被和狄雅娜的會面引動昔日對她的寵愛，但他並未完全軟化下來。「你記得我的戒指——你記得我教過你的祈禱嗎？」

「記得！」狄雅娜說着垂頭將孀母臉龐到孀母和夫，柔軟而豐滿的胸懷中去，一陣幾

乎難以忍受的倦怠與思家的痛心的微瀾，由于她的新鮮與無瑕的過去而衝激着她。「你的氣味多麼好——」她啾着。「檀香木的——洗潔洋紗的——你有家庭的氣味！」她的低語轉成一聲抽咽。

范倫婷不成聲地笑了一下：「你聽見嗎，喬治？小狗——她嗅到她的同類了！」好夫人接着痛快她哭泣起了，狄雅娜和她緊緊地抱持着。

喬治叔絕不承認他的喉頭上是驚人地有塊東西梗塞住他。「如果你還這樣，你要使塞納河汎溢了，」他嘎聲說。

「當然，你是對的——我應該不——」范倫婷嬌溫和地抽出身來擦擦眼。

「狄雅娜，你們住在那里？」佛耳密爾先生陡然問道。

「啊，」狄雅娜遲疑着，「我們住在——」她的眼睛一落到在門口出現的娜娜身上，她便突然中止住了，娜娜看了大家一眼，跑下台階來。

「喬治叔！范倫婷嬌！」她喊，盡力使她的聲音與面色表現着輕快，明亮與純潔。「再看到你們是多麼好！」她鎮定地走近佛耳密爾先生，在擁抱佛耳密爾夫人之前熱心地吻了他的兩頰。

「這是娜娜嗎？」佛耳密爾先生的不識誰阿諛太遠了。

娜娜不無會地繼續滔滔說着，「本來我們是要到旅館來會你們的。我們該早些來，但是直到最後還有些小事要做。我們說今天晚上來。」

「你沒有聽到娜娜的話嗎？她漸漸移近她，撫着她的雙頰。」娜娜，我親愛的孩子，你看來多麼蒼白——多麼憔悴——」

喬治叔也並沒有注意到她滔滔不絕的話；他正在審視着她從那道門里出來的那所房屋。「你們住在那所房屋嗎？」他繼續問道。

娜娜的話流仍舊沒有受阻。「是的，喬治叔，你簡直想像不出使這樣一個地方能保持清潔是多麼困難的事。」她有思慮而流暢地誇大其辭說。

「對呀！」注意到她老成的強項的嘴及冰冷的眼睛的范倫姆插嘴說：「是的，我們懂得這親愛術！」

「但是當然我們要保持清潔。狄雅娜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曾有過苦日子——但是我們保養好。」——我們沒有嗎，狄雅娜？」娜娜開始在她叔父的寒冷目光下退縮了。

但是狄雅娜並沒有給予回覆或支持，她坐落於酒店前的一個酒桶上。佛耳密爾先生轉面而視探覓着她沉默的原因。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在她身上——范倫姆的疑問眼光——娜娜

的威脅眼光——喬治叔的審視眼光。

● 娜娜趕忙又來彌補了：「可憐的孩子，她不忍再說——它——她知道我們會怎樣地掙扎——我會怎樣步步奮鬥才使我們生存下去——保護她。你說我像是害病——我的這種經驗在我臉上留下了痕跡——它在我的肉上刻了溝槽——它使我的眼睛呆滯——它奪去了我的青春和輕快——你們能及時來真是好——」娜娜祈求地向她孀母述說着。即使狄雅娜已是一羈縻累，不能對她有所幫助，她仍希望自己能抓住這個機會。

狄雅娜坐在酒桶上，身體前俯，兩臂直垂在膝蓋之間，臉上是濕的，眼睛呆視着面前，她預見到了自己命運的災難，但無法改變它。博利薩的輕易假定，說可以用一塊蓬鬆的帷幕遮住過去，他說這兩個老人當然該被隱瞞着的話祇是暫時的令她相信而已。如果她的眼里有着一個謊話，她怎能見她的叔父呢？他將看出來——然後他會像從前常威嚇玩皮的孩子的她一樣，「我從此以後再也不愛了」。不論將得什麼樣的結果或危險，她都不能對他說謊。

「一向我們都相信你們兩個，親愛的娜娜，」范倫婷安安慰地說：「我們知道我們家的善良血統會保護你們不受害的。」

「但是它並沒有？」狄雅娜的話像是一個啓示似地刺破了沉默。

「狄雅娜！」娜娜環口結舌地說。

「那是什麼話？」喬治叔立刻起了疑心。

「我說，我們家的善良的血統並沒有保護我們使我們不受害——」狄雅娜機械地重說一遍。

「不要聽她的！」娜娜狂亂地嚷道：「她總在想她是在幹壞事。我的天主，那個孩子的良心：她全心虔敬——每件小事在她看來似乎都是一種罪惡——她——」

狄雅娜突然立起移向娜娜。她的舉動似乎不是由于決心也不是由于意志促使的。她的手里並沒有握着強有力的繩子，她好像是在不由自主地移動着。

「說謊有什麼用？」她呆滯地問：「不久或以後你們就會發現——」她轉向吃驚着的兩個老人。

「喬治叔，她不是那種意思，她只想像——」娜娜使自己插身在狄雅娜和呆視着的老夫婦之間，努力想以她的滔滔不絕的語詞迅速回手轉移開他們的思想：「她總在以為她是最有罪的，她談到消除各種想像的罪惡——我想在這件事情上她是瘋狂的——」

也許這位姑娘反辯得太多了，她的叔父以一種突然的動作將她揮在一邊：「你，閉住嘴，」他重重地說。然後對狄雅娜道：「我要事實，狄雅娜——事實，記住——」

「我們曾經不好過。」

狄雅娜的回答是低聲而不遲疑的，沒經過計劃也沒預先思索過。這是一個正直性格的未經考慮的表示，暫時地去開忘却被責罰的恐懼，而拒絕進入一種她不知何所往的虛偽的形勢中去。

「我早就知道！」佛耳密爾喊着：「一直我都怕——」

「等等，喬治，」他的妻子懇求道：「當然你是對的，但是——」她伸出一隻保護的手圍在狄雅娜俯着的肩上。

聽不見請求的佛耳密爾向前走向娜娜。他將他的手杖在她頭上揮搖着：「咀咒這個撒旦和妖怪！」他暴怒着：「咀咒你們兩個！哼！你們！」

「請你，喬治，不要發氣——」范倫婷嬌依然是溫和無用的。

「離開這里！」佛耳密爾吼着抓住他妻子的手臂，轉身來從他腳上永久地搖落了這幕景象中的灰塵。

現在娜娜也跟着范倫婷嬌懇求起來：「喬治叔，讓我解釋——」她的話在佛耳密爾聽來，並不比燃燒的柴刺的爆烈聲更動聽。

「更多的謊話！」他唾棄她：「走開，我告訴你！」他催促那規勸着他的妻子。

「我們不能像這樣地就離開她們——她們是貧窮的——」佛耳密爾夫人終於找到合適的

理由了。佛耳密爾放開她，從袋里取出幾張一百佛郎的鈔票拋在娜娜旁邊的垃圾箱上。

「這兒，」他說：「讓她們拿去。離開她——」他說，因為佛耳密爾夫人乘他拿錢的當兒，又趕快走回到狄雅娜身邊將她在懷中了。

「但是她們是愛娜絲丁的孩子，喬治。」現在她的話里可以聽出尖利的痛苦了。

「范倫婷，你意思是要不服從我嗎？」佛耳密爾驚異着說。

「不，喬治，當然不是——」終身的習慣是不易拋開的。

「那麼照我的命令做。你不要再說一句話！」佛耳密爾轉向娜娜：「沒有旁的話了。范倫婷，跟我走！」他對狄雅娜冰冷敵意地看了一眼，把他哭泣着的妻子拖開去，漠然地反辯着被他引出了小巷。

第九章 愛護

佛耳密爾夫婦離去之後，寂靜似帷幕般地良久地籠住了小巷。

狄雅娜墜到人行道的邊緣上，她一切力量隨着她叔父的離去而消失了。她眩迷地坐着，還未注意到她那幾乎不自覺的懺悔爲她自己帶來了可怕的毀壞。

娜娜俯身下去拾起佛耳密爾擲下的鈔票，仔細地點過數目之後塞進了她的胸衣中。

然後她轉向狄雅娜。

她的面色那樣蒼白竟像透出了光輝，而且那樣可怕，她可以做妖婦麥杜薩的雕像的模特兒了。她的兩臂僵硬筆直地緊垂在身邊，握緊拳頭。緩慢，幾乎有節奏的滑步走過她與狄雅娜之間的距離，她的眼睛惡毒地向她的妹妹瞪視着，妹妹定坐着，移動不得——

「娜娜——娜娜！」她無聲地低語；她不能成聲了。「娜娜——請你！」她想退開，但是她的腳變成了鉛。娜娜的逼近就似死的逼近一般；狄雅娜看它和死似乎同樣是不可避免，同樣可怕的；她畏縮着。

娜娜走近她的犧牲品，她一手慢慢將長袖捲起，一步一步逼近來——現在她到她身上了！她激動的兩手慢慢抬起，一手無情地抓住狄雅娜的頭髮，同時另一手有力的手指扣緊到她

的喉上。

到此爲止的寂靜，以及似包含着一些寂靜分子的看得見的動作，現在都完結了，就像在颶風爆發時的平靜一般。一瞬之間，小弄里全部充滿了嘈雜與紛擾。狄雅娜的噁口不動變成爲生命的掙扎。她盡力地大聲猛烈喊着，和娜娜在她喉上的絞扼掙扎。她倒向後去，想離開娜娜，但只把她更拖向前——到鋪道上，這兩個在溝里一個陰暗的地方扭成一團，就像是極荒中的一對野獸。

第二次喊聲過後，布耳衝出了酒店門，是的，必需時他不能算是一個確實敏捷的助手，他不過更添些紛亂而已，因爲他興奮地喊着：「救命！救命！」同時毫無用途地試着扯住娜娜的肩頭使她離開她的俘獲品。

各種的人頭都伸出窗外來了；一個女人悄悄溜到酒店的轉角處，從哀綠綺思背後好奇地窺視着戰鬥。但沒有人是急于參與到除去打架人之外不干其他人的事中去。

這時，狄雅娜的掙扎和她的喊聲同樣地減弱了。她正在逐漸失去力量與知覺。她的頭部不動地擺在階石邊——突然陰溝坑蓋從下面被推開了，恰在她的頰旁，從黑暗的深溝中升出了受難中的美人的救護者！

絲毫沒有留意到自己將要去參與的戲的青年掏溝夫從坑洞里跳出到人行道上了，他雙手

放在臂上；站了片刻，臉上閃耀着大丈夫的笑容，看着地下的兩個女人。

「喂！」他喊道：「見什麼鬼！」

「她要殺死她了！」布耳的煩惱是和他老大無能與肥胖的拯救能力相等的。

青年人的強壯，虬結的肌肉和他的高度都以一種新的因素進入了戰鬥——像是在第十一小時間投入了新的保衛力量而救助了一天。

青年巨人抓住娜娜的頸背輕易地舉起她來恰似人用同樣方法提起一隻貓一般。

「住手！讓她去！」他命着將她放開，輕搖一下。

娜娜將她兇猛的暴怒轉到他的身上；她投身向他，努力去抓他的面部。但是，他突然捉住她的雙腕，舉到她的頭上，靈巧地踢開她的腳，將她的身體提到溝坑下面。他這樣捉住她，一邊聽着她的嘶喊一邊輕輕地笑着。她請求他不要拋她下去。

「那麼很好，我親愛的，」他回答：「讓我們在這兒用點理性。你將——答應——」

「我答應任何事情——只不要去我下去！」

娜娜打斷他說。

「好，」這人笑着，將她提到安全地方放開她的雙腕。「現在，如果我再碰上你虐待這個女子——」他以可驚的怒色威脅着，「不論你在那兒，我都要來找你，一轉眼的功夫就把

你丟到這個洞里去！」

可怕的青年將他高揚在空中的兩臂突然打向她來。他的令人血冷的一聲大吼「哇！」使娜娜飛快地逃出了小弄。

當看不見她之後，復仇者從他棉織絲絨褲的袋里掏出一張手帕開始抹拭面孔和蒸整自己的服裝。他的衣服舊而襤褸，但他的格子布襯衫與紅腰帶却是可愛的，他重新戴好頂在頭上的飛揚的便帽。

「噯！」喊聲是流暢的：「噯，我問你，布耳同志，」他繼續擦抹着臉和頭說，「見鬼的，爲什麼我要做那事？那不是我的事啊。我總在做我不想做的事情：每回我一從溝里出來我就惹麻煩。」

布耳當助手到來之後，就將沒有知覺的狄雅娜舉起，放到哀綠綺思的防泥板上去。他用她的黑披肩遮住她的頭部與肩頭，在她旁邊忙碌着，不時用他的帽子扇扇她。

老鼠從陰溝里上來了。他眼見到這事件的前後，便道：「奇哥總在救人命，他以前救了牧師，現在又救了那個姑娘。」

奇哥瞪着他。他不喜歡別人宣揚他的善行，「哼呸！」他咆哮着：「到底他們都做什麼？一個牧師——罷呀！一個像那樣的東西！她是死了的好。」

現在開晚餐了。這應該有點算是非正式的晚宴才對。老鼠取出了他的大帆布袋里收藏着的食物，但是這文的奇哥將這頓晚膳變成了一次宴會。他說香腸是麥芽——由於他自己的想像力的緣故，它竟變成了俄國魚子醬，洋葱是精緻用的紫羅蘭，那瓶酒也神奇地變成了香檳。奇哥揮開一瓶薄折刀，把麵包靠在胸上切。

當宴會開始的時候，奇哥講了不少的笑話。但是他的內心似受着什麼東西的攪擾，使他的歡樂中透着缺憾。他雖然已經坐到人行道邊上準備進食，却又站起，走到哀綠綺思旁邊去。在車子的防泥板上，狄雅娜還是不動地靜臥着。他俯視她做個怪臉。她似乎十分不舒適。

「奇哥轉向老鼠要那中紫羅蘭，」老鼠遞過削好的洋葱，奇哥將它像一瓶啤酒似地放到狄雅娜的鼻下，她從洋葱轉開頭去，他固執地將「紫羅蘭」追着她的鼻子，她繼續將頭左右轉動着。

「治好你了！」他嚷着結束了自己的玩意，將洋葱還給老鼠，預備就坐了；但又一種念頭使他重新回到狄雅娜身邊去，他搖着她的肩膀，像命令不像邀請地叫她參加他們的晚餐。

狄雅娜微弱地喃喃道謝，但拒絕了他。

不過這個熱心的年青人是不願抱憾的。在她還未弄清楚究竟之前，他已使可憐的狄雅娜

立起，將她拖去加入快樂的聚斂人羣中，放他倚着老鼠坐下在人行道邊緣上了。奇哥佔着「餐桌」頂端的最高位。

奇哥更努力誘請一位賓客加入他們。那是瑪克西米爾、郭彬，使用水龍的驕傲的人。當那個威風的人鼻子仰天大步走過的時候，奇哥誠心誠意地喚道：「來跟我們進餐！」

鼻子更抬高了。大人物邁步過去。

奇哥站起來走向他去。他對被贊賞被忌妒的郭彬介紹自己，解釋說他住在和郭彬相勝的一間披屋內，他覺得因此他們之間應該成立一種友誼。沒有回答。

據郭彬的估計，一個狗漢夫簡直是種太低等的人，甚至不配去和他說話。因此他冰冷地走過去。

這時奇哥氣餒了。這確是一個打擊。但他隨機應變地說：「到底還有什麼關係，我也是一個非常的人物？」又驕傲地說——「並且我還是一個無神論者！」

談話恢復過來，食物和酒溫暖了這意氣相投的一羣的胃。布耳大盪地填塞着食物。老鼠的迅速，鼠餓，小口的咬嚼就像是一個松鼠的吃法。奇哥的健康年青的食慾也並沒有被水龍主人的釘了鐵釘。至于狄雅娜，她半倚地躺着雖然病得不能進食，却也絕不願阻礙這種快樂的時光。

照常地，他們的談話提到了奇哥的信仰——或是他的缺乏信仰。布耳甚至努力爲他如此熱烈相信着的好天主提出證明來。哼，他沒有以一個真實的神蹟證實他自己麼？布耳會聽見他的老馬髮絲綉在他面前倒地死去。他面對着飢餓了。他向神安東尼祈禱，求一輛汽車。三天之後他的朋友阿爾伯特死去留給他一部車子。

奇哥放聲大笑起來。這樣好上帝不是謀殺了阿爾伯特再給布耳一輛車子的嗎，不是嗎？真是——個好天主！

接着奇哥講出了他的三個實驗的故事。「所以你的好天主欠了我十五個佛郎！」他剛說完，從聖羅塞門望鑽出了謝維龍神父。

「瞎了我的兒子，我不相信你真是一個無神論者！」小老神父善意地微笑一下說。他走向這羣人。老鼠恐懼地後退，恐怕不論願意與否地被他轉變過去受洗禮。

神父熱心地走上前來。「你是一個善良，勇敢的年青人，」他對奇哥說；「我終身感戴你救了我的命。我會聽見你說你不喜歡牧師，我也承認我們看來簡直像老烏鴉。但是如果你真知道我們，你也就會喜歡我們一點的。」

「你必得原諒我是個不潔之客。」他繼續說：「但是我正在教堂門口，我聽見了你的話——你的那個圈子好天主的實驗。你說你的最大野心是當一個洗街道的人。如果我使你變成

「十個流淚的人，你該怎麼說？」

「先別不快地看着神父，接着回說他是一個無神論者，他本來是無意做一個神父的命的。但我不受任何感謝，也用不着上帝的奇哥現在停下來細聽他的話了。老牧師說什麼來着？關於這事的什麼事，他仍是不樂，暗淡，但好奇地傾聽着。」

「奇哥，」老維維神父繼續說，「我有權指定任何我喜歡的人到洗街部——水龍都去工作。奇哥，拿個名片到事發官那兒去，你就可以得到指派。從此以後，你將工作在上帝的太陽底下工作！」

「奇哥是瞎猜，不相信。」

「那是真的！」牧師笑容滿面地對他再保證說：「現在我還有另外一件禮物送你。這是幾個聖靈林林聖約翰和聖愛尼司的。我請求你永遠保留着它們。它們將保護你不受傷害，而且將使你永遠都和你教過倫的非常感謝你的老媽。」

神父還點，無論奇哥喜歡與否，他也是要為他所禱的。

奇哥將頭向後一甩，看見了神父的禁止的眼光，但是一個無助的無神論者又能怎樣呢？

他將什麼武器可以抗拒這和羈解人以及不可克服的普遍的觀光呢？奇哥啞口無言地注視着他。謝維維神父欣賞着這幽默的形勢。老頭子沿小弄走開時的笑聲是歡樂的。

奇哥驚慌地跟了他幾步，心中抗議着，但嘴似手又說不出來。

奇哥慢慢地將迷惑不解的眼光轉向布耳和老鼠，他們正驚愕地站在那裏，眼裏露着在他們面前發生的令人難以相信的事件——奇哥，接受聖牌與顯靈的人。奇哥，這達到他野心的目的的人，罕有的人。奇哥，從前是陰溝清除人現在是洗街者的人了！

「一張牌，小心些！」
突然，他的眼睛看到了他手中持有的名片上。奇哥被禁阻的感情爆發出來了：「我是一個洗街夫了！」他瘋狂地喊着：「我升高了——我升高了——我升高了！」他的心要爆發

來，他的話語飛揚在歡歌中。

「這不是好天主的作為嗎？」布耳的話又把他帶回到地上。他不能說是在微笑。他趕緊舉起他的同伴，舉出了他的牙齒，表示着一種狂亂的心情。

「對，她跑掉了，你會那樣說的！」

「可是不能否認她，這是一件事，確是奇怪。因為，幾乎在一分鐘之前，奇哥還一無所有的，現在，他擁有一個有地位的人——一個冰霜的

人！但是，正是他所祈求的東西。因為當他反覆好奇地審視着手中的聖牌的時候，

他看出了它們都是銀的——真銀的。將盒子翻轉過來，他注意到底上標出的價格：十五佛郎！十五佛郎——實際上就是好東西。他的那個數目！

佛立時抓住自己的頭。奇事是永遠沒有完結的嗎？事情看來古怪。好似有人在為他轉移局面哩。現在，好似要在這事上再加一句話地似，教堂的鐘在高高的空中發出了一聲鐘聲的響聲，它的意義是神祕的。奇哥驚醒了，他慌亂地回頭望望，但是不該對迷信屈服的。還！他必須高出於這種弱點之上！

「這全是廢話——不過是一種偶合！」他回答着自己的思想；「當然沒有什麼。同志們，來，我們到酒店里去喝一杯慶祝我生活中的升高！」

於是這三個勇敢自由的人臂挽臂地像從前虛張聲勢的劍客般地帶着高傲的神氣搖擺走向酒店，同聲吼唱着「一支快樂而重道德的小曲」：

喝一點酒，小心地做；

好好說說，——大胆爭鬥；

每天七點鐘用你的全心全意愛戀；

你就可以有分在天堂裡待着！

好同伴們快要走到酒店門口的時候，布耳的眼睛落到了狄雅娜身上，她還隱縮着臉在地

上，她的頭倚着酒桶，因為老鼠已經移開了被她枕着的膝蓋。布耳從前進隊中的左翼下來，走到她身邊，對另外兩個招呼說留她在這裡是不安全的。他想像着當自命的保護者們偶然轉身開去的時候，娜娜回來抽着無助的俘獲者的耳光的景象。他俯向狄雅娜，以斷續的聲音鼓勵她站立起來，請她加入他們一起去飲酒。

狄雅娜服從地站起，讓自己被引向酒店門口。才一走到，她覺得去路被阻住了。布耳沒有想到奇哥的阻擋，於是將狄雅娜交付給他，自己自由地和老鼠走進酒店去。

奇哥有禮貌地但不動地阻在狄雅娜面前。「不——不——你懂得，小姐，現在我是一個洗街人了，我不能——」

不——當然——誰能以爲一個升高到如此高位的人，願意被人看見他和一個街頭上的壞女子一起在酒店中呢？似乎爲了證明這種觀點的有理，瑪克西米爾·郭彬這時從酒店中鑽了出來。

奇哥從狄雅娜轉開身去歡躍地招呼他。

郭彬的反應和一隻烏龜的一樣，連一眼都不向海溝人這邊看一下，只自得地滾過路面向他的水龍而去。

奇哥毫不沮喪地跟着他。他說出了自己的消息。他怎樣才升高到水龍部，他怎樣不再是

個掏洋夫了！爲了證明，他驕傲地拿出了謝維龍神父的卡片。

郭彬只咕噥着開了一聲以做回答，他至多望了名片一眼，看過之後，他的冰凍的表面好

似被一團爐火烤過般地理解了。一種最溫和的笑容佈滿在他的臉上，他的翅狀的手掌不適當

地突伸出來。「洗街人！」他喊道，「歡迎，同志！」

「我謝謝你，同志！」奇哥回答。

「晚安，同志！」郭彬繼續說。

奇哥最後說，「晚安，同志！」一種血脈相連的弟兄的禮節行過了——一種新的感誠建

狄雅娜屈從地接受着奇哥的拒斥。她已受過了致死的刺傷，再多受一刀又有何妨呢？她又沉坐在溝邊。一切事物的結尾似乎是來了。當她靜靜地躺在老鼠身旁，當那三個男子吃着東西的期間，凌亂的想頭像黑蜂般地盪漾進她的腦海中。她似乎聽到了它們的嗡嗡聲。這種嗡嗡聲使她不能清晰地想一想現在她該怎樣辦。一個念頭和一個想像比其餘的念頭和想像更為顯著，那就是她的喬治叔丟下她時的圖像。連娜娜的暴力和她先前在娜娜手中利刃的揮扎都似乎沒有看見那個曾是可愛的臉時那樣痛苦。那個臉對一切人如此嚴厲，如此可怕，但現在她，却可愛而且甚至是溫柔的。她看見他在她眼前變成冰冷的厭惡神色。經過她忍受過的一切困苦，經過一切的卑屈和輕視，也總是有着一種暗中的希望，一種在背後的即或遊疑不定也是安全的小小閃光的。她不敢太相信那可以成爲事實，但她實實負着一種微弱的相信。如果一天她能逃離開娜娜的掌握，能得到勇氣努力追取自由和想回到她叔父家的保護之下，那麼，她是可以希望他了解她而且相信她的。她不能使他感覺她還沒有犯罪到不可饒恕的地步麼？她不能使他相信當娜娜將她從白農舍帶走的時候，她是在怎樣無助的一種環境掌握中的麼？她那時還是怎樣的一個孩子，她總能使她按她的意志行事；她是生來就缺乏一種反抗

娜娜的武器筒。

現在，由於她自己的行舉，她失去了一切——她的希望——他的愛——一切。她應該爲了娜娜的原故——爲了她自己的原故——爲了他的原故說說麼？

但是不——無論如何，她不能欺騙他，因爲就是他（如此和她父親不同的）在她的心里種下了對尊榮，真理，忠實，尊敬正直的愛情以及對虛偽與羞恥，狡詐與通奸的憎恨的，就在這種愛與恨中她渡過了她的青年。

她做厭生活了，她沒有出路。她不能和娜娜待在一起。沒有地方可去。沒有一個帶一點自尊心的人會和她打交道，這是由于奇哥拒絕和她一起，甚至不肯和她一起進那個下等酒店使她想到的。她是倦于再向前進了。河水永遠在那里——無數倦怠的靈魂已在那裏找到了歸宿。路上是清爽的——她恐懼地希望河離這兒不太遠——。

她坐着，肘在膝上用手支着頭，她的眼睛是閉着的。現在她睜開眼睛，注視着她腳邊的地面。起初她沒有集中目光在任何物事上，但是現在她的視線集中在某樣在街燈下發着光的東西上了。她認出這是一把薄刃的折刀後她的目光犀利起來。真是天送來的一把利器！地河近得多了——而且也快得多了。她曾聽說淹溺不能傷害太多的人，而且又是很慢的——人是不要不顧自己地掙扎圖存的。但是一把刀子——一下迅速有力的刺穿——那就完了。那兒只有

死的分——人盼的也就是死。

她的手慢慢伸到刀旁拾起它來。她用一個手指抹過刀鋒——啊，它是多犀利的。現在——她的手驚人地突然被翻向上。她緊緊抓住刀子。她抬頭一看，奇哥正在她身邊，眼睛閃着光，臉是緋紅的。他奪取那把小刀；她以一種難料的力氣握住它；但是在一場尖銳鬥爭之後，他終于從她手中得到了小刀。他驚異地看着狄雅娜；他呼吸沉重，他的頸上和眉上結着大顆的汗珠。因激動而顫抖的狄雅娜又跌倒在地上了。

他站着與視着她。他幾乎難以相信這個一弱受驚的小東西竟有如此可怕行為的全圖。突然她站起來，憎恨他的干涉與耽擱她必須做的事而蒼白着臉。她攔住小刀，請求他給她。

「我喜歡它！」奇哥說，「我的刀子！你拿我的刀子做什麼？」他問時不關心她背轉向她，同時關好小刀收進衣袋裏去。

「你不能阻撓我！我要到塞納河去！」她說，她的憤怒還沒有消滅，她的眼睛仍然發着光。

他明白了她的心情，對她出入意料地大發雷霆。

「那麼，很好，到塞納河邊去！那麼，跳下去！那麼，淹死你自己！那麼，拿棍子繞

在你頭上騎到陳屍所里去！關我什麼鬼事？像你這樣的女人叫我惡心！我唾棄你！」說完最後一句他大踏步向酒店走去。他走到那里了，他的手已放上門柄，他又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轉身，回看着女孩子。她不動地站着，跟着他看，一切失敗，損失與恐懼的痛苦——一切人世的悲愁都從這對灰色的眼睛中透視出來，由這個小小的黑身軀表達出來了。

第一次地奇哥看出了她是美麗的。

沒有任何東西是比受苦的美人的景象更為啓發人的憐憫之泉的。他的心里湧起了憐憫。他抓抓自己的頭走回到她身邊。令他驚異的是他發現他的全身都在顫抖，他對這現象感到一種可驚的興趣。「你要到那里去？」狄雅娜轉過身去時，他急忙這樣問。如果她是走向河邊，她就將被阻止住。但是她只沉重坐落在街燈柱腳邊的一個酒桶上。奇哥站在地旁邊，拿着木桶。「你知道，」他說，「那是一件可怕的事！」

「讓我去！」她絕望地喃喃說道。

他從她身邊跳開去，立刻反斥道：「蛇中的蛇！我沒有守住你！這兒就是通向河邊的林蔭大道！我希望它夠寬了。你不要以為你幹的事是我的事！鬼抓了你去！」

他又演了一次天下可憐的東西去做主張的啞劇。他邁開去，走到酒店門口，只顧望着望她要做什麼——看她是否真地向河邊走去毀滅她自己。她仍然在沮喪地俯身坐着。一幕動

人的景象。

他再說話的時候，他的聲音是奇怪而且新鮮的，從其中可以聽出一種同情與命令的混合物。

「爲什麼你要毀滅你的生命呢？」

狄雅娜仍然不動，眼睛直視着面前，似乎對自己說道：「我不能活下去！」

「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歡現在的你嗎？」他驚訝迷惑地問。

「不——不喜歡！」狄雅娜打着寒戰。

他點頭，皺眉，「你的姐姐，嗯？她是殘忍的？」

「那是因爲我害怕！」她回答。

「但是你有勇氣。」他解釋：「用刃殺死自己的念頭——是需要勇氣的。我就不行！」

狄雅娜直截地望着他。「啊，行的，你行，」她說，「如果你眼見那個惟一真愛你的人眼中的愛消逝了——他是真關心你的行爲——或過去你是什麼人的——！」

奇哥低聲了解地吹聲口哨：「啊，是這道理！你的愛人丟下了你，嗯？」

「不是，」她嘆息一聲搖搖頭：「我的叔父。」

「啊，那麼，他發現了你的生活，是吧？」他繼續問。

「是的，他拋棄我們了？」

「噫，噫，噫！」他感動地噙着舌：「太糟了！」

「他是對的！」她倦怠地說。

「誰能說？」奇哥頗爲忍受地發他的肩。

聖天使教堂中的風琴在過去的幾分鐘中微弱地響着，演奏出一種柔和逍遙而卽景的讚曲；它和這街燈下的一對年青人的低聲談話是一個命譜的伴奏。一種新的因子隨着奇哥的和諧和語調潛入了他們的會談之中——一種更清楚的了解，一種更大的溫和的節奏。在一個音樂家手中，甚至不是一個熟手的手中的教堂風琴所發出的教堂音樂中，有着一種天上的素質，安撫地降落在這個靈魂之上的諸和的聲音好似在祝福他們。

見到狄雅娜的絕望的表情，奇哥更說道：「但是你說你不喜歡這種生活！」

「不——不喜歡。」她又寒戰了。

「啊，如果你不喜歡，你是不壞的。」這推斷像是結論了。

她用迷惑不解的目光注視着他，停了一歇問道：「爲什麼？」

「我不知道，」他承認着，回視着她。他注意到，越看她就越覺得她是一種令人賞心悅目的東西，而不是生來爲罪惡與受苦的。「我不知道，」他無心地覆述着，「但是我知道。」

你這副你聽了你不喜歡，那就不談了。我是一個掏溝人，那在人看來，幾乎是不算什麼人的。可是，我又不是非夫類。我不喜歡這種生活，我不屬於陰溝。你知道，」他帶着他率直的笑容說：「我注意到我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有時候，毫無理由地我覺得我像一個國王！」

——隨着這話，風琴瀾漫出一個延長的阿門的高貴響亮絃音，接着沉默了。
哥哥在女孩子身旁，在耳基下的飄轉的桶上坐下來。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

「狄雅娜。」

「那是個好名字，」他稱贊道：「我的名字是哥哥。這像是一種聲音倒不像一個名字。你看，我從來沒有過一個原名。因為我從來沒有一個父親。」他將這述說帶做出一輪幽默而不當它是一件可悲的事實。他停住，審視着她。

「你知道，我非常為你抱歉，」他說，帶着他的話回響在他自己耳朵中的時候，一種驚覺站起身來。「現在我到那里去了？」他說着爽氣地嘆了一口氣：「如果我不在事的話，我總管你的。但是我不能不做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狄雅娜小聲說着站起身來。

「我知道這將後悔，但我沒法不這樣做，」奇哥說。

他還有什麼更多的要告訴她的話沒有說出來，因為這時一羣人從小路口上沿街道走過來了。娜娜也在其中。這羣人站定之後，娜娜交叉抱着雙手驕傲而沉默地站着。其他還有和她同類的幾個女人，在街燈的光下，可以看見她們的蒼白急迫的面容；和她們一起的有兩個穿着制服的巡官。

「警察！」狄雅娜小聲說。然後——「娜娜！」她喊，她的眼睛落到了她那被禁的姐姐面前。她本能地衝向她，但巡官止住她對她發出了尖刻的問話。

狄雅娜回答說她是一個縫工，現在正失業着。

他抓住她的臂膀，「那麼你最好和我們一路來。」

「等着！」奇哥喊着，插身在他和狄雅娜以及法律之間。「等着！警察，你不能逮捕她」

「爲什麼不能，奇哥？」警察像對一個老朋友似地問道。

「因爲她是一個忠實的女人——爲什麼你該逮捕她呢？」

放鬆了狄雅娜手臂的警察又復抓住了她的手臂。

「因爲她是那偽的姊妹，她不是一個忠實的女人，」他向娜娜點點頭，「她必須永遠」

上去證明她的忠實。來，我們很忙哩。」

「等著！」奇奇又說。他決定不論什麼代價都要使他放棄他的逮捕，他的腦里從然忙碌地尋着任何阻止的藉口。

「洗淨人，什麼時候起你命令警察的？」警察笑着說。

「洗淨人？看！」奇奇高傲地喊着，伸示出牧師的卡片，就像一個酋長炫耀着他祖傳的珠寶冠一般。

「洗淨人，嗎？」警察有趣地說。

「是的——你一定能逮捕她。」

「為什麼不能？她被報告是個賊，流浪人。」警察開始說。

「不——不——你不能逮捕她，」奇奇為了支持他的話努力尋找着充分的理由而發熱。

「因為——因為——」

「怎樣？」法律憎恨它本身之外的延遲。

「因為，」奇奇以一種幾乎和他用來投出一百磅重炸彈的男性力氣衝口說道，「因為——」

「她是我的妻子！」

「為什麼！你早不如此說！」警察嚷道：「這麼簡單的事鬧了半天！」然後他對其餘的人

「——」

說道，「來，我們別就誤時間了！」

「他說謊！」娜娜沉重冰冷地宣稱着：「她不是他的妻子。」

「這是怎麼回事？」法律的眉頭不祥地纏結着。警察大步走向狄雅娜：「你住在那裡？」

「他問

「怎麼——怎麼——」狄雅娜的舌頭貼在她口腔上膛上。

「雖然雷里母路四十八號，」奇哥靈活地說着。

「明天我們到你家去看你是否說的是真話。」法律希罕知道它沒有被戲弄：「現在，走吧，」警察說，他和他的同伴共同用力拖開了娜娜，她現在不再是沉默驕傲的，而是喧鬧粗暴的了。

「你不能逮捕我，」她狂怒着：「我是博利薩的一個朋友——他要保護我的。你們別碰

我！」

「你，放安靜些！」警察喊着，這羣人在一陣爭論喧嘩聲中退去。

漸低的聲潮去下奇哥，他不快地坐在木桶上，他儘只比先前那個坐木桶的人的悲愁少一

點。

「現在為什麼我要做那件事？為什麼我說那樣話？嗚！我幹的什麼事！」他憤懣地哀悼

着。

狄雅娜悄悄地準備使自己移出他的視線之外去，使他解脫開這有關她的難事。「不要發

愁，」她黯然地說，「我要走開了。」

「可是你不能！」奇哥跳起來抓住她。

「他們要在灣子，找不出登記，然後他們會到我住的地方去發現我是沒有妻子的！嘔！

吧！我被毀了！我要失去水龍——水龍了！我的天主，我幹了些什麼！」他又坐到木桶上，

仰着自己的頭痛苦地搖擺着。作爲一個法國人的他，是不怕演戲的。作爲一個拉丁人的他，

是不恥于流淚的——他哭了！他甚至撕着他的頭髮。

狄雅娜爬近他身邊。「也許，」她低聲說，「你可以讓我和你一起待到警察來的時候，

好證明給他們看你看你有一個妻子。然後——」她的喉頭突然緊成了一個吵嚷的結，「你可以差

我走——我要走開——不擾你！」

奇哥急忙抬眼望她，眼淚不再存在他的爲難的眼中；「但是我們的結婚並沒有登記，我

們怎能解釋呢？」

這一直以講狄雅娜會證實她自己是一個正直而誠實的叔父的姪女，但她也是一個富子想

像多機巧的父親的女兒。「我們能說，」她提示着；「我們是——在意大利——結婚——或

在比科時的。

不像佛耳密爾先生，奇哥不是加羅文主義者，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固執于法，或怕上帝的宗教人。他的臉因看到狄雅娜指出的通逃之路而澄清了。「那是一個法子，那個！」他歡呼，雲散開了。「你有一副偉大的頭腦！」他是欣賞好頭腦的。

「你有一個偉大的心！」狄雅娜回答，她同樣欣賞善良的心。她拿起他的手，將它急忙拿向自己的唇邊。他用同樣快的動作抽回了它，不漂亮地在肋上擦抹着他的手背。然後，爲了突然相信他的不敬，他四周望望尋找一些治傷的辦法。

一路踉蹌跳着的布耳出現在酒店門口了。他今混地唱着一行酒歌，傾向他的車子：奇哥的個睛落到他的身上——想起來了！

「嘿，你！」他喊：「上起哀緣綺思來！」

「什麼？」布耳雲着眼睛問。

「上起你的縫紉機器！」奇哥命令着。

「嗯？」布耳正立在哀緣綺思之前；現在他倚在她的冷却器上，免得自己跌倒。

「夜之子，把她開動起來，」奇哥下命令，「叫她走！」

「走！」布耳冷笑着俯向曲柄，「樂觀主義者！」

壽。

「砰！」哀絳綺思吼着，她的馬達以一陣震耳欲聾的響聲開動起來。哀絳綺思要全世界知道一位貴婦的行爲是全憑她某種時機的行爲的。

「我的上帝，一個奇蹟！」布耳喘息地說：「奇哥，你是什麼意思？」他微弱地問。

「我的意思是，」奇哥活潑地回答：「你要開車送我回家——我和我的新娘！」奇哥是很能偉大的。

「新娘！」如果驚訝有力量引起一種衝口而出的結果，布耳會衝口而出的。

奇哥拾起他的皮短外衣穿上身去，那是他剛一走出陰溝時丟開的。他一邊穿着衣服，一邊低聲對狄雅娜說着話。

「現在記住，你不要慌，亦懂嗎？我這樣做是爲了一個理由——你不會乘此利用我吧？」他的外表又是威脅又是沮喪的。

「不——啊，不！」狄雅娜迫切地說。

「好！」奇哥的放心是顯而易見的。他的無限的莊嚴拿起狄雅娜的手。

「允許我有介紹你給奇哥夫人，我的好妻子的光榮！」他招呼着布耳。

布耳的頭腦對於許多事情是迷糊不清的，例如，他在酒店里待了多長的時間？他是睡着

的嗎？他過了幾天空洞無記憶的日子嗎？如果沒有，怎樣會有時間發生這種值得注意的發展，自從他進了酒店去飲酒——他的飲酒——他的幾杯酒——他的許多杯酒——他的無數杯酒；但是一件事他能確定——哀絲綺思是醒着的，喧鬧而大喊着要求立刻行動；不能耽誤一下；他先坐到車夫座位上去叫道：「趕快，在她停止以前——」

帶着閃星般的眼睛的狄雅娜看見自己像個皇后似地被引向汽車；她高抬着頭；像一個被引上前去跳一節舞的皇后似地走近哀絲綺思去。

「現在，」奇哥說，他的話在狄雅娜的耳里變成了音樂，像她剛才聽到的激人而使心情高揚的風琴樂聲一樣，「現在，來個婚禮大遊行，第一，恭果德宮——然後香愛麗射——然後開過凱旋門到樹林里——再回家——到羅烈奮聖母路四十八號。今天晚上，拿錢去大用一下——我是法蘭西銀行！」

他跟着狄雅娜跳進汽車。兩個都驕傲地挺直着站了一會，眼睛發着光，嘴吧露出莊嚴的笑容，像是在讚譽的居民的歡呼中，正要從凱旋門下開過去的君主。

當哀絲綺思向上跳躍的時候，狄雅娜和奇哥像九柱戲中的球似地被拋向後去。呼呼新鮮空氣之後，她又大胆地先跳一下，一陣兇猛的爆發，她慢慢搖盪地開離了小弄。

當它開出視線之外，繞過林蔭大道的轉角後，機洞又恢復了陰沉的靜寂，畏怯的空氣，

踏板的灰暗和污濁的臭氣

第十一章 遊歷

最好說在哀綠綺思的悠久歷史中，她是從未走過這樣一個旅途的。無疑地她曾多次走過同一地區。她裝載過快樂的巴黎人，急性的英國人和奮鬥不屈的美國人從恭果德宮開到布隆森林。以前她從未走過像這次的路程。

狄雅娜確信自己也絕不會再有這樣一次的旅遊的。這不是普通的乘車，這是天堂從上面降到地上來使她有幾小時的眩目的暢宴和歡樂的天堂。使她掌握住，抓住它，再將它懷抱在記憶之中——然後任它飛去。

是的——她太明白這個了。她沒有片刻忘却這不過是一個奇妙的夢的事實。她只是戲中的一個新娘，不是一個真的；坐在她身旁的漂亮英雄也不是一個來娶她引她進入快樂之中去的神仙王子。他不過是一個暫時的，偶然適合的神仙王子而已。但是多年來的痛苦經驗教給狄雅娜以某種哲學，雖然她的潛意識絕未忘却一個真實的事實——這一切都是假的，在短期之內就會結束的事實，她却讓自己縱情于目前存在的歡樂之中。所以暫時她雖是有生命以來的神仙王子中最漂亮最高貴的一個王子的新娘。他們現在是並肩坐在一個神仙戰車里，正要過避天堂去的。

奇哥轉過來注視着她。

「我的天主！但是你的面色好起來了！你現在像個鈕扣似地光亮！誰還會以為你就是剛才躺在街上的病女子！」他沒有加上他暗自所想的話：她的眼睛和她的雙頰異常溫暖地發着光采，使她現在極為美麗。

「砰！」袁絲綺思突然說。又撲吉地跳了一下；但是顯然地布耳的「起來！」的粗暴喊聲使她和解了，她又脫開了傳染病。在她一生中的第一次，她和平地前進起來。

喝！魔力的力量！在它的符咒之下，最熟悉的物事都有了多麼美妙的光輝在圍繞着，連圓圓的多知廣聞的布耳自己，在他老生活的經驗中，這次才真正地看到了泰果德宮的噴泉。

「她是一個漂亮的女性，不是嗎？」他熱心說着，轉身為他的乘客指點着海之女神，似乎他們是才從美國來的陌生人。

「讓我們下去在一條凳上坐一下，」狄雅娜低語，「就是看看人。人——和氣的人，清醒的人。快樂的人——看他們來往。」

「我也喜歡看人！」奇哥歡心地喊。他想——他們兩人間有着極為相似的嗜好——但他沒有說出來。他必須非常謹慎，不要表示出太多的溫情——否則會使這個女子開始認真的。

於是，在兩旁排有綠樹，通向凱旋門的寬闊道路附近，他們坐下守望着光亮的黃昏人羣。

，哀綠綺思感謝這使她痛苦關節得到休息的機會，布耳也伸展伸展他的腿。至于狄雅娜，她很少說話。

「你沒有說什麼話。你不喜歡這樣嗎？」奇哥一次突然過分關心地問。當然他對這個女子是漠不關心的——但是仍然——他要看見這個小東西有一次開心機會。

她轉向他，她的眼睛似星星一般。「這真是光榮，」她狂喜地輕聲說。

後來他們全體到一個下等餐館里去。這也許會花掉奇哥的最後一個佛郎，但今天晚上他是法蘭西銀行！

「啊！」光輝照耀着她的時候，狄雅娜喃喃地說，「我們不在這里吃晚飯吧？」

「為什麼不？」她的主人大方地說，「如果一個人在他的婚禮週遊途中還不能有一頓餐館的宴會，我倒要曉得什麼時候才能有了！」然後，突然感到痛苦地，他俯身向她低語道：「你真的不是對我認真的嗎？」

「哦，真的不！」她安慰他，在電燈光造成的藍絲絨的陰影中，他沒有看見從她面上飄過的愁思表情。

快樂的光亮透過樹木的濃暗綠色照射進來。歌者的尖聲刺穿了暮色。紅光和黃，藍，綠光眩迷着狄雅娜的眼睛。立刻一切的音樂，光亮和快樂人羣的笑語務使她陶醉了。

一個侍者走上前來，引路走到一個小三人桌旁。奇哥，狄雅娜，布爾——真是怎樣的一個事件！洞里的集團中任何人會相信他們的眼睛麼？

還有晚餐，最精彩的小糕，小餅與酒！同時音樂一直演奏着，上等貴婦穿着如此光耀的長衣，露出多麼迷人的白嫩肩膀！

「布耳，布耳——捏捏我，讓我醒過來！」狄雅娜嚷。

「現在你以為我會那樣做嗎？如果你在做夢，我親愛的，我倒很喜歡！」誠實的車夫回答。

奇哥為難地瞪視着他盤里的豐美的巧克力蛋糕。蛋糕旁擺着一把叉子——「唔，做什麼用的？想了一下之後，他將整個蛋糕放到自己的大手中去，像在路邊宴會中啃着一大地麵包似地大嚼起來。

狄雅娜文雅地拿起叉子，開始細雅有禮地吃着她的一份。因窘的奇哥試着自衛。

「叉子是女人用的，」他說，「她們都是軟弱聰笨的。現在一個男人用不着這種無用的小東西。」

「一個使用水龍的男人應該拒斥像叉子這樣小的一個東西的！」她快樂地喊着。「那個胖子的聲音多麼可笑！」一個新歌者走向前來的時候，奇哥叫。「他多麼像你，布耳！」他

惡作劇地加上說。

大家對胖子和他們兩人的相像大笑起來，酒使他們溫暖，他們比任何別的人羣都更樂快地談笑着。這是怎樣的一頓晚餐！

他們在一種嬉戲的心情之下離開餐館。連衣緣綺思都似乎傳染到了這種心情；她發出奇怪的咯咯聲像一種爆裂及被制止的笑聲，她以全速開向前去。延着香愛麗樹的一轉——宏壯的凱旋門的一眼——向布隆森林——然後——

「讓我們到馬戲場去！」奇哥突然大胆起來提說，「我們可以在那裏度過這一晚上！」他們騎過豬，他們聽了磨咖啡機般的音樂，他們射着泥兔。狄雅娜有說有笑，奇哥有說有笑。布耳以他肥胖的風采咯咯大笑着在他們身後蹣跚而行。

「輪到機！」奇哥喊。他放她上去，自己也上去，他們在兩個快馬上隨着磨咖啡機的音樂旋轉着。

「呀！我要掉下來了！」她喊着，笑得直不起身來。

「我來扶住你！」他向前去摟住她的腰。她們緊相抱持地笑着喊着。木馬的飛揚鬃毛與發光的眼睛似乎也真地在跑。甚至木馬也常會給人刺激的。

音樂和旋轉減慢下來——消逝了。奇哥的手臂從她身上落下來——好像幾乎是不顧地。

這其間一種異常像是眼淚的東西——一種愚慕的淚——潑到她眼睛中來了。但是她重新快樂起來。

「我發暈但是我快樂！」她快活地嚷，「我想覺得暈迷是遊戲中最好玩的！像是酒！它遍佈在一個人的全身，——使人忘記。……」

「還有什麼？」奇哥四面望望問。「我知道！」他宣稱，他的眼睛一落到那種遊戲場中最多時到處都有的攝影師的身上時發亮了。「我們要一起照個像！」

「一起？」狄雅娜小聲說。

奇哥和狄雅娜並肩立着，攝影師對他們在空中捏響手指，叫他們望着那里，叫奇哥笑得更快活些。然後便照過了。一張照好的像片交給他們——狄雅娜將它拿在手中，這一晚上其餘的時間她都在偷偷看看它。但是她在這可憐的小相片中所看的並不是她自己。

「我想現在到了末尾了！」奇哥歎着氣。「我們全來過了。很好，那麼——回家！」他高傲地對他的車夫喊。

但是哀絲綺思已到力不勝任的地步了。她已大過遊過，而且是旺盛地過遊的。現在她的力量耗盡了。她的衰老狀態已不容再有許多求了。

她掙扎，哮喘而痛苦。走到克里琪大街為止，布耳繼續喊着「起來！」她停住；他下來

，在她的肋骨上踢一脚，又踢一脚。但是可憐的哀綠綺思所能做的只有可憐地呻吟，掙扎，喘息，噴氣，昏暈與臥下。

她不能再進一吋。

「那麼，爲什麼不走路！」奇哥喊。沒有什麼可以破壞他的歡樂。他已有過大運遊，她的久已夢想着的快樂；現在如果他必須步行回家，那也是一種樂趣啊。

於是，在對布耳愉快地說過晚安與好運之後，他和狄雅娜動身了，丟下他們不菲的車夫和哀綠綺思踢看，喘息着與角鬥着。

「星星是明亮的，空氣是溫暖的！」狄雅娜嚷着，她跑，快活迅速地，讓奇哥跑着追她。他們像是遊戲跳躍的孩子——像是從不懂得愛心的孩子。在他們受壓榨的生活中，誰也似乎從未如此青年過。最後，「這是我的王宮式的居所！」奇哥驕傲地喊，他以一種莊嚴的主人神氣的歡迎手勢指着一層樓梯。

另一個——另一個——再另一個——再上，六層，一層接一層地通到奇哥住的第七層樓屋。

到了樓頂他摸到一支火柴，走上前去。點燃一支燭。

「進來，小姐。」她說。

狄雅娜在朦朧閃爍的光中四面環視着。這是一間雖凌亂但清潔的小頂閣，裝滿了各種各樣的東西——衣服，可憐的零碎傢俱，畫片，雜貨的收集——奇哥藉着臘燭光路走到燈前——它的光亮射出來了，它射到奇哥的發亮的臉上，他內部和外部的光亮適合了。它照到狄雅娜的金紅髮上，她的眼中，她的眼睛像是星星。

他們彼此對望。一種奇異的寂靜展佈着。不過一刻兒之前，當他們喘息爬上長長的樓梯時，他們還是像走出學校的孩子般地喋喋談着的。現在他們突然沉靜下來，似乎脫出了黃昏的魅力。每個都在暗中的事實摸索，又面對着生活問題了。

「我想——你在這里可以舒服的，」奇哥說。他是笨拙的，他的聲音變得吵嚷起來。「天曉得，這兒是簡陋的。但這兒有你所必需的東西。你可以找到做早飯用的咖啡，等我回來時我將帶麵包來。我要很早就到這里來。我的工作不許我延遲。」

狄雅娜靜靜地注視着他。

「在我走之前有什麼事要為你做的？」他問，努力正經地裝成主人。

「啊，沒有——謝謝你，沒有什麼，」她喃喃說「你來時咖啡會預備好的，」她補上他們又彼此望望。「你玩得快活嗎？」他問。

「像在天堂里一樣。」

他贊同地點點頭。

「晚安，」他粗暴地說完走出去。

刻下她獨自在這間小閣樓里了，她沉落到一把椅中，坐着夢想——大睜着眼睛，注視着空中的長長，長長的夢，魅力又恢復過來了。它柔和地爬到她的身旁，擁抱着她。是的，她仍然有着她的天堂——仍然還在禁符之中。

現在她面前立起了奇哥的像。快樂，風采，粗率，無禮，溫柔，魯莽，溫和，固執——這一切奇怪的矛盾的結合造成了他。

奇哥！提到他的名字，一種溫柔爬進了狄雅娜的眼中，她的雙唇略帶微笑地翕張着。奇哥！

伸出在桌上的她的手碰觸到了衣服。她低眼一望，奇哥的外衣。她輕輕摸撫着它。這是他的房間，他的家！

突然她躍起開始巡視着這間閣樓，像一個迷人小閣里的貓。火爐，桌子，椅子，床，一角的小洗面架，另一角的櫃子，空鳥籠，裝碟子的小櫥，牆上的五彩畫片。

一切都據有着一種奇異的魅力。可憐的少許卑微的東西——牠們是些什麼？牠們的符咒是什麼？

睡意朦朧，但眼睛仍似星星的狄雅娜最後投身上了狹窄的鐵床。魔杖還停在她的上面；符咒還沒有破裂。在她的夢中，奇哥騎在一頭豬上，但是奇哥是有翅膀的。

第十二章 天堂

狄雅娜醒來摸索着完全恢復了意識。她在那里？這一切光亮能從什麼地方來？她是習于一間因骯髒空氣而沉重的黑屋的——這一切的日光微風，與每一呼吸的輕揚感覺能是什麼意義？呀！她記起了——記起了一切。她帶着一副快樂的微笑環顧着。

對了，她是在奇哥的閣樓里的。眩目的夏日陽光湧射進了羅烈善聖母路四十八號七層樓的寬闊的天窗。天窗下有一排三個嵌在重斜屋頂中的格子窗，從這裡可以望見聖母院的高聳入雲的白色圓頂。從天窗和格子窗可以看附近煙囪之上的一大片晴空。右手窗下一個覆蓋着木匣做成低窗台的台階，窗外伸展着一個鉛頂的窄棚，窄棚伸向右邊，但左邊沒有，左邊窗望下去就是地面。

奇哥鳥瞰地棲止在這裡已有多多年。在這裡他生活，夢想，思索着那些沉重的使他成爲「無神論者」與這樣的「一個異常非凡的人物」的各種問題。在這裡他吸受了春日的甜蜜的夜之氣息，夏日的懨懨氣氛，秋日的音樂的空氣以及冬日的尖利冷風，四季交織在他過去的路上。他從窗口走出到窄棚里去餵養鴿子或和其他棚頂的居者共同渡着時日。在這裡他儲蓄着屋中的東西——他的火爐，他的煎鍋，他的果醬鍋，他的現在空着的鳥籠，那以前裝有一

做他非常喜愛的黑鳥。他還會爲着黑鳥的靠近酒過眼淚的。這里有着色的負盛名的馬爾將軍
像；他的桌子，他的兩個椅子，他的裝着少許碟子的木櫥，他的上面帶着斑駁鏡子的抽斗櫃
，他的窄鐵床。這是夠簡單的，可憐地夠用，但是它遠高于街上的灰塵與臭味，幾乎高到他
能伸手觸及的雲和星了。這就是在陰溝中度日的人們的自然反應。閣樓或許是孤寂的，但絕
非不快樂的。得到空氣，黎明時得到日光，夜晚的月亮，天空的偉大景色，陰溝水管中的人
對這樣的地方還能不感謝嗎？有了自天空吹掃過四面風的居所（風直透過鬆鬆的天窗吹進來
來），下面世界中的人還能不欣喜地挺胸呼吸他們的甜蜜氣息嗎？

狄雅娜長地伸個舒適的懶腰，然後她突然跳起。奇哥就快到此地來喝咖啡了。她一定
不能讓他看見她在瞌睡！啊！使一切東西變成簇新有準備的，使他一走進來就看到一個擺好
的桌面，該是怎樣的一種樂趣啊！

她飛快地將閣樓整理就緒。這兒她抓起一件衣服將它整潔地掛在一個鉤上；那兒她掃走
一些團皺的散亂在各處的報紙。她找到一把拂塵活潑地撲拂着；她燃起火將咖啡爐熬在火上
。這兒一碰，那兒一碰——經過女人所魔力的手，經驗的手，屋內改觀了。

在樓梯上的脚步声。一聲粗魯的「噫哼！」然後是一聲敲門。

「進來！」狄雅娜喊。當奇哥進來時，她滿面發光地說，「全預備好了！」

他環視四周。他是至死也說不出怎麼回事的。這是他的屋子，就是他離開時的那間——他的所有物也未被弄亂。但是有點什麼東西悄悄進入這里面來了——有種精神纏了這一切物事。

他呆視着。他良久地保持緘默，注視驚異着。然後一個闊寬的歡喜的笑容爬進他的眼中——展開到他唇際——蓋滿了他整個的面容。他注視着狄雅娜——他向她微笑；他如此歡喜，感謝，驚訝幸福的光亮微笑是只有日光才能與其相比的。

突然他發現了自己的表情。這是絕不可以的。他努力裝出一種雷雲似的不豫之色。

「這兒有麵包，」奇哥粗魯地說，將麵包推給她。

那個使用水龍管的著名人物瑪克西米爾·郭彬，住在附近的一間頂樓里，那是在他妻子的旺盛花園後面的。郭彬夫人在花園里澆灌着她的玫瑰洋葵和檸檬馬鞭草；她在那里爲她的主人爲作湯煮咖啡和燉菜；她也在那里等待她貢獻給他一個後代的日子的到來。

在那個驚奇的早上，奇哥吃過早餐離開後，狄雅娜在屋頂上閒步着，嗅着玫瑰洋葵的甜香，出步讚美着窗櫺。

「你要喜歡就摘一枝！」里面一個快樂的聲音響着，在頂樓內的花園之上，現出了一個

與她聲音同樣快樂的面孔。

「我多麼喜歡戴一枝花！」狄雅娜欣喜地嘆說。「啊，它的氣味就像是老花園的——那個白髮舍的花園——在家！」她的微笑中閃爍着一顆淚光。

女孩子臉上的某種東西感動了善心的郭彬夫人。她請她進去；從這時起，這兩個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持久的友誼。

「你不以為，你以為，這些關於戰爭的謠言真是有其事的嗎？」郭彬的妻子問。「我總在問瑪克西米蘭，但是他只『哼！』我想他是怕在這種時候告訴我真話。如果他能了解就好了！如果他坦白地告訴我，比我瞎疑心引起的愁慮還要好些哩，那是不適于我的身體狀態的。」

「當然！」狄雅娜同情地說。「但是你用不着愁煩。都不過是亂談而已。」

郭彬夫人是樂于歡迎一個隣居女伴的，當狄雅娜發現她對她可以有所幫助的時候，她的幸福之杯洋溢着了。較長的婦人快到她不能照料家務的時辰了；狄雅娜建議幫助她。

「你是多麼仁慈！但是我不能叫你為我的工作。」

「如果你只要知道——那將是一種樂趣的。在家里——我很是一個著名的廚手——你應該嘗嘗我的洋葱湯；等弄好了我要送你一些。」

還有另外的快樂！因為服侍人——服侍她能愛也會被回愛的人是狄雅娜的快樂。她前面有着什麼樣的日子！在這種日子里她能呼吸到天空的純潔空氣，也能在日光之中照着；能夠做這個和善女人的隣居；能夠一日三次地為奇哥做着膳食，使他的房間整潔，在工作之餘憩息着夢想——夢想——

狄雅娜屏住氣息。啊，這就是痛苦之源——只不過是一場夢境而已。

在大遇遊之後的第三天，奇哥的極頂快樂又被他的接用水龍增加了。在他這是一場儀式。和他洞中的朋友一樣看法。你會以為他是自己發明水龍和用它來洗街的方法的。這個從未膨脹過的胸膛——它的擴張幾乎已到爆裂的程度。他大踏步，他吐着氣，他抬起頭部像個昂然闊步的雄雞似地走着。

「現在，」奇哥說，「如果戰爭來了我就要這樣做。」說着他舉起水龍，似乎水龍是一支鎗，他開始放射子彈般地發射出水來。

「小心，老鼠！」他喊，「我要把你當個德國將軍似地待你！」

老鼠發出一聲恐怖的尖叫，像個恐怖的動物般地跳起藏躲——但是來不及了。奇哥的目標很精彩——和他的想像一樣地精彩。老鼠他被淋透了，只一個奇蹟才救了他，沒使他被淹死。

「看！」奇哥說着噴一口氣大踏一步。「我將這樣迎接仇敵——如果我們起來作戰的話——」

在狄雅娜看來，日子是像閃光珠一樣地滑溜過去的。她與郭彬夫人的溫暖友誼——那是以洋葱湯與花束的交換的明白形式表現的——是一種生活上的新興趨。郭彬自己也很和善，現在他對奇哥當做同志地接待着，這四個之間成立了緊密的友誼關係。郭彬極端興奮地驕傲着他的將爲人子之父，一刻都不允許承認他的孩子可能不是男孩，雖然，莽撞的阿麗特說：「誰知道也許是兩個女孩子呢？」

阿麗特——是的，真的，她並沒有完全不在內！她會跟到七層樓的閣樓里來，想法從狄雅娜知道了一切事情。沒有東西是可以消去阿麗特的好奇心的——究竟，她的也是一種可愛的好奇心。她必須聽見大週游的每個細節，她必須認得狄雅娜的這個新鄰居。她不久就因發命令的郭彬的緣故而服役起來，受着他妻子的差遣了。

「現在她必須受到非常溫柔的招呼，」他說。「任何時間我的兒子都會到來的。奇哥夫人，我感謝你和你的好湯。我的妻子在這種時期不能聽到關於戰爭的話。」

但是仍然，戰爭的話在傳播着，它甚至升高到郭彬夫人的閣樓之中，它自己透進了她的窗口，它在她床的四周徘徊着。這是無可逃避的。因爲這是一九一四年，又是八月。

當奇哥接受水龍的早上，照他的相信，這是在製造歷史的時候，阿麗特正和狄雅娜待在他的閣樓里。屋內瀰漫着的香味不是郭彬夫人的玫瑰花葵或檸檬馬鞭草的香味。實際上，空氣中是濃厚的洋葱湯水氣，一大罐洋葱湯正在火爐上沸滾着。狄雅娜聚精會神地俯身在湯上用鍋蓋扇着水氣，一則爲了要看清沸騰的泡沫，看它煮得快還是慢，一則爲了嗅嗅這調合物的氣味，看是焦了還是更需要一匙胡椒。另外旁邊還有一個盛着別種有香味的雜菜，狄雅娜也不時地注意着它，時而嘗嘗有味地急噙着嘴唇，似乎幫助廚房神壇的最高女神父決定香味的配合的問題。

狄雅娜顯得十分安然，十分忙碌，十分適合一個天生的家政天才，當她俯身在火爐之上的時候，她的梳平做好的金髮形成了一圈金屬光澤，用一根寬黑緞帶束住。她的光滑的黑色服裝被一個從擦碟巾改成的紅格白地圍裙襯得更爲明亮起來。

在房間中央的桌上，棲着一小枝鳥兒般的，輕點着的洋堯萎（她也是用洋葱湯換得的）。阿麗特喋喋談着像個喜鵲。她報告過襪洞中的最近新聞，現在正在聽取羅烈雷聖母路四十八號頂樓的新聞。

阿麗特帶來了娜娜的消息。她現在至少是平安地被鎖在聖拉薩爾獄中的。狄雅娜一聽到這名字便寒戰起來——她不能忍受有這種命運落到她姐姐的身上，雖然她生來就是她的噩夢。

——也許某些兒時的回憶還存在着。但是，務實際的阿麗特却不能明白爲什麼狄雅娜不該歡喜，實際上，她報告狄雅娜說奇哥也說過這話。

狄雅娜不再說什麼——她的感情複雜得說不出來了。不過，總之，在這個精彩的夢境持續的期間，她不能感到任何悲戚。她一邊工作一邊哼唱着。將要送給郭彬夫人的食物碟包在一塊飯巾中，將飯巾的四角繫好。

「喏，阿麗特，一切弄好就等你送去給她了！小心！不要洒出一滴來。」狄雅娜又輕哼起來。

「阿麗特回來又閒談一陣，然後走了。她父親的酒店需她回去。狄雅娜發現又只剩下自己一人了。爲奇哥準備晚餐用的湯的香味瀰漫在全屋中。她嗅嗅——好湯！奇哥會喜歡它的，她希望！」

在等待的安靜的時辰中，她的思想涉及了許多事情。她想到戰爭——謠言中有點什麼東西麼？不，真的不——那只是男人們的想像，男人們都是荒謬的動物。

她想到在她快樂的頂樓中等待着醫生的郭彬夫人。她希望醫生中午來。郭彬會說，「我們的兒子將在黃昏時到來，」是郭彬，他告訴狄雅娜不會有戰爭，因爲各個國家現在都是文明得不會打仗的。

但是這種事情距離狄雅娜很遠。近的東西，可愛的東西是這頂樓。突然她爲它取了一個名字。她以一種衝動的手勢伸出兩臂，似要擁抱這小屋地喊道。

「這是七重天！」

x

x

x

她環顧全室。她想它看來很好。她將它料理得如此清潔整齊。她在獨自待着及夢想着的時間並未會閒散。她走到門旁一排木釘前，從其中取下一件他的短外衣。她一盪着聽他唱過的小歌，一邊將短外衣拿到桌前。

「喝一點酒，小心地偷——」她微笑——「好好說謊——大胆爭鬥——」

她又微笑。這樣一個可笑，愚笨的歌，如果誰將它當真，它簡直是不好的，這當然不會有人——

她有一個舊雪茄煙盒盛着一些縫紉物事，這是由阿麗特替她取得，從襪洞帶給她的。她在袖上補了一個裂縫，縫線上的一塊磨壞的地方——時時地她將面頰倚在這件無味的衣服上

「每天七點鐘用你們全心靈去愛——」

她的視線停在奇哥的烟斗上；她將烟斗裝滿，熟練地按緊烟草；她美妙地吸一下，看它

完全通不通——

「你就可以在天堂里有你的份！」

「你就可以在天堂里有你的份——」

「天堂！」

——

她微笑。

「天堂！」

她看看四周！

第十三章 還在天堂中

阿麗特並不是惟一的到狄雅娜新居來拜訪她的老朋友。布耳爸爸也上了六層樓梯到七層來。他發見狄雅娜一人正忙着縫補和快樂地唱着歌；會面是親熱的。

說實話，他的敲門使狄雅娜震驚了。每一下的敲門她都以爲是警察。因爲她在焦慮地等待着那個時辰，就是法律實行它威嚇的拜訪，來弄清奇哥是否有個妻子；一等拜訪過後，她的待在這里的理由也就沒有了。

這就是爲什麼狄雅娜如此怕權警官的到來。如果沒有那種時時潛藏在她的幸福的陰影深處的認識，對於天堂不能持久的認識，她會飄揚在永久的幸福之雲上的。

看清她的來客是誰之後，她對老車夫以微笑表達着她的歡迎之意。

「我多麼喜歡見到你！」她喊。

布耳立在門外樓梯頂上的狹窄地板上，一種普遍的歡樂神氣像光線似地圍繞着他；他的白漿帽低低蓋過一目；他的紅上衣只有上端的一個鈕扣是扣好的，下面寬闊地倒▽字形地展開，露出一大片穿着一件不太潔淨的襯衫的前胸。她身上最使人注意的，是一個華麗的新金練，上面鑲着一個炫目的美麗的寶石錶，錶鍊就繞在他的滿足的胸前。

他走進屋中不合禮節地擁抱了狄雅娜。他們多麼會饒舌！她使他坐在最舒適的椅中——這椅子絕不夠現在形勢所需的那樣大——和他閒談着，互相交換着新聞。似乎是奇哥命令車夫整十點的時候到他的頂樓來，如果他準時而到，他就寬免地不砍下他的頭來。狄雅娜走到廚前取出一個玻璃杯和一瓶白蘭地酒。

布爾吮響着嘴唇。真是一種好招待！他讚賞地四面觀察，稱美從天窗望出去的美麗天景色（「天上，真是的！」狄雅娜輕聲自語），稱美奇哥的接受一個妻子作為祈禱的回覆的奇蹟——他還會永不轉而相信好上帝嗎？——稱贊從爐上發出的強烈香味。然後他說出了驚人消息。謝謝博利薩的力量，娜娜被釋出獄了。布耳曾看見她；她帶信給她妹妹說，如果她不立刻回去，娜娜就要來找她。

狄雅娜似是一個麻痺了的人。她本來的蒼白面色變成死灰色的了。布耳一動似乎要去抓住她，以為她要倒下去。

「但是爲什麼你要如此怕她？可憐的孩子，奇哥將保護你的。一個像那樣善良勇敢的人一定能保護他的妻子！」

狄雅娜悲慘地轉向他。「就是這問題，」她呻吟着。「我不是奇哥的妻子。一切都只是假的。」

然後該大張嘴巴的布耳聽取驚人的故事了——怎樣地並沒有婚禮，一切都是安排着欺騙警察的。怎樣地一等警察來過這裏，看清奇哥家中真有一個妻子之後，她就要離開這個頂樓了。

布耳驚詫憤怒得臉紅筋漲起來。他把她的肩頭扳轉過來使她面向着他。「他沒有和你同居了三天嗎？」他像一個担心的父親或至少像一個叔父地問她。

她搖搖頭。「沒有！」

「什麼！」他吼叫。

「他只到這裏來吃飯，」她嚷着，「但是在夜里——我——我是獨自的——」

「獨自！」布耳是駭愕的。

「在夜里他睡在查洛特先生家里，」她接着說。

你沒有理由不相信她。

「我從沒有聽過這樣的事！」布耳表示的沒有說出來的輕視讓不同階級，不同國家或不同種族的人看來是可驚的。「不是你還能從一個無神論者希望什麼！」他的理智同樣令人可驚。「這是由于他沒有得到一份好的基督教教育的結果！我要跟他談談！」如果他是一個暴怒的女兒的暴怒的父親，意欲挑逗無賴漢起來決鬥的話，他也不會再比這更深地被惹怒的。

「唉，不要——不要，請你！」她懇求。「真情是，他並不愛我，」她轉向桌子。

「啊，呸！」他嘲笑。

「是的，」她堅持着。「他說他知道我會是他的累贅——你明白他說他永遠做的是他不願意做的事」。

「那倒是真話，」布耳承認，他沉思地磨擦着他的下巴，「奇哥是那樣的！」

「郭彬先生，」狄雅娜挑起另一根線索，改變了討論的方向，「以為他可以替我在工廠得到他妻子的舊位置。」

現在她立在窗前，她的視線遊過屋頂，望着芬香的窗櫺。當她說到郭彬——想到他，他的妻子，他們溫暖的家庭，將要在他們臂中的小人兒——時，狄雅娜的眼中佈滿了一種思慕渴求的迷霧。這就是一個孩子在假期時望進玩具店櫥窗去的妬忌眼光。結了婚——被愛着——被撫育——有個孩子——啊。

布耳看到了她眼中的水氣，他以他自己的愚笨方式追隨着她的痛苦的思途。他用一隻保護的手臂圍在她肩上，叫她快樂起來；他告訴她，他和她要一起為聖安東尼點一支臘燭，然後一切就都會好了！

正在這時外面樓梯上響起了一聲輕快的口哨聲。狄雅娜知道那是誰——這次沒有錯了！

一盞突然的光采掩沒了她的黯然，她衝到鏡前，拍拍自己的頭髮，弄好綳帶，拉直自己的圍裙，拍着捏着她的面頰使它變成紅色的；她跑到門口，打開鎖，大推開門，對奇哥。

他繼續快樂地吹着口哨進來，一隻臂下挾着一個大的紙盒。他有一種簇新的外表，他穿着一條寬鬆潔淨的新袴，一件乾淨新藍罩衫。一邊耳後插着的白玫瑰對他真是再相稱也沒有了。顯然他是才從理髮店中出來的，他的臉色發紅，還遺留着剛才撲過的白米粉。這很易于使人相信說今早上見到他的無數青年女人都會對自己或對她們的男或女同伴說道：「看哪，一個美好的年青人！」

像奇哥這樣一個特別的青年，是用不着聽人報告他這話的。

他不理會狄雅娜地走進屋里，他的眼睛落到客人身上。「喂，布耳爸爸！」他歡喜地喊，將盒子丟到桌上，抓住布耳的手。

「布耳爸爸——哇！你是一隻牛還是一頭羊要布耳爸爸來指給你看你有一麼好的一棵寶石？」

「嘿——不要說那話！」奇哥說着在剛才他異常熱情抓住的那隻手上打了一下。

「醒來，你白癡！」布耳咆哮着將手捏成拳頭，在奇哥面前晃着。

「讓我去！」奇哥陰沉地說。

「讓你去？」布耳喧嚷着。

「是的，」奇哥說。

布耳極謹慎地坐下，將肥胖的兩膝交叉起來。「很好。但是如果我可以問的話，爲什麼你要我和哀綠綺思十點鐘來？」

爲了遮掩她的窘况，狄雅娜退到爐邊在攪動着洋葱湯。

「我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們兩者，」奇哥自知地說，「但是現在我發現要到十點才需要你們了。」

他機械地解着繫着盒子的細繩，最後打開了它。

「差不多湊得等一點鐘，」布耳說，「什麼——」

「你看，」奇哥插嘴說，「我不知道我必須有一個名字。我在登記局里費了好大力氣才證明給那些笨蛋看我是出生過的。因爲登記簿上沒有我，他們就說沒有像我這樣的一個人；我說一定有，因爲我在這兒——」

「你幹什麼來着？」布耳問。

「幹？在我和他們辦完交涉之前，我叫他們相信我活着的，」奇哥解釋說。「這使他們局里的每個人都參加進來了。直到我被投出了三次，他們才勉強承認我是活着的——爲了

叫我走開他們給了我一張紙說明我是出生了的。」

他從袋里取出一張紙，輕視地彈彈它。他疎忽地將報告丟下說：「在十一點鐘，我們要去結婚。」

布耳急速從椅中躍起。狄雅娜手中持着滴湯的湯匙，從爐邊飛到奇哥身邊來。

「結婚！」她說。聲音是低沉而蜜一般地甜的。

奇哥不向她這方看一眼，只繼續對布耳說道：「所以你要及時趕回來。十一點鐘的時候讓我們到那里，那就是說，你認為哀綠綺思禁受得住這種興奮嗎？」

布耳不回答他，但轉向狄雅娜。

「精彩呀！」他歡喜說。「我的小鸡，我跟你說什麼來着？現在好念頭來了。他不是像他外表那樣的一個笨蛋！」他看奇哥，他們相遇的目光中有着那種當一個女人被誘獲時，一切男人眼中都有的深深的互相的了解。「當然，哀綠綺思和我將載你們往快樂之地。當做對新郎的一件婚禮，請你接受這個真金的鍊和鍊鍊！」

肥胖的金鍊，沉重的金鍊，和閃亮的垂飾全都被謹慎地從後面衣袋里取了出來，布耳用一種偉大的手勢將它們放到奇哥的手中。

「可是，布耳，」奇哥恭敬地抗議說，「我不能想像接受這樣貴重的一件禮品！」

「留着它！留着它！這不值我什麼，」布耳嘻嘻地說。他帶着一個閃光的眼睛和一副被抑止住的笑容轉向狄雅娜補足說，「至于送夫人的禮物——我想我是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放下我的手指在某些非常——非常好的東西上的——」他的壓縮着的右手拇指和食指做出了一個敏捷向外提的舉動，這表示很有希望的樣子。他打開門，正要走出去。

「布耳，待着和我們喝酒吧，」奇哥邀請他。

「不——不！」布耳現在立在開着的門口。「我得刮刮臉，換一件乾淨襯衫，向聖安東尼點根蠟燭求奇哥先生和夫人的健康，幸福和一家人！」

他一手揮動着，一手隨身關好了門。

「再見，布耳朋友！」奇哥在他身後叫道，「一個好朋友，嗯？」當他的笑聲停止，靜寂籠罩一切之後，他對狄雅娜加上說。寂靜繼續着，他轉向狄雅娜俯首立着的地方。

只剩下他們兩人。她的困苦也傳給他了。

第十四章 結婚禮服

現在她明白他的意志之後，更覺得難爲情了。他搜尋着話語以打破這令他精神不安的全屋的寂靜。

「你什麼也沒有說。」最後他說出話來了。

仍未講話的她走到他身邊，立着仰望着他。忍受不住她目中的無言祈求，他慢慢退向桌旁。突然的靈感使他掀開了盒蓋；拿開一層雪白的襯紙，他輕輕地擦着自己的雙手，表示不安與喜悅。

「看！你的結婚衣服！」

似欲使這禮物更加一分美麗，他從耳後取下玫瑰來。「喏！」他說着將花擲在擺在盒中的雪白細紗上。

狄雅娜的雙膝屈下去了——她倒下來，跪在他的足前：

「不要——不要，」他說着趕快阻止她，「你絕不能這樣做！」

「你給我一切——我空無一物給你——空無一物！」她卑屈地悲傷着。

「不要那樣說，」他喃喃道；她的卑屈令他不適。

「你真想和我結婚麼？」問題是困難的。

奇哥聳聳肩，「是——的，」他絕非大方地回答。

「爲什麼？」

「我不知道，」他承認。

「你不必要如此，」她的聲音異常之低，但充滿了感情。

奇哥坐在桌角上搖曳着一隻吊空的腿。「我知道這個，」他安靜地同意。

「你是這樣奇怪——不像任何人——」她奇怪。

「那倒是真的，」他顯明滿意地說。「沒有一個人像我。我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他自己笑起來了。」

「啊，對了，」她急忙證實着，「但是我不懂，你說你要娶我——但是你——不——」

她的話消失在唇際。

「怎樣？」他問。

「你不說點什麼嗎？」她柔和地祈求。

「說點什麼？什麼？」他問着立起。

「只要一個字——」（她發現那是多麼不易說出的——）「一個字——關於——愛——告——」

「訴我你不是僅僅爲了憐憫才和我結婚的！」

他緘口——就是這話！同樣的老故事——這種一個人不願做的事——還沒有——

「你的意思是要我向你求愛嗎？」

她向下望，一種微微的光亮升上她的前額。他靦腆地笑着這景象。她令他此時想到一朵野玫瑰，平時她像一朵茶花——不，像一朵梔子——因爲他承認她是非常甜蜜的。他摩着自己的髮髻的後頭，盡力使自己能以將這些念頭幽默地變爲一場有趣的談話。但他只使自己看來更爲愚笨。

「說那話我會覺得自己像個白癡！」他性急地說着從她走開，走到室內另一端的櫥前。他轉過來，看見她的羞紅色變成了一種狼狽的痛苦深紅，只勉強補充道：「我只幹這一次——不再幹了！到這里來！」他獨斷地招喚她。

她走過室內走向他。

「你——你——你是——」他遲疑着。怎樣說呢？如果他告訴她他此刻所想着的，那簡直聽來像是詩了——荒謬！

他突然難爲情地大笑起來，接着又清醒了，因爲她轉向他的目光是異常嚴肅的，實際是悲苦的。他繼續——「我——你——你和我在我們遇見之前是不存在的，現在我們有了共同

的命運。」

這偏——到此最好——不要太令人隱心地情感化。

「我們是嗎？」她問，悲苦換成了懷疑，但仍存在着嚴肅。

他停止。「是的，」最後他說；然後溫和地，「你看，這不過是算術而已。」

「算術？」她返擊。

「當然。你看，你和我是一個——所以一個加一個等於一個，你懂嗎？」

「不——不！」狄雅娜吶吶然，迷惘着，然後她退到桌邊沈落在椅子上；眼淚使她窒阻——事實上她並不清楚地知道，但是他所命意的親切，這是她不敢令自己相信的，現在起伏地激動了她的全身。他的聲音與目光的可愛的溫和是無可疑的，她的手伸上自己的眼睛制止住其中滿溢的快樂淚珠。

「我的天主！」他譏諷不樂地喊道。「你請我向你求愛——現在看看你！」她發出一種介乎笑與抽泣之間的聲音，趕快擦乾眼淚。

「得，然後這樣，」他開始說。他將一指放在自己心上——然後在她心上——同時和着他的話語——「哥哥——狄雅娜——」他再看看四周，對小屋大張開兩手，加上說，「天上！」

聽見這話，這話的回聲在她心的深處反響着，狄雅娜的頭眩暈起來了。她閉上眼睛，緊

依在語音上，憎恨聽它消逝下去。

「再說說它，」她喃喃道。

喜歡着自己的發現（這是一個很美的思想，全是他想出的！）他聽順地復述着：

「奇哥——狄雅娜——天上！」

一陣沉默，——這之間她幾不敢呼吸，她多麼懼怕永久破碎這形象——然後「再說一遍！——她自幸福之浴的深處請求着。

突然她被粗魯地投擲出來。

「嘿，去那一套的吧！」奇哥喊。

有着沉溺在狂喜之中的面容與圓着的脖子的美女神，是可以使他繼續說着一些事情——一些他未經思索過的事物的。（輕輕地，輕輕地，年青的小姐，」他想。「走得慢的人，走得安全——同時也遠。」）

他從自希耳走後就擺在桌上的酒瓶中，為自己傾倒出一滿杯白蘭地酒。

手放在心上，狄雅娜更似對自己地說道：

「是的，這是事實——這是天上——如果天上有一個好天主——你就是他！」

他注視着杯底深處。「也許你是對的，」他說着一飲而盡。他喜悅地微笑，「我知道我

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將杯重重擺回在桌上。

「啊，是的，」她贊同說，她的眼睛被狂熱照亮了。

「你也注意到那個了，注意到沒有？」他溫和地問。

「哦，注意過！」

「我感覺到的東西都是精彩的，」他應答着。「我想過的念頭！——我——我——」
有時我能伸出手去碰到一個星星！而且——」奇哥忽然從他最高的高處跌落下來；他的鼻子
發銳起來——它嗅着；「那是什麼氣味？」他問着走向火爐，從鍋上舉起鍋蓋，「洋葱湯！
」他驚奇；然後懷疑地和她清算一下，他將從牆上摘下的木匙指着她。「再來點你的拿手菜
！你是想用這種法子蠱惑我，是不是？聽着——如果你以為必須利用奇哥的胃口才能達到他的
心，我能告訴你——」他俯向鍋，再貪食地嗅嗅。「現在先讓我們吃點——」他不對題地結
束了他的話。

她趕快拿來一個碗，裝滿，將碗放在桌上，將椅子舒適地擺在桌前。

「好，」他津津有味地喝着湯說，「既是我從此以後將和你共同度過餘生，知道你是
一個好廚子，我倒十分快慰哩。」

他一邊有味地呷着一邊說着話。「年青夫人，還有一件事，」等喝完最後一口，好好睡

過嘴后，他放下湯碗說：「你嫁的不是個窮人，看出來沒有？先支的三個月薪水。」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鈔票和錢幣，放在她面前的桌上。「婚禮過後，今天下午我們將遠足一次，在森林里，那將成爲歷史上的記載！我請了全水龍部的人和全部通陰術的人！」

奇哥生命史上一個驕傲的日子！

微笑着，她從椅背上取下他的短外衣，那是布耳來時她掛在那里的，現在她接着繼續起來。

「奇哥夫人！」她快樂地沉思着。「我終於成爲有點來頭的了！」

「做我的妻子當然是有點來頭的！」他同意地說。

狄雅娜不說什麼看看一切東西。

她縫紉好了最後一顆鬆垂的紐扣。「喏，收拾好了你的短外衣。」她說着將衣服舉起給他看。

他從她接過衣服來，他們的手相碰觸了片刻，她的手是柔軟的。他好奇地檢視着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表示出一種歡喜的驚異：「呀，你全補好了！」他看着她，一陣通過他的全身。

她無言地接過他的衣服，將它的兩肩妥貼地搭到椅背兩端上。她的頭歪向一邊，她圓熟

地略略翻好衣領，依依不離手地將衣領拍平，她帶着一邊嘴脣的淺淺笑窩不時地看看他，他的眼睛沒有離開過她。爐上的湯的滾沸聲使她覺察到了。她跑去將湯放到一個涼爽的角度里。他固定不移地觀察着她。一邊拿起煙斗要裝滿它——呀，已經裝好了——通氣的——剛好！他點燃煙斗，安閒地旁觀着姑娘。

「我是滿足的了，」他嘆息，有種深深自得的感覺。

「是嗎？」她的聲音是顫抖的。

奇哥點點頭；他微笑；又點點頭，然後簡直笑起來了。

「誰會想到，」他欣喜地喊，「三天之前，當我在陰溝里的時候，會想到我有了水龍，一個黃髮的妻子，還有足夠的錢可以付起我婚禮的賓客的車錢呢？布耳說那是因為我向天主點了那三支燭的關係！似乎十五佛郎的臘燭——」他的嘲弄咯咯笑聲打斷了他的話。

「一定是某種好天主將你帶給我的，」她暗示。

「噢！」他嚷，「不要用這種大念頭來麻煩你的頭腦。讓我來想那些大念頭吧！」

「我要的！」她順從地回答。她從大櫃抽斗中取出他的短襪，開始縫補着那些似乎已無多大希望使她滿意的織子。她和他對面坐在桌邊，造成了一幅每個忠實男子樂于在他的四壁之內見到的家庭之樂園。

走！啊，那是不容易的。」他加上說，再張開眼睛立起，在室內走着。「你會受到阻礙和打擊，但是緊吊着『勇氣』，慢慢地你就會使你自己驚奇了。你將成爲那個字——你將是有勇氣的了！那就是爲什麼我是一個非常人物，而且吃驚着我現在的成就——因爲我知道我能成爲現在的這個我。那也就是爲什麼我是一個無神論者的緣故。所以我知道沒有好天主。」

說着最後的一句話他回到桌旁，再望下到椅中。他緊靠在搭着他的短外衣的椅背上。他突然閃開痛苦地跳起大喊一聲。

「見什麼鬼——」他喊。外衣口袋里的什麼東西刺了他。他拿起外衣，從外衣口袋里倒出了裝着兩個聖牌的盒子。

「萬蛇之蛇！」這喊聲不由得溜出了他的唇際。

「什麼事情？」狄雅娜屏息地問。

他皺着眉打開盒蓋。「神父的聖牌——這是奇怪的！」他說。

「那是什麼意思？」她問。

「沒有什麼，」他挺方肩頭回答。「總是這些巧合使我吃驚。但是我不會上當的！」他將盒子與聖牌放到桌上。「我是我自己——奇哥——我獨自前進！」他果敢地宣布着他相信的東西。

郭彬出現在屋頂上，他的黑影遮在窗上。他進來，雖然笑着，但是困難地，他的臉色蒼白。

「啊，奇哥同志，早安，」他對熱心招呼着他的奇哥說。「夫人，湯準備好了麼？」他問。

狄雅娜焦急地喊了一聲奔到爐旁。

「原諒我，郭彬先生，我全鬧忘了，」她懺悔地說。她把湯倒進一個碗里將碗遞給郭彬。他不接受。

「夫人不帶過去給她嗎？我的妻子將非常喜歡見到你的，」他提議。

「好的——就是這會！」她快樂地喊着走過到桌旁來，「看！」她指着打開的紙盒，那里面看得見的是一堆白色的花邊和細紗。「看看奇哥給我帶來的是什麼！」

「美呀！」郭彬喊着，他所表現的興趣似乎是在哄着一個小女孩。

「我要把它拿去給郭彬夫人看——我要為她穿上——我要不要？這會使她高興嗎？」

「好的！」郭彬說，「那樣會使她歡喜，是不？」

她熱心地點點頭，一面一手拿着湯碗，一面將衣服盒子舉在她另一手臂下。奇哥在她之前走到窗口。她踏上木屐，走上窗台的時候，他為她將窗口打開。

「我替你帶東西帶過房頂去吧，」他說。

「不——不——不要麻煩。我可以帶的，」他告訴他。

「但是這樣很不平安，」他提說。

狄雅娜安閒地答道，「我將永遠不再害怕了！」

「那是種意念，那個！」他幫助她將碗拿好贊許地說。她正要跨上低窗台，再實它，也

「你知道一件事嗎？」他的話里沾著一點激情。

「什麼？」她問。

「你是——你是——你給我縫的外衣縫得精彩極了。那——比新的還好得多。」

「是嗎？」她低語，她的低語是一個吻。

「還有——你的烹調手腕——嘖——嘖！」他的眼睛和鼻子俯向她手中的碗。「你知道，我不知道一個人沒有一個妻子是不完全的——我的妻子！」語聲飄浮在一種深深顫動的音

階中，他拖長着語音。

她倚靠在窗框上；一個人可以死于幸福嗎？她懷疑——

「再說一遍，」她夢幻地說。

「我的妻子！」他重說，更柔和更深沉地。

一個微笑展佈在她面上，那不是動人的，便是愚癡的——但是一朵鮮花將它微笑的面龐轉向給與生命的日光還能似乎是愚癡的嗎？

「再說一遍！」

「我的——」他幾乎再說了！但他及時驚醒過來。「得！去那一套的吧！」他喊着，「你走你的吧！去做你的事去！噓！」

他把笑着的她推上小棚。她轉向他告別的惡作劇的眼光現在是歡樂的。他守着她走出視線以外；然後帶着一種光輝的面色轉向室內，擦根火柴重點燃熄滅了的烟斗。

狄雅娜小心得貓兒似地走過郭彬夫人的花箱，走進有着婚後幸福的小閣樓中。她不再忘如那安全的妻子了；眞是的，爲什麼她該忌妬那一個人？天堂沒有打開，向她保證以全部的幸福嗎？」

「小狄雅娜，你滿面光采；有什麼事嗎？」郭彬夫人問。

狄雅娜指着自己臂下的盒子作爲回答。然後仍是靜靜地，她伸手進去——拖出莊嚴地擺在盒中的白色泡沫般的東西。

「呀——啊。」郭彬夫人抽了一口氣。「一件結婚禮服！」

然後兩個女性的頭聚攏來，兩個女性的舌頭開始喋喋不休地談着，湯變得和石頭一般地冷了。

當狄雅娜穿上美麗的服裝，驕傲着它的白雪般的紗裙和絲結的時候，那兩個男子正在另一閣樓里嚴肅地談着。

立在窗前注視着街心的郭彬，喚奇果來看看下面的人羣。人羣一刻刻地增大起來：男人女人聚集着，興奮的喊聲攪雜着壓低的但是膨脹着的吼聲。遠遠的吼聲直升高到這兩個在狄雅娜的七重天上立着，守望着，傾聽着的地方。然後，他們轉過面來互相望着，每個都在沉默地問着另一個那可怕的問題，每個，輪流地，沉默地回答着。

這一定就是戰爭的意思了。

從郭彬看來，戰爭來到一個忠實，辛勤工作的市民頭上，他是有着一個他愛着的妻子，和一個正在生存的門檻上的孩子的。從奇哥看來，戰爭剛好在他結婚的時候到來了，他的這個妻子他才發現她是他全身心的陽光。——戰爭——窮的，富的，勇敢的，怯懦的，少數希冀它的，多數聽到它的名字就感到恐懼的人們都遇到它了。

它將破壞了一切！這時就像是一個被寵壞的孩子般地怒視着它的奇哥想。當他望進廣場的時候，他的眼睛憤怒地燃燒着。小小的人形螞蟻似地四處急趕着，聚成興奮的一團，散開

去又形成新的一組；他的視線失去焦點——他看見了狄雅娜——這間小屋——這應該是未來許多年中，他們的天堂的——一切快樂時日的新鮮的夢——散失了——被破壞了——被毀滅了——他的心里是熱烈的反抗。

郭彬告訴他他現在必不能想到自己的話是很好的——他必須將國家放在一切之上。奇哥不喜歡槍彈，血和痛苦。這時恐怖的事實——他害怕的事實——一陣冰潮似地襲過他的全身——

這個郭彬在說什麼？說他們的聯隊是在第一線上的？隊長曾經告訴郭彬說他郭彬將是一個軍官？如果召集令下，他們二十一師團的將在一小時之內動員在諾德車站集合？對了，現在他想起了，奇哥知道自己已得過通知，但是他無心地把它塞進袋裏去了。他不能把握這件事情。他要想的自己的事情還太多。他害怕，是的，他，奇哥確是在害怕的！他也在想，在想狄雅娜。他怎麼能離開她——幾乎已是他妻子的她呢？

突然他看看郭彬，這個年紀較長的人的嚴厲，良的臉上有着一種憂苦的溫柔。奇哥明白他不只想到了一個，而是想到了兩個。

他難為情起來。他請求郭彬的原諒。兩個男子的手緊握住了。

從郭彬身體轉開，奇哥走到窗前，又立定在那裏，用眼睛搜尋着下面廣場中人們的舉動。

的暗示。

郭彬讓自己走出小屋，他的心因憊而是沉重的。他在樓梯過道上停住等了二下，因為樓梯很狹窄，正有一位夫人走上來。她走到樓梯頂上，用微弱的聲音招呼他。樓梯很長，她已爬了許多層——她喘息得很厲害。

郭彬對她的問話回答說，奇哥正在他的閣樓中，他把他適才離去的房間指給她看。門還是半開的。現在正進去的那位夫人是范倫婷嬌。

第十五章 消息

「呀，我親愛的！但是你是可愛的！衣服合身——合身得似乎是專為你作的一樣。這件衣服——像一個蛋白！」

母性的郭彬夫人狂喜地握住她的雙手。女人還會有不對結婚的事情發生興趣的麼？

狄雅娜像一個穿着細白洋紗的大白蝴蝶般地在她面前飛翔着，遊移着。實際而不詩意的郭彬夫人將她比做一個蛋白；但是不論是蝴蝶還是蛋白，至少她是個從未見過的十分柔軟十分飄然的一個小生物。確是真的，奇哥用他的男性的粗率揣測的尺寸，如此驕傲地帶回的長衣，是完美地合于她身的。還有拖鞋，他自己戴過的白玫瑰也在這里。

狄雅娜像一個從白雲中照射着的太陽般地笑着。她在鏡前修飾着自己像是一個快樂的鳥兒。

「在十一點鐘！想想看——這麼快——十一點！我們要結婚了！這個夢實現了！」她嚷着。

母性的郭彬夫人欣喜地微笑着。「你將是怎樣的一個新娘！我多麼希望我能見到你的婚

這小狄雅娜情賊地擁抱她一下。中親愛的郭彬夫人！但是你也將有一場大快樂，或是和我的
「般大哩！」

「也許更要太些——誰知道？」另一個狂喜地喃喃說着。

「狄雅娜！到這里來！」

「噯！你這頂頂來到郭彬夫人的新屋。」一聽到這聲音，狄雅娜的臉紅到太陽穴上了。

前幾個月是奇哥！他要我——她的神氣似乎是個已經做了妻子的。任何人需要她都可憐的

小狄雅娜衷心胸際——何處更是奇哥！

人是——忽！奇哥！——她從窗口叫着，「來——了！」

她轉向她的朋友

「要不然我還要再來，看爾們的母親是否都安適。不要害怕，我親愛的郭彬夫人，醫生就

憐來了，你必須把我當做你的小妹妹，需要什麼就叫我。現在我必須跑回家去了——奇哥要

我——

奇哥但這她仍然遲遲不肯去，拍髮她使她動開衣更舒服些，放一杯水在她旁邊，塞好被蓋

撫平床單。她留連在夫夫的四周牆是幾個妹妹。

判斷最後這些事做完之後，她轉向鏡子，她走過擦碰着小花園中的馬鞍草和玫瑰洋葵的

時候，花兒們突然發出一陣幽香——然後過去了。

「奇哥！」她一邊走著一邊喊，又是，「奇哥！」她喊著走近來。她將這名字分成兩個音節，再加上一個低著的尾音。這像是一個鳥兒在叫，也像是一隻小歌曲的複句。等待著她的男子在門旁注意地傾聽著，他在室內陰暗的地方，急切地向日光湧射著的窗口望著。

突然她在這裏——像個鴿子似地登著——在窗台上。

但是那個男子不是奇哥。他確曾喚過狄雅娜，但是接著立刻就離開了室內。等待她的
人是博利薩。

博利薩猛地屏住了氣息。一種強烈的快樂的痛苦直刺到他的指尖，他的心，有它中年人的經驗的，現在似乎有停止跳動的危險了，一下重擊之後，它又以致命的速率急跳起來。

當他在另一時常記起奧可追憶的場中看見她的時候，他曾想到過什麼事？她將是美麗的；他想到，如果她與世與自己和平相處，那麼她也就不會像是一副悲劇的面具，而是一個被日光照耀著的站著的天使了。她現在就是——頂樓窗框圍着她——深深燃燒的藍天，造成她立在那兒的一個透明珠瑯的背景，一切是白色，金色與溫暖的，——她的全身似真地被日光照射透了。她的細腰與肩頭在波動于她四周的泡沫白紗中精美地顯露出來。

奇哥的白玫瑰是用一條寬銀緞帶繫在一邊耳上的；她的兩足也穿在銀鞋之中。被天空的光亮與其內心愛的光亮照灑着的她，似乎是無限地美，變形，與驕傲的。

博利薩不動立着，狄雅娜也如此地待了片時，彼此無言地對望。她打破了沉默。

「啊，」她有點受驚地說，當她走下到木盒上的時候，光亮似乎從她消失了。「你呀！」她加上說，又立定。

「是的，」現在他走向前來，急迫地微笑着。「你的老朋友，警察！」

她走到地板上來沒有回答他的微笑。「可是你在這裡做什麼？奇哥在那兒？」她是易子驚駭的。

「在樓下，」他回答。「他很大方地讓我們單獨在一起片刻。」

「讓我們一起？」她的眉縐起了。「有什麼成問題的嗎？」她疑懼地問。

「我在這裡，」他解釋說，「是爲了你婦母的迫切懇求。她剛還在這裡，我跟着她，看能幫她點什麼忙。她和奇哥走開去使我和你略談一下。」

「范倫婷孀到此地來過？」

「是的，她要你回到他們身邊去，」他請求她。

「但是現在太遲了！」她喊。

「絕不會太遲的，」他沒有了解地安慰她。

「是遲了，」她堅持說，「我要結婚了。」一見他手熱與眼光中的驚詫的反對，她趕快

接着說道：「請你，我不需要談什麼！奇哥在那里？」她問着又走向門口。

他趕快阻住去路。「狄雅娜，你要聽我說，」他以一種顫抖的聲音說。

「但是我沒有時間，」她回嘴，不耐地想走到門邊去。

「奇哥是一個好人，」他爲了和解爲了就延承認着。

「是的，他是，」她簡單地同意。

「但是究竟，他是一個通陰溝的人，」他反對地說。

「他是一個洗街人，」她矯正他。

「很好，那麼，洗街人，」他同意。

「你是到這里來阻止我們結婚的嗎？」她文雅地問。

「你的嬸母和我要你知道你現在幹的是什麼，」他祈求說。「這只是爲了對你自己的公

「爲什麼奇哥不在這里？」她不理會他的話又說。

「他不想阻礙你的前途。」

「阻礙我的前途！」她獲逃着。

「他比你明白你們的婚姻對你是什麼意思，好天，孩子，」他激動地喊着，「你沒有看出來，你將被從這個通陰溝人與洗街人的糟粕中抬舉出來到一個清潔的環境中去麼？」

「除了哥哥之外我什麼都不想，」她將他的考慮推開去——推開到——遠遠的——不要緊和被忘記的地方中去。

再一次地她嘗試着走到門口。這次他沒有插身在她與她的目的地之間。他轉開去留給她走過的地方。

「我希望我能說哥哥對你也一樣的想法。」他放出他的冷箭，同時注意着她的臉。

她跳向他去。「為什麼？他說了什麼？」她立刻地問。

「那是他的行為！」他宏闊地回答。

「行為？」她問，「請你說明你是什麼意思。」

「我可憐的姑娘，冒昧地說來，他同意接受錢了。」

她片刻沒有講話，只茫然地看着他。「接受錢！」她沉悶的聲音反響着。

「是的。接受錢而中止這事。」

「怎麼，那不是真的！」這種喊聲中自衛的成分似乎多于相信的成分。你必得相信——

你必得相信——否則世界將崩落在你心上壓碎它的。「那不是真的，」她又說。

「問他。他將告訴你的，」他冷冷地說。她跑到門口打開門，倚在欄干上，從長長的蜿蜒的樓梯望下喊着。

「奇哥！」她的聲音空洞地在暗中迴蕩着。她立着等待，一個屈服于侵蝕着她的堅強信心的暗地懷疑的可憐虫。

「我的孩子，」博利薩在她耳旁低語着，「在開始的時候發現真情也是很好的——」

「奇哥」他不聽也不理他地喚着。

「狄雅娜，」他祈求着靠攏來，「試着爲你的嬉母——爲我——設身處地想一想。我的孩子！我親愛的！」

「奇哥！」絕望襲上她了。他在那里？爲什麼他不來？將怎樣辦？他們可以不經她同意地將她帶走嗎？要違反她的意志強迫她走嗎？

「你自己沒有看出來，」他迅速地說，他氣息拂在她面頰上了，「我們不過是想把你從述說不出的困苦中救出來的嗎？」

「奇哥！」她瘋狂地呼着。（幫忙吧！好天主，送他來！）

在這遠的下面，她聽見了奇哥的回答聲音。「做什麼？」他問。

「趕快到這兒來！」她幾乎是在叫了。「啊！」她放心地啊了一聲。「他要來了！」她轉回到室內，她的心在跳。

博利薩跟着她。「他不愛你，」他急忙插嘴說。

「我不相信那話！」她又固執于她的信心了。

「你怎麼能禁止住他呢？他沒有用他的行爲來證明嗎？」他拉住她的雙手。「你是那類必須被愛陶治着的女孩子，」他緊接着說，他的話來得更快，更急迫也更緊張了。「嗯，我們將給你以全世界的愛——像你從未夢想過那樣被愛地愛你——他的聲音中斷着——一點都沒有想到過我所要告訴你的是什麼嗎？」他飢餓地搜尋着她的臉。「我怎樣能移天轉日地保護你——」

聚精會神在自己的思索中的她並沒有聽見他，她甚至沒有看到他因激情而蒼白了的臉。不斷地屏息地自語着，「奇哥不能那樣做，」他不能那樣做——他不能那樣做！——她的後述伴隨着奇哥的脚步，這時可以聽見他的脚步声正走上這長長的樓梯。

「他來了，」當奇哥走近門邊的時候，博利薩說。「問他。」

第十六章 一萬佛耶

在把兩姊妹帶回給她們現在富足了的家裏去的這件浪漫工作上，一開始博利薩就極感到興趣，尤其是當他和狄雅娜初次會面之後。在一個玷污的玻璃窗內的天使的面貌一直逗留在他的記憶中，他越回想越感到它的光。他的精力已將他的效率刺激到極點，正精采的博利薩的極度努力是絕少落空的。

是的，佛耳密爾先生在機洞的不幸會面之後，就拋棄了他的姪女們。但是博利薩却不願使自己受到挫折。

他的最先舉動是將娜娜從拉薩爾監獄中弄出來。他的第二個舉動便是和佛耳密爾夫人取得聯絡。

她是極度歡迎他的助力的。是的，在她服從的婚後生活中，她從未背反過喬治，佛耳密爾的意志過。但是現在她却決心反對他了。藉着聰明（她是如此以爲的）而萬能的上校的幫助，她要找到狄雅娜，將她從那種拖她下水的環境中帶開去。

「夫人，自你見過那姑娘以後，她的地位已經改變了，她現在是住在一個通陰溝人的頂閣中的。」博利薩對她說。

佛耳密爾夫人恐怖地舉起了雙手。不幸之中的大不幸！必須拯救那個孩子。嚇壞的佛耳密爾夫人看見了她的身體被帶到陰溝中去的情形。

● 博利薩未曾片刻疎忽了這樁案子；他僱用他能幹的秘書保羅·雷剛去看守樓洞，將每件消息的瑣瑣細細都報告給他。他安排好范倫婷嬌都要到閣樓里去拜訪。他確信，在他們之間，這事情可以迅速而妥貼地解決。他提說，如果清陰溝人反對，就可以和他提到一件一萬佛郎的小事。范倫婷嬌贊同地點點頭。

於是，在狄雅娜試穿她的婚服，布耳準備在十一點鐘來載着快樂的新郎和新娘去成禮的時候，他們出現了，范倫婷嬌從停在那個通往七重天的門口的一輛汽車中下來。博利薩由於戰爭預測的壓力沒能趕得上和她一起，但是她決心獨自走上樓去和掏溝人講清這事件。現在她反叛了，在如許的溫順年代之後，范倫婷嬌確實成爲了一個非常勇敢的人兒。

就這樣地，當郭彬剛剛離去，只剩奇哥獨自在室內的時候，她將事態的全部真情告訴了他；她是來求取她的姪女的——來帶她到一個豪華的家庭中去，在那裏她將被愛環繞着，將得到一種她本身應有同時是她昔時有過的舒適與善良的環境與修養。她並會附帶地操辦博利薩建議的以一萬佛郎補償他的事情。范倫婷嬌是做正事而且要做得豪爽的。

提到佛郎的事奇哥是差不多未曾聽到的。噤口無言的他只朦朧地意識到一件事，那就是

狄雅娜被從他的身邊帶走了——這個女人是來把生活着讓他去愛的一個人兒帶走的。

他掙扎了片刻。他辯論說狄雅娜愛他，而且她會不願離開他。但是，佛耳密爾夫人藉着女性的柔弱祈求着，她求說，如果這時狄雅娜要依附在他身上，她最後也要感謝他讓她走的。像她的這種愛，這種對一個遠比她低下的男子的愛，是將不可避免地消失的。她這年青——她不久會忘却的。

這便奇哥從他沉悶的思索中醒悟過來了。爲他自己——絕不！他絕不會放棄她！但如果關係到狄雅娜的幸福——他有什麼權力阻礙她的前途呢？

「那麼，很好，」他說了。「我想必得如此了。」

博利薩到來了，聽見佛耳密爾夫人說這年青的奇哥已同意一切——他要完全放棄自己的要求，讓狄雅娜走——使他高興起來。他們兩人之中沒有一個猜想到了當奇哥走開讓他們稱心地幹的時候，奇哥的靈魂中是有着什麼樣的痛苦在絞扼着的。死還比這容易些哩！

博利薩在室內輕快地走着。沾沾自喜自己任務的成功。謝謝好運，如此輕易地便成功了！一切已準備完成只等快樂的大團圓了。他的袋里是裝一萬佛郎的支票，汽車在下面等待着，他們立刻便要將狄雅娜帶走了。她在那里？他環顧着小屋內的一切物件，如此貧困，如此卑賤，他的眼睛掠過奇哥就似掠過一件無生氣的東西一般。

奇哥，他的眼睛盯在博利薩身上，敵視着他。

他探身出窗外。「狄雅娜！」停了一歇——「狄雅——娜！」他重覆着——一切痛苦將這名字分成了兩個低聲的音節。然後較大聲較堅定地——「狄雅娜！到這兒來！」

在遠處，微弱地，全體都聽見了她的喊聲：「悠——忽！」她回叫着，「奇哥！來了！」

他面對他們，眼中含着痛苦；努力保持着平靜，他走向門口。他們必須告訴狄雅娜他們的安排——這是他最不希望。他們已奪去了他視為親愛的一切：現在讓他們沒有他在眼前地執行他們的殘酷手段吧。

於是他走了，在他自己住房的外面等待着，讓那兩人去告訴狄雅娜，說她將進入一種新的生活——她不過是今天才剛剛進入一種所謂的生活之中去的。

「如果他只是一個掏溝人的話，那倒是使人為他惋惜的！」范倫婷嬉對博利薩說。

一聽到這話上校吃驚了。這位好好夫人有軟弱下去的危險嗎？他要獨自會見狄雅娜。

現在她恭敬但嚴厲地發命令了。他引范倫婷嬉到門口。如果會發生傷感，遲疑，不決斷或疑問的一幕的話，好夫人還是必須暫時待在別處的好。

他答應說他會立刻帶狄雅娜來，他的一切粗率的保證就是眾人皆知的人與鼠所提出執行

的計劃，而這計劃只有上帝才有權處理。

他看着范倫蒂諾總總走過樓板，走下樓梯之後，他放心了，他迅速地輕輕地將門關好。他的手還在門柄上，狄雅娜到來了。

果然，人與鼠！

與狄雅娜的短時會面使博利薩喘息。他從未片刻地懷疑他的把握形勢的能力過——更何況是和一個玷污的玻璃窗里的天使的爭論！如此溫順的一個天使！他把她想成一個最可憐的生物。但現在，她強烈地否認他敘述的真實性，呼喚奇哥來保衛她，像一個小野人爲保守她認爲是自己的權利而戰鬥一樣地掙扎着。

博利薩咳嗽，撫摸自己的唇髭，真是窮了。但是佛耳密爾夫人說過奇哥掏清人是同意一切的。讓狄雅娜自己來看吧！

奇哥走進來，她跑到他身邊，喊着問他知道不知道博利薩告訴她的這件事是真的？她沒有覺察到自已外貌的改變。不久之前她離開他的頂樓時還是穿着她的舊黑衣的，在他離去之間，她竟變成一個白天使地飛回到頂樓中來了。

他停在門檻邊，以新的眼光注視着她，似乎他以前從未見過她一樣。這個光亮的生物！

這個穿着白色與銀色的誘人的精靈，似乎以她美麗的芬香充滿了整個地方的精靈——就是三天之前，他發現她手中握着他的刀子，厭惡了生存正要自殺，的那個醜東西嗎？

終於他講話了。他悲慘地告訴她，他不知道她是屬於這種高尚人的。他從前不了解。但是現在他了解了。

她痛苦地注視着他。那麼那全是真的了——他將她捨棄給他門，她要離開她的天堂了！

在他看來，她有了多麼大的改變！現在她穿着婚紗是那樣地漂亮，他在自己的估計中似乎多麼地渺小，他的生活——他貢獻給她的，究竟算得什麼？哼，現在連那水龍也似乎比不上一根麵條了！他曾以為他可以持有個光與溫暖的雲時的幻象——他曾將自己當做一個國王，要和她分享一個王國。現在她將永久地消失，只剩下他獨自一個了。他一定不能伸出手去再捉她回來。

但那是什麼？狄雅娜在說話——狄雅娜對他喊着——她忍受不了——她不能離開他——

沒有人可以從他身邊拖開她去——只要他讓她待下去的話——永遠在他身邊——

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還在掙扎——他還在爲了狄雅娜的幸福，因爲人家這樣告訴他的，違心地掙扎着。他不願立在她和一種豪華的生活之間，他告訴她——但是她說什麼關於

于錢——什麼錢的事情？

她談的是一萬佛郎的事情，她說如果他拿了以她交換得的一萬佛郎，她要他還回錢去送下她來！

說真話，佛耳密爾夫人會要送他這錢，但他差不多沒有聽見她，因為一想到捨去狄雅娜，他都呆了。他沒有注意到她的錢，所以他也就沒有感到這是一種侮辱。現在博利薩走上前來，悄悄從袋里取出一張支票，伸出去——

奇哥吼出了他所知道的字眼中最強烈的話來。他任何時也從沒有想到過要錢。他所做的事，只是爲了狄雅娜的幸福才做的。拿錢——爲她——呸！他從不可衡量的高處俯視着博利薩。

博利薩的手激怒地一下子握緊了支票。

但是狄雅娜衝到奇哥身邊，依附着他。她早就知道——那不是真的，他沒有拿她換錢。啊，他實在是想保有她，和她想待在這里是一樣的！現在他們將永不分離了！

一邊有點爲難地喃喃說着：說他從佛耳密爾夫人處知道奇哥接受了他們的條件，一切都已安排好的話，博利薩一邊用一隻手仔細地將支票袋好；同時他的另一隻手防禦地握成了拳頭。因爲在形勢弄清之後，奇哥的眼睛已經閃爍起來了，從溝里來的年青巨人不是輕興的敵人哩。奇哥一面從狄雅娜的手臂中解脫出來，一邊問着博利薩，問他是否真地告訴了狄雅娜

說以她交換的錢已付出。

外交的博利薩試着安閑地回答，但顯然他是緊張着的。奇哥的肩頭越來越寬了，他的眼睛越來越亮。

當他們彼此面面相對，眼睛似乎刺人而有破壞性的時候，狄雅娜跑到兩人之中來。

「奇哥，你一定不要，」她喊着捉住他。她將無血色的臉轉向上校，求他走開。

博利薩鎮靜地注視她片刻，她是立在兩人之間的。他是一個好軍官，但同時也是一個好兵士；在後者，他必須不要浪費精力，資源和砲火；在前者，他必須聰明地看出暫時的敗績，而依着秩序莊嚴地撤退他的兵力。

他慢慢地拿起他的帽子，走向門口。然後他轉過身來。如果他弄錯了，他以他不變的文雅對她說，他是抱歉的。他誤解了——如果她任何時需要他的話——他這一句的後半就以他的鞠躬代表了。這種鞠躬是用以表示他永遠在聽受着狄雅娜的命令的。說完之後他離開了小屋。

第十七章 「我是勇敢的！」

「我的天，我差點失去你！」當奇哥猛烈地擁抱着狄雅娜的時候，這句又淒慘又安慰的
痛苦語句使奇哥的喊聲更尖銳起來。

「讓我們永遠像這樣地待下去吧，」她靠着他低聲說。

「好的！」他幸福地同意道。

「不要再聽任何人的話了，」她臉靠在他臉上請求着，「你是多麼高貴！」

「那是我的弱點，」他承認。「我將永不再高貴了！」

「不要那樣——我請求你！」她求他。

「一想到失去你，我的心還在震顫！聽！」他將她的手放在他心上，它像一個太強的引

擎般地重重地撞擊着。「狄雅娜，」他說着俯向她垂下的頭，「我愛你！」

她帶着水汪汪的眼睛仰望着。「最後！」——她的喉嚨里有一小塊硬塊——「你完全是

自己說出來的！」

他看着她，被她充滿在眼中的淚水弄得迷戀了。

「我是不習於快樂的，」她震顫地說，「真奇怪，這令人窒息！我還不能相信！緊緊地

抱住我，奇哥——不——更緊些！」她閉上眼睛，嘗着這種窒息的擁抱的甜蜜。

「狄雅娜，永遠不再離開我，」他期待地說着，「否則我簡直會像一支蠟燭似地燒滅掉的！」

「自遠遠的街道那頭傳來一種許多脚步組成的有節奏的微弱迴響聲——它幾乎是聽不見的。它如此遙遠，而且不能確定，就像是法蘭西本身的心跳。但是奇哥聽見它了。」

「我害怕，」他說着，懶懶地坐倒在桌旁的椅中。

狄雅娜笑着離開了他。「害怕？害怕愛與快樂嗎？羞恥，奇哥！」她在他身旁跪下。「勇氣！那是意念，那個！」她喊着，古怪地模仿着他。

「我說過這話！說起來是多麼容易！」他怯懦地說，「現在我像一個白癡一樣地顫抖起來了！」

「那麼靠着我！」她說着立起身來。他將他的手臂圍在她腰上，他的頭倚在她胸上，他的眼睛極端滿足地圍着。啊，永遠如此地待着——

下面的脚步聲停止了。

「相信我，」她繼續說，「因為我將勇敢，我將使你勇敢，像你以前使我勇敢一樣！我信任，為你縫補——我要為你而美麗——為你而強壯——為你而聰明，」她的話語狂

喜地響着。「我們水不再害怕了！」她從他退開幾步。「現在讓我使我自己都驚異了！你看見你使我變成什麼樣的了嗎？我，也是一個非常的人物了！」

她立在這里，如此歡樂，甜蜜而風刺地模仿着他的神態與反應，她的眼神氣地仰着，她的一手在頭上揮舞着——這是，如布耳曾說的，奇哥沒有貪取的一個奇寶。

脚步又開始了它們的惡光的踏步與移動聲

他伸出他的兩臂。她飛向他，他拖她坐在他膝上，緊緊地擁抱她。

「來吧，」她喊着，突然站立起來。「讓我們立刻去結婚——快點！」她閃光眸子，她緋紅的臉，她的紅唇和蓬鬆亂髮，處處都表現着和她話語一樣的急切神色。

「好天，對了，」他贊同着抓起他的帽子，「我們必須趕快！」

「布耳一定在下面，在和哀綠綺思等着我們的。」

「我看看，」他回答，走向窗口，伸頸望着直接下面的街道。

他的臉變成了灰石。

狄雅娜跑到鏡前。匆忙地整理着她的捲髮，使它們看來又光滑又蓬鬆。轉過身來，她到了奇哥的凍結的面容。

「是什麼事？」她尖聲喊道。

前進着的腳步聲更大了。

「他不在這裏，」奇哥艱難地說。

「你確定了嗎？」她問。她親自走到窗前去。

「不要看！」他輕輕地說。

但是她看到了——他們正在行進——在這下面——帶着旗幟——可以聽到隱約的鼓聲。它來了！他們兩個立着，無言地觀望着街道。

狄雅娜慢慢轉身向他，彼此互相望着對方的眼睛。「我不怕！」她說。

「這是戰爭！」

兩人吃驚地轉過身去，看見是郭彬，他的頭上戴着一頂軍帽；一隻臂上是他的藍軍服上衣，另一隻臂下挾着一束東西，他是從另一口走進來的。

「這是戰爭！」他又說，用一塊格子手帕拭着臉上的汗。他一直走向狄雅娜。「奇哥夫人，你會照料我的妻子——當我的兒子來的時候，替我歡迎他嗎？」

「放心吧，郭彬先生，」她安慰他，「我要招呼他們兩個的。」

「謝謝你，」他走向門口；「走吧，奇哥，我們到諾德車站去報到。我——我——已經和我的妻子說過再見了。」

「萬蛇之蛇！」奇哥昏亂地抓住他紛亂的頭。

「我在下面等你，」郭彬和善地說。「趕快，同志，」他臨走時催促他。

「我不怕，」狄雅娜仍在勇敢地微笑。

奇哥閃閃了她的視線，將他凌亂的思路拖回到此時的急務上。他從襯衫裏面拿出一張紙頭。「女人將替代男人了，」他說着將紙頭放在桌上。「這是牧師給的一張證明書，——」她從抽屜中抽出一個布袋。兩人都在忙着將一堆雜亂的衣物——一件襯衫——短襪——

肥皂——烟草等塞進袋中。

突然他在熱心尋找一支他心愛的烟斗當中停住了。「不對，」他簡捷地說，「你必須回到你嬸母家去。」

「我要留在這兒！我要代替你！這樣我可以更離你近些！」她請求着。

「但是——」他做了一個瘋狂的手勢，——「那張紙上說：『你妻子的』，你還不是我的妻子！」

他的手痛苦地放到桌上。一種突然的意思襲上心來：「我有了！」他緊張地喊着。「我們可以在這裡給自己結婚——現在！」

「好的，」她同意，「用這個。」她指着桌上擺着的牧師的聖牌。

「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是這次我必須祈求他的幫助了。這是一個好意見——這個好天主——如果它是真的話，」他遲疑地說。

「你知道它不是真的嗎？」她嚴肅地問。

沒有注意她，奇哥繼續說，「我要再測驗它一次。」

「好天主先生，」他以自己的方式禱告，「也許你在這裏，也許你不在。也許你給我這個妻子，也許你不給。但是如果對於你的意念是真的話，請將這造成一個真正的婚姻。」他尊敬地將一個聖牌連鍊掛在她頸上。「狄雅娜，我娶你做我的妻子。」

她拿起另一聖牌，吻吻它，將它放在他手中，「我接受你，奇哥，做我的丈夫——永遠地！」

在下面，微弱尖利的號角聲響起了。戰鼓不停地擊着，脚步踏着響着，這些聲音造成了像是松林中微語的波濤。

「現在我們結婚了，」他低聲說。

「是的，」她也低聲回答。

他吻了她給他的聖牌，將它放到他貼心的衣袋中去。

在下面，微弱的音樂奏響着——各種樂器的銅音奏着馬賽曲，使魁強的脚步合起拍來，

使沉重的心輕快起來，鼓舞了不歡的人們。

奇哥將他口袋的里層翻轉過來，將袋中的錢放在桌上堆成一堆。他拿起他的布袋。

「現在我走了！」

迅速的擁抱。呵，這擁抱的印記將保持直到來世！讓它彌補住距離，時間與危險之間的裂隙吧！狄雅娜用自己的手緊緊摟住他的手。呵，保留着這可愛的握手的感覺吧，它的強有力的溫暖的壓力是一種慰安哩！

「我是不害怕的！」讓這話作為她最後的話語吧。

他轉向門口。她從木釘上扯下自己的披肩，將它圍在她的頭上，準備跟他出去。

「不，不，」他喊，「不要跟我來。不要跟着我。」

她無言地祈求着，她的渴望搖曳着她像一株被風吹着的樺樹一般。

從附近的一個鐘塔傳來了報時的鐘聲。這是一點鐘了。

「不！」他站近門邊，一手命令而祝福地高舉起來。「靜靜地立着，不要動！」他說。

「我要看你這最後的樣子！讓你停留在我的眼里！」

他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以他腦筋的纖維彫刻着她的形像。

「每天早晨我將在這個時辰來到你身邊。每天你將感覺到我和你在一起——」他說。

他的全身心幾乎由于別離的深深痛苦而變成尊嚴的了。

看到她臉上反應着他的痛苦，他發出一聲短短的笑聲。「再見——天堂！」他激聲補充說，深怕他的聲音在笑之中再破裂。

他去了。

狄雅娜靜靜地站着，她的眼睛注視在閉着的門上，直到不能忍受的空虛襲上她的全身；使她有了一種痛苦與掙扎的震撼，一面想跟隨着他，一面又想服從哥哥最後請求的希望，她就倚在門上。門慢慢地開了——他覺察到她背上的門的推力了。本能地她盡力抵在門上要使它關閉住，但是一個比她重的軀體強使它打開來。

狄雅娜倒向前去，她抵不住闖進來的人了。她趕快轉向開着的門口。

娜娜站在門檻上。

這兩個人沉默地對立了片刻。年事較長的那個臉是灰色而浮腫的。雖然她的出現使狄雅娜震驚，但更使她吃驚的倒是經過三天沒有見面的，娜娜面上的魔鬼樣的慘白色，和她混濁的視線。

「我藏在大廳里，等你的拘捕人出去的，」娜娜粗暴地吼着。

狄雅娜來到她身旁，焦急地望着她殘破的面容。她放一隻憐憫的手到她姐姐的臉上。

「娜娜，你病了！」她難過地說。

「哈！布耳沒有告訴你說我要你回去嗎？」對面那人猙獰地說。

狄雅娜退後去，她一退後娜娜就跟上前去。

「說過的，」狄雅娜說，想避開她走到門口，「但是奇哥走了！我必須——」

娜娜止住她；捉住她握着她的那支手臂，野蠻地對着她的臉說道：「戰爭吞了他了！」

「娜娜，請你——我想再看他一次。讓我去！請你！」狄雅娜以一種鎮靜的堅定語氣說

着。這種堅定是娜娜前此沒有見過的。娜娜的眼睛巡視着她，注意到其他的新奇與特異的地

——耀眼的服裝，這是只被那熟悉的黝黑披肩部分地遮掩住過的。她的眼睛，從頸部射到

腳的眼睛被狄雅娜頭上垂着的銀聖牌的光輝吸引住了。她攔住聖牌，迅速的一下就將它從她

身上扯了下來。

「這個東西是什麼？」她問，「他給你的東西麼？」

像一個火星落到一堆精細地堆疊起的木柴中一樣，狄雅娜突然冒火了。

「給——遠——那個——給——我！」她的話語清脆地迸出來，像小枝最初的情願熾烈

聲一樣，但是現在燃起來了。

「嚇？」娜娜意味到狄雅娜話中不習見的斷續，感到不解起來。

「給——這——那個，我告訴你！」話里潛伏着惡意，預示出一場逼近的火的怒燒。

娜娜將聖牌拋擲在她腳下的地板上。這是她一部分的回答。她另外對付狄雅娜的方法就是那永不失敗的有效的方法。蛇鞭，她習用的武器已操在娜娜的手中了。

「到我這里來，」她殘酷地命令道。

狄雅娜不動。「我是不怕你的，娜娜！」她似乎變成了一個灼白的火柱。

「哈！」娜娜不肯信地嘲笑。

「我是不怕的，我告訴你！」狄雅娜喊着再說一遍，這喊聲顫抖地升起，像是一團顫抖的高升的火燄。

「到我這里來！」娜娜尖聲喊着揮舞着她高舉在手中的鞭子。

狄雅娜並不退却。

娜娜撲上前去，同時將鞭子抽打下來。它沒有擊中它的目的物。

狄雅娜一言不發地跳向她去；她們沉默地掙扎着奪取這根鞭子。由于她激動緊張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狄雅娜從娜娜手中扯過鞭子，同時將她從自己身上掙開去。娜娜踉蹌後退，打翻了一張椅子，她的臉因恐懼而板起着。

「我要殺死你，娜娜！」

她的激動，火焰充滿了全屋；娜娜逃開去——似在逃避火燒一般——她求生逃走，已感覺不到抽到她身上的鞭子了。她倒下去，帶翻了桌子；然後她爬起來，搖搖欲倒地走到門邊，似被憤怒之神追趕着的一般。

「你再也嚇不着我了！」狄雅娜喊着還在追，「我是勇敢的！我不怕！」她每喊一聲，她手中的鞭子便呼哨着從空中直揮下來，有時打在娜娜身上，有時打不着她，「我是勇敢的！我是奇哥的妻子！」

娜娜踉蹌走下樓梯，但是盡可能地縮小着身體；因為狄雅娜的鞭子還在追逐着抽打這個退走的身體。

狄雅娜轉身快步跑到窗口，盡力探身窗外，筋疲力竭，歇斯的地對下面行進着的行列揮着她的披肩激動地喊道：「奇哥！奇哥！我是勇敢的！」

夜籠罩住巴黎——戰時的巴黎——的街道上。女人在孤寂的家中等待着消息，等待着歸家——但什麼都等不到。有些餐館沉悶而黑暗，有些却是狂熱地忙碌，因為人們在設法忘却他們的困苦。

大砲彈工廠咆哮着。夜晚也不休息。快點，更快點，它必須造出死亡的工具。死亡是貪婪的——它要求更多的工具，更多，更多的，直到這事的結尾到來。大砲彈，小砲彈，各種各類的軍火，總是有些更新的，證明它比以前的更能殺人。

在長桌旁，幾十幾百的女人俯身在工作。她們盡她們十指可能地製造着軍火——為她們的男子投射用的殺人武器。機器的鬧聲震聾了她們的耳朵，她們的肺葉中塞滿了銅屑，她們的眼睛因金屬灰塵與長時的不懈而刺痛着。

當灰色的晨光從泥土中爬起來的時候，女人們的肌肉酸痛了。但是夜班還沒有完——要等到日出才行。在早晨的這種灰色時辰中，人類的精力達到了最低潮，但不能減少速率。趕快！更多的死亡的工具！

日出時分到了，疲乏工人疲倦地離去，讓位給那些較幸運的日班工作的人。

在人羣中，兩個女人，一個胖的和一個瘦的各自走出，她們互相尋找着。她們拖着脚步聯身回家去早餐，這時由于過度的疲勞，甚至連話都講不出了。她們的襤褸與撲滿灰塵的服裝就是軍火工人的標準服裝。她們每人帶着一個黑鐵食盒，其中盛着午夜時的食物：一個有一紙袋馬鈴薯，顯然這是供在廠食用的。

直等走到羅烈雷聖母路四十八號她們才發出聲音。然後她們進門，開始緩緩地爬着漫長的樓梯，一個低聲道：

「至少還有一個家可回！」

因為有許多人（上帝憐憫他們）甚至連一椽之遮都是沒有的。但是在這所房屋里，在戰爭的第四年，奇哥的頂樓仍然存在；奇哥的頂樓也仍然蔭蔽着狄雅娜——以及與她一起的阿麗特。

人人人都知道，這些年是種什麼時日——這是漫長的希冀與失望，忍耐與暴怒；英雄主義與忠誠的奇蹟，怯懦與欺詐的奇事，未經注意的忘我與被人疎忽的自私，瘋狂與超人的寧靜，血與淚，以及逃避與躊躇的哭聲。

今天早晨同一的太陽從同一的舊天窗透射進來，這太陽就是很久以前的一個八月初旬的一天早晨透射進來的那個太陽，但是「天堂」却不同了。因為在最近的兩年中，一個窗戶被

打破了，有人用報紙把它塞住；屋頂漏了，人們放一個盒子在流着水的漏洞下，並抱怨。無論如何，沒有人向與漏洞與窗格有關的負責人抱怨。羅烈蕾聖母路上四十八號的房主和玻璃匠與鉛錐匠一樣，也出征去了。

現在一具生鏽的縫紉機擺在一個角落裏；女人的衣服鬆垂地掛在釘上，一根晒衣繩斜牽着搭了幾件女人穿的乾衣服。

這是一間經過堅苦時日的倦怠的衰頹的頂樓。普魯士人的悍然前進以及齊柏林空襲的恐怖之夜不僅在人類的身體與臉上留下了它們的痕跡。暴風雨及各種壓力也會在「天堂」的木，石與石灰上留下了它們的印記。

在兩個疲勞的女人共同吃着早餐的時候，狄雅娜打破了沉寂。

「阿麗特，現在我要只靠我的工資來生活了，」她說。「昨天晚上我得到一個信。范倫婷姊死了。」

「哎呀，狄雅娜！」

「我沒有能和她一起令我非常難過，因為她一直是需要我的。但是到她那里去就等于叫我放棄奇哥——她堅持說我該破壞我的婚約。」

「是的，但是你的——結婚！狄雅娜！」

狄雅娜帶着倦意的微笑看看她的朋友。她知道阿麗特的喊叫是什麼意思。人們一聽她說到那婚姻，便偏要以憐憫的眼光和搖頭來看着她。他們似乎認為那到底不是一場真正的結婚——不過是孩子的偽裝遊戲而已。除去，是的，只除去好神父——謝維龍神父不那麼想。

「啊，我的孩子，誰能說那不是和別的婚禮一樣神聖的呢？」他有一次會對她這樣說。「你和奇哥從心底相信你們是由神聖的束縛聯合起來的。好天主的心里會記住你們的這種信心！」

同時，在所有的這些年中，狄雅娜也堅定地相信：她是奇哥的妻子。就在教堂中行過禮的一樣。自那之後他就一直在前線，但是總有一天他要回來的——回到她，和第七重天堂上來。

她這相信另一件事，就是每天早上，在奇哥約定的十一點鐘的時候，奇哥是回到七重天上她的身旁的。奇哥在這里，他精神的來臨就和血肉之軀的來臨一樣。

歷經多少辛苦她緊緊抓住這個小閣樓，盡力工作着想着各種方法以付房租。天堂一定不能被拋棄掉。她該緊緊地抓住它。這樣在戰爭期中奇哥的精神可以每天早上來到這里了。並且，奇哥本身，整個的他，當戰事結束後也可以回來看見她還在這裡等着。

戰爭結束！恐怕很少有希望如此吧！

戰爭與日俱增地擴張着，吞沒着世界。起初只是法蘭西和比利時，然後英格蘭被擄去，還有其餘的——後來的美國，——再後來，越來越瘋狂地，一切的國家都參加作戰了。

「我親愛的姑娘，」范倫婷嬪有一次寫信給她說，「你只要能放棄你已結婚的幻想，回到我們家來就好了！我相信，如果你的叔叔能見到你，你定可贏得他的愛心的。他不能永遠不變地冷酷下去。並且，雖然這個家已大大的與前不同，但你仍然可以發現你的小房間是為你準備好的。現在小亭下的丁香正盛開着，阿米——你會相信嗎？——老阿米也還活着，我相信牠會認得你，會喜歡得大叫的！」

這是那些令狄雅娜心痛的信件中的一封。她多麼渴望以快樂填滿那種可愛的生活！但是她不願屈服。她必須在頂樓里等着奇哥。

在這特殊的一天早晨，姑娘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過六層樓梯到她們的屋里。工作越來越困難，夜班比日班更為煩重。但是喝過咖啡之後，她們的精神恢復了一點；阿麗特的面龐，雖比以前老得多了，但仍是圓圓的，現在也表示着高興的線紋。

「狄雅娜，我有點事情要告訴你，」最後她告訴她。

「是麼，親愛的？」狄雅娜試着像小孩子似地微笑。阿麗特有這麼多孩氣的祕密！不管戰爭年代的磨難與眼淚（她也曾是一個勇敢忠實的小職時工人），她仍然以她特有的樂觀

保持着她那對漂亮玩意的愛好。實際上她還得到了一個化妝盒，而且在用着一支口紅。

「狄雅娜——我們要被換成日班了！」

立刻，狄雅娜的面容光輝起來。日班！這是她最大的希望。夜間工作使她那樣疲乏，她竟屢次怕自己完全崩潰倒下來。她只要能夜間睡眠——

突然她的臉陰暗下來。「阿麗特，這是怎麼來的？」她突然起了一陣疑心地問。

阿麗特遲疑着，玩弄着她的湯匙，咳嗽。

「怎麼？」狄雅娜緊緊追問。

「瞧，狄雅娜！你不會真的拒絕博利薩上校表示的一切好心吧？讓他為我們弄到一個較好的位置是沒有害處的！」

狄雅娜的面色轉白。「我還要怎樣告訴你說我不要從他手里接受任何東西呢？一點也不要！一點也不要！」

「那麼，如果你要是這樣惹的話，我可不幹！」阿麗特咕噥道。「我要接受白天的工作，我該感謝別人！」

狄雅娜不回答，她只動手清除着桌上的殘物。在這一向的戰爭期間，博利薩無辜地得到巴魯來，都要對狄雅娜表示出種種關切，狄雅娜對這種關切冷淡而且幾近憤怒地拒絕着。

某次會爾遜地告訴他說她是奇哥的妻子——這還不夠麼？

「奇——哥夫人！」

正在窗外的一個童稚的聲音喚着她的名字。狄雅娜立刻快樂地微笑着抬起頭來望。

「呀！早安，我的小兵！你今天穿着你的新軍服樣子多麼勇敢啊！要是你的父親現在能見到你他將多麼驕傲！」

「我準備開到前線去了。我要做一個勇敢的兵，為法蘭西放射着我的鎗！」孩子挺起胸脯顯示他的小軍裝，同時他勇敢的小喉嚨唱着。

「這是一個好瑪克西米爾，勇敢——就是這勁兒！」狄雅娜回答着捉住小孩擁抱他。只有她自己才明白這話對她的意義如何。

「你不該抱起我來。我是一個兵！」他說着掙扎着。「我給你帶來一束花。」這時他以一種瑪克西米爾家人的莊嚴神氣將花拿給狄雅娜；她笑着道謝接過一束鮮明的花。

「母親要你到她屋里去。她有點東西要給你看看。」

「很好。現在，你必須走在前面！一個行軍的守兵，保護我！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達，咚咚達，咚咚達！」她跟在小男孩身後勉為歡笑地打着鼓。他挺着胸，仰着頭，似乎是一軍法國軍那般重要地前進着走過屋頂，走到他母親的窗里。狄雅娜笑着他

也忘記了自己的倦怠和不歡；他非常可愛，有趣，就像他的那個威風凜凜的父親！

「早安，親愛的夫人！」

「早安，親愛的！」郭彬夫人用一個愉快的吻歡迎她。「我要你看看我的一疊短襪！全做完了！這堆的不好看嗎？」

「你真精彩！我相信你做夢也在織。」

「有時我都奇怪我會不會是那樣的，」郭彬夫人承認着一笑。「無論如何，我看不出來我怎麼會織完這麼多。但是又確實有這麼多。你有什麼消息嗎？」她說。

狄雅娜搖搖頭，當她又溜回到絞心的焦急的世界中去的時候，她的微笑消失了。

「我也沒有。如果不是這個這麼勇敢地守護着他的媽媽的小兵，我簡直沒有勇氣生活下去了，」母親說着從她的淚眼中微笑着看着他的亂髮的頭。

「我願意我沒有說過這話，」她自己的心中又想。因為她看到了狄雅娜臉上現出的神色——狄雅娜，她在孤寂地等待，沒有像她的這種的安慰。噫，那種奇怪的婚禮，簡直算不得婚禮，郭彬夫人想——由狄雅娜看起來，那是非常古怪地密接而且神聖的婚禮——但按照婚禮這字眼的一般解釋法，又不是婚禮。哎，如果她自己有一個孩子！狄雅娜露出祈救的神色，她轉向花櫺隱藏她眼中湧出的淚。

「你這季的花比以往那季全好，」她說着摘下一片芳香的洋葵。

「我要去賣掉一些，使媽媽闊點！」小人兒插嘴說。

他的母親微笑着。「昨天他看見一個賣花童子並不比他大，從此他就要求許他採下花拿到街上去賣了。想想看！還沒有滿四歲，他都有了幫助媽媽的孩子的想法！他是一個多麼可倚靠的兒子！」郭彬夫人溫柔地嘆口氣。

門上有人敲了一下。「進來！」三個一起喊，小瑪克西米蘭跑到門前開了門，不論來客是誰，他都會被他莊嚴的新軍服照花眼睛的。

「日安，我的孩子們！」

一個肥圓的黑袍人進來。他的身體還和從前一樣，但也許不如以前那樣衷心快樂了。他的微笑已不全是內心日光的反映，而是一種審慎的用作鼓舞人們歡樂的工具了。啊！成年的少年，需要這些笑容鼓舞安慰的，實際上很少或甚至沒有一點值得讓人笑的东西！穿戴着長斗篷與教士帽的謝維龍神父，臂上纏着紅十字臂章——那是延長的暴風雨的標記——耐心地勇敢地為他的主以及他自己的屬於主的孩子們工作着。

女人們以快樂的喊聲歡迎他：「神父！好神父！」

「我的年紀越來越老大，可是這六層樓梯却不見減少！」他措着笑着說，一邊措着他的

眉頭。「我不知道有沒有法子將這老腿變成年青的？」

「神父，坐下來休息休息，喝一杯咖啡！」郭彬夫人勸他。她忙碌着使可愛的神父舒適一下。

「呀，你寵壞一個老人了！」他反對。「那麼，現在，娥瑞，」他說着轉向郭彬夫人，「如爲了報答這片好麵包和咖啡，我帶給你一節好消息，你該怎麼說呢？」

「消息？神父——神父——那不是——」她喘息着。「消息」這名詞在這種時候是令人血液沸騰的。

謝維龍神父尖利地看着她。他問自己，她能受得住嗎？悲劇——是的；法蘭西的女人是經過訓練來經受悲劇的。但是快樂——却需要力量去擔當！

他轉向小男孩。「瑪克西米蘭，到這里來，」他說。然後他對這熱心傾聽的孩子說道：

「我的小人兒，有一位你的朋友正在門外等着——一個你從來沒有見過的朋友。你要歡迎他嗎？」

小男孩雖然迷惑不解，却非常感到興趣地點點頭。

神父立起來。「夫人——準備着，」他溫和地說。然後他大打開門。「瑪克西米蘭·郭彬——我介紹你們給瑪克西米蘭·郭彬！」他嘆着。

啊，心的跳躍！心的痛楚！心的歡樂！重新聚會——男人與妻子——又平安地一起了。一隻袖子空蕩蕩地從郭彬的衣服上懸垂下來。但是在這種日子，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一隻手臂或缺少什麼的！郭彬在這里了，他是平安的，他還是從前的那個！

他氣急，他大聲咳嗽，他噓着他剛直的羅馬鼻子。威風的郭彬——一定不能表示軟弱的激動，在女人面前！爲了掩飾激動，他轉向孩子。

吃驚着，他真正地大笑起來了——或許這是莊嚴的瑪克西米蘭從沒有過的第一次的放聲大笑哩。

「他簡直像我！」他嘆着，彎下腰來有趣地欣賞着他的副本。「他的背挺得僵僵直的，他的頭這樣高抬着——似乎他已經是一個管水龍的人了！」

這是奇妙的時分。在第一陣的驚訝混着激動的震動過後，大家一齊談起話來。聽見鬧聲的阿麗特，也跳過屋頂來以她喜鵲似的語聲加入到人們的喧鬧中去。從醫院，從前線來的消息——家中的悠長歲月的等待——這個人如何，你從那個人得到過消息嗎？——一邊前線上的現象不好，但是另一邊的不壞——郭彬在醫院里得到的是豆子——他恨豆子——狄雅娜願意給他做一碗她的拿手洋葱湯嗎？

這一向，狄雅娜都在溫柔地對這小家庭，以及它的幸福微笑着，但同時，她的心也在痛

楚。謝維龍神父觀察着她。他怎能忍心告訴她呢？——但也許一句話總比沒有話好。

「我的女兒——」他拖她到一旁開始說。

「是的，神父？」

「狄雅娜——你是強壯的嗎？」

這時，看到他莊嚴的目光，她畏縮了。然後她咬緊嘴唇，答道，「是的，神父。」
然後——「據報告奇哥是在失蹤者之中的，狄雅娜，」謝維龍神父說。

第十九章 十一月

這是在一個十一月的早晨——確實地說來，十一號，——兩個人從相反的方向走過羅烈普聖母路四十八號。一個穿着教士的長袍，另一個穿的是漂亮的高級軍服。當兩人走到樓梯口，才互相認出對方是誰來，這是謝維龍神父和博利薩上校。彼此交換了熱誠的招呼；有誰會忘記那個儼然的故事嗎？博利薩現在想起了又不禁好笑起來。

「神父，我常常聽到你的高貴的工作，」兩人停在樓梯脚閒談一下時，軍官說。「不論你到那里，你都是一個歡樂的致送者。」

「啊，我的朋友，我想法給每個受傷的人帶些笑話。如果你聽到了什麼新笑話，請你為我記住。我也請求我所有的朋友這樣做。小阿麗，現在——他正想法幫我的忙，但是我鬧不清她告訴我的笑話是怎麼回事。那是關於一隻山羊的——說怎樣的有人割下了牠的鼻子——等我再問她。牠怎麼嗅東西？她回答說，「可怕！」接着就大笑起來。現在我問你，那里面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有人要割下一隻可憐的山羊的鼻子呢？」神父一本正經地搖搖他的頭。博利薩大笑得直不起腰來了，他不是笑阿麗特的笑話，而是笑好神父的莫名其妙的樣子。「不要緊。神父，」他說。我要替你想些笑話出來，我答應你這些笑話中不會有任何這種

的殘忍事！」他一邊上着樓梯又一邊大笑起來。

到頂上他們分了手，謝維龍神父轉進郭彬的閣樓，博利薩轉進了狄雅娜的閣樓去。他迅速地四周一望，知道只有阿麗特一人在着。他的歡喜降落下來。

「呀，博利薩上校，看見你是多麼好啊！」她嚷着，跑向前去將兩手伸給他。「如果你沒有替我們付出這月的房租，我還不知道我們該怎麼辦。你太慷慨了！」

他蔑視她的道謝，聳聳肩。「如果我在那方面能幫她的忙，那就是我最大的快樂，」他黯然地說。「她知道嗎？」

阿麗特搖搖頭。

「不。我覺得現在就告訴她還不妥當？你知道，如果她想到你幫了她的忙，她會發氣的。所以我自己拿你的錢去付了房租，她還以為那是我自己的錢。」

博利薩一邊坐下來一邊重重地點着頭。那麼狄雅娜對他的態度還是沒有改變了！

「關於——關於奇哥，她怎樣想法？」這話顯然是貼在他喉嚨中的。「她還相信他是活着的嗎？」

「一直如此。在最初聽見他是在失踪者之中的時候，她振作精神，不相信他死了。她拚命那樣想。她堅決相信他會回到她這里來的。」

博利薩暫時不回答。「嗯——我看你沒有守約，」他說着再四面環顧一下。「你答應今天早上叫她待在這里的。」

阿麗特像個被責的孩子似地低垂着頭。「博利薩上校，我很抱歉。但是我沒有法子。她一聽說你來，她就不會待在屋里的。也許下次——！」她哄着他。

「總是下次！」他不高興地說。這簡直像是貓捉耗子的把戲！他現在連想看狄雅娜一眼都不可能了。

「狄雅娜下工回來告訴我說，我們和其餘的兩百個女工同時被解雇了。她說我們不要發愁，因為這也許就是表示戰爭不久將過去了，那才是重要的事哩。她這樣好，狄雅娜——我倒願我能趕上她！」肥胖的阿麗特大大地嘆了一口氣。「但是我不能！因為單就我說，我就看不出來我們有什麼法子付出我們的麵包和咖啡費用，更不要論別的！」阿麗特以她俗務的聰明決定讓慷慨的上校在最早的可能時間就明瞭她們的困難。

「唉，阿麗特，我的肥胖悅人的阿麗特，」他說，「你也許喜歡聽到狄雅娜的揣測是對的。剛在我離開總部之前，我得到一個信說停戰協定可能在今早上簽字！」

阿麗特丟下她手中洗着的咖啡罐，目瞪口呆地向着他。

「你能講出這話而不——而不——表示一點高興嗎！」她驚異地嚷着。

他的頭向後仰，縱聲大笑起來。「我怕我還更像站在那裏看着一列火車開過去的牛哩，」他說。「多麼奇怪，這種我們在四年中養成的靜默多麼奇怪！」他想着，說出來。爲什麼他沒有對前途歡喜得瘋狂呢？他不懂。

哎，他對自己說，但他是一個可憐的中年傻子，由於一個有金紅髮的女人不愛他，就心痛而沒有辦法。她的瘋狂的想像——那種堅執以不算數的結婚爲結婚的想像——阻隔在他與快樂之間，他的煩惱使他忘却了生活中其他的一切事情。

但是現在她聽見他的宣布了，阿麗特大爲興奮起來。停戰協定！那麼它定會簽定的！真的，郭彬早先就會說有一個佈告，報告敵方的使節已越過前線和福煦將軍見面了。但是引起的假希望也太多了。

「喏——我爲你和狄雅娜帶來這個，」他說着從外衣口袋中取出兩瓶香檳酒。「不論我不准不准看到她一眼，這兩瓶酒也是她該接受的。」他太軟弱得不能爲自己抱憾了。他從桌上的一個瓶里倒出一點白蘭地酒，喝乾了。

「今早上不能看到狄雅娜，我特別覺得不安，因爲我爲她帶來了好消息，」最後他說，兩個人本來都已坐下，一聽這話阿麗特急切倚過桌面，像一個孩子拿到糖果一般地懇求問道：「是什麼？」在戰爭期間，這間頂樓里的好消息確是和糖果一樣稀有的。

上校帶來的精彩消息是：狄雅娜的叔叔喬治·佛耳密爾死了。他追隨他的妻子去了——這兩個人沒被死亡分隔多久，就似他們生前的大別離一般。

事情似乎是這樣的，佛耳密爾先生雖有一副對世界表現出來的硬心腸，他的內心却永遠私自懷着一種對小狄雅娜的愛。他死後宣布了一件事實：他把薩耳田莊——有如此多同情的親愛的老地方——遺留給她了，還有一小筆年金。不富足——還不能說是富足——但是舒適，她的餘生可以這樣度過了。她這種困苦難熬的貧窮，這種朝不保夕的生活也可結束了。

「哦，我立刻跑去帶狄雅娜來！她聽說有消息她是一定要來的！」魯莽的阿麗特嚷着。「我不告訴她好消息是什麼。」

那麼，她是躲在附近什麼地方的嗎？躲避她！博利薩想到這種歧視不禁寒戰起來。

狄雅娜是躲起來的；她跑過屋頂到郭彬屋內去躲博利薩去了。她定會立刻來的，阿麗特堅持着；她急忙跑去試着勸固執的狄雅娜回來。

頂開門上有人敲了一下。博利薩開門讓進一個使者——他的秘書，保羅·雷剛。「什麼事？」上校問。

雷剛簡明報告說：他終於找到了博利薩要尋找的那個人——奇哥的下落。他是那天早晨被帶到巴黎來的，正和其餘四個交換的俘虜在羅烈雷醫院中，正發着昏迷的高熱。警官說他

沒有希望了——實際上已是死了的。任何時都會結束了奇哥的掙扎。

「可憐的女孩子！」上校喃喃說——或許他的同情有些勉強，但也算是一種同情。

雷剛接着說，人們從這將死的人身上取下了幾件東西。他沒有帶來——因為不知道上校需要它們——他立刻隨後送來。不要，突然興奮的博利薩告訴他，他自己要到醫院去。被一隨迸發的激情所掌握，他把雷剛推出屋外，催他下去，希望自己能單獨看着狄雅娜到來。

奇哥要死了！現在，終於，狄雅娜自由了！她將從那個她堅持了這多年的討厭，瘋狂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了。最後，博利薩得到了他的機會。可憐的姑娘為一個夢犧牲了她四年的生活。必須將她從將來的受難中拯救出來才行。她選他作為她丈夫的那個人或許就在此刻死去。她必須毫不遲延地被從這個地方帶開去，帶到她將開始她的新生的新環境中去。

他回到桌旁，吞下另一杯白蘭地酒。靠定在桌旁，他將他閃光的希冀的眼睛轉向窗口。那個窗口——從四年之前的那個窗口中，狄雅娜像一個雪白的鴿子似地走了下來。那時她走過來，相信她會見到奇哥；她的眼中充滿着幸福天堂之光，站在這裡，穿着她的婚服閃耀着。

現在，在這四個痛心的年頭的末尾，他再一次地仰望着窗台上的她——她穿着軍火工人的骯髒衣服，她的臉缺少快樂但非常寧靜，而且照耀着一種內心發出的光輝。這個莊嚴的面

孔上刻劃着力量，均衡與一種崇高的意志，以及一種變遷但是很堅執的希望。

激情佔有了他。他已經奸像多月——多年——多世紀沒有見過她了。看到她使他頭腦眩暈。她和以前一樣地站在光亮的窗框中，這個苗條的身影代表着他一切的生命和他整個的世界。

第二十章 猶疑

「博利薩上校，你有什麼我的好消息嗎？」狄雅娜開頭第一句就問，同時她迅速地看了他一眼走進室中。

「狄雅娜，」他徒然地使自己的聲音平穩下來說，「請你鎮靜地慢慢聽我說。」她把目光從他臉上轉開去安閒地答道：「阿麗特說你帶了好消息來。」

使一個心意激擾的人鎮靜處理手中的問題或目前的事務是不行的——

「爲什麼你要避開我！——從我躲開去？」他不對題地喊着。

「過去的我已讓它過去了，不是嗎？」她急忙轉開身去，感到倦怠。

「是的，狄雅娜，你不能相信我要傷害你吧，」他所求着。

她沉默地走到窗前。

「不——不！」他嚷，「不要走！只待一會兒！」

「嗯？」她問，又耐心地面對着他。

「當我初次回來，」他開始說，「又疲倦又厭惡戰爭的時候，我承認我那時以爲你能服，——以爲你像我們其餘的人一樣——是精神沮喪的——倦于抵抗——但是我錯了。我不

明白你！」

「請你，博利薩上校——」她警告着。

「狄雅娜，我們必須做朋友！」他打斷她。「我承認，我最初錯了。我答應你提出的一切事情。但是你教我以真理——我十分卑微地請求你只回答我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她平靜地問。

在回答之先他停止——像是一個預備冒着生命危險的人的事先停住一樣。

「你願做我的妻子嗎？」

兩人彼此定睛審視。又停了一歇。如果有誰能輕易地打破那如此坦白顯明在一個人眼中的希冀的話，他必定是狠心的——他將從那人眼中奪去光輝，從他心中奪去歡樂，從他靈魂中奪去扶持。

「博利薩上校，」最後她盡可能和善地說，「我沒有對你坦白。你說你不明白我——那麼，——」她微笑，「我們是彼此不明白的。但是你所要求的却不可能。」

「你的意思是，」他困難地說道，「你永不會關心到我麼？」

「不是那個話，」她將目光從他移開，望到窗外的蔚藍的遠方，「我結過婚了。我是奇哥的妻子！戰爭不久將完——他就要回來了——在她說話的當兒，狂熱和自信使她的容光煥

發起來。

她站得離他很近，但却像一個解脫的靈魂一般地遙遠，他重又被帶回到他們初次會面她仰望着他的那一刻了，透過悲劇的面具，他憑着一閃的直覺看出了這個女人未來將出現在他眼前時的各種形像。這兒是帶着火焰之劍的天使，阻住他通往天國之路——這兒是寬闊的高貴的眉額——金髮的閃光——勇敢的尊嚴——和不受阻撓的寧靜。

「狄雅娜！」他囁囁着向她伸出他的手臂，這是渴求，是屈服，也是尊敬。「你是配稱爲法蘭西的代表！」他拿起她的一隻手尊敬地吻着。

公平地說來，在這次會見中他是高尚的，因爲她雖然引起了他心中的純潔熱情，他却沒有利用這殘酷的事實，將使感受打擊的報導告訴她而滿足自己的希望。他的全心此時不可分神地只顧到現在。雷剛的消息這時已和喬治·佛耳密爾的死以及狄雅娜的繼承遺產一樣，完全被排出他的記憶之外了。他是聚精會神在一個主要的問題上的。他只念着他對狄雅娜的愛和她可能的回愛，他不能讓他們的愛被個人的刺激事件玷污。

「我們是朋友嗎？」他問着又拿起她的手來。

「是的，」她忠實地回答。

「允許我下回再來時你不從我藏躲開去。」

「我答應你。」

狄雅娜站着目送着博利薩，門在他身後關住了，她的心充溢着同情，悲苦，但也有着對一個重新獲得的朋友的感謝，因為一切弄清楚了，友誼建立在了解與真理的基礎之上了。

她將手按在她的心上。啊，這些法蘭西的婦女，手放在心上，壓抑着驚訝，恐怖與怕懼以穩定的目光以不可避免的有限的痛苦的安於天命的臉對着不可測知的未來！

阿麗特發出一聲快樂的呼喊打斷了狄雅娜的沉思。她匆忙地從窗口跳進首先報告重要事件。緊跟在她身後的是郭彬，隨着他半圓形的花環般的微笑，他小髭的末尾已達到他的眼角。兩人開始興奮地講起話來。

「狄雅娜！看！」她嚷。

「看誰在這兒，」他嚷。

狄雅娜轉身，看見立在她面前的是——布耳！和從前一樣的布耳！你能僅只爲了他屬于法國陸軍，曾屢次在戰爭中立功，就希望他改變他的黑痣麼？布耳還是布耳——他穿着污穢破爛的軍服就像他穿着趕車的服裝一樣地自然合體。

「布耳！布耳！布耳爸爸！」狄雅娜叫着投身到他懷中，又哭又笑地。

「容我介紹，汽球運輸隊的任長傑克·布耳瓦，」郭彬改正着。

阿麗特爲這出名的來客放好一把椅子。「他給我們帶來了些東西，」她說，「但是他不說是什麼。」

狄雅娜望着他，帶着明亮的眼睛微笑着；她將她的大塊頭推到一臂之長的地方，然後以洋溢的心歡喜地吻了老朋友的两頰。

「哈，」他吼着，「你看見沒有，郭彬同志？你以爲這兒除了我還有誰能得到她的吻？」他鼓着肚子，直到他的皮帶似乎快要爆裂了。「阿麗特在忌妒，」他說，「因爲我給了郭彬夫人一串青魚。小姐們，看，我給你們帶來的！」他滾到桌旁，深深掏進袋里，拿出幾塊特別耀眼的紅色的肥皂來，驕傲地顯示給人們看。

「肥皂！」阿麗特叫着，「肥皂！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他擠上一隻眼，令他另外的一隻眼幽默嬉戲地大張着。「不要緊，」他小聲說，柔和而令人血凝地加重着語氣。是的，毫無問題，布耳是布耳——仍然懷疑着當政，法律，秩序和風紀，將它們當做令人痛苦而多餘的討厭東西，他也仍然是溫暖心腸，慷慨（特別是對別人的財產），虔誠，迷信，流氓腔而可愛。

他繼續將他的寶貝送放到桌上——從行軍袋里掏出的——一把一把的車糖。

「糖！」這是阿麗特發出的興奮叫聲。

「請！」狄雅娜預期着歡樂的情景。

「是的，我的朋友，」他證實着，「一磅多，」他的一隻眼睛又緊張起來，另一隻大大地睜着，高舉的眉頭變成了弓形，對整個的世界挑戰。「從我的將軍的餐桌上得來的。」

笑聲歡迎着這種精彩的說明，他們成了一羣相好的互相了解的同志。

「現在你是回家來和我們一起生活的嗎？」郭彬問。

布耳點了點頭。「我的遺散費就在這個袋里，還有，」他拍拍另一個口袋，「這兒有足夠買一輛新汽車的錢哩！」

「啊，這讓我想起了，」阿麗特說，「老車子到那兒去了？那個你叫它做哀絲綺思的？」

布耳沒有立刻回答。一顆淚珠從心中升起，在他的眼中。他俯下頭想隱藏住它。

「她死了，」

沒有人開口。

「你們沒有聽見說起嗎？」他問着。狄雅娜搖頭。

「我可憐的哀絲綺思，」他嘆息着；他把肥皂放在他面前的桌上。「我要告訴你們是怎樣的。這兒——」他將白蘭地酒瓶擺在離一排肥皂不遠的地方——「這兒是馮·克魯克，這

兒有世界從未有過的最大車禍向康邊，就在巴黎的門戶，——

門戶是用兩塊立起像柱子般的肥皂代表的。

「政府跑到波爾多——從這里去——」他指着桌子的左端。「這里是我們的全部後備軍，藏在巴黎後面，我們的美麗城市快被毀壞了！」他用剩餘的肥皂表明着他的敘述。「震飛爸爸怎麼辦呢？他一點也不遲疑。他知道到那里去！他號召我們！」布耳用拇指指着自己的胸，——「巴黎的汽車！我們運上了我們的後備隊，於是——」在肥皂堆後面他用糖堆成一個小山，用兩手將糖推向前去，再將手蹠縮在糖堆後面。「於是——」他再將糖推前一步，目光炯炯不悅地說——「於是！」他吼着推了第三下。「我的上常！什麼樣的一種景象！」

「他從糖堆上拿起一塊糖放在其餘的前面。」哀綠綺恩就在這最前面，像一個紅熱的魔鬼一般地前進着，她里面裝着七個兵，頂上還有五個！她終于站起來反抗了，老姑娘！她是英勇的！供出了她的一切——從不失去一次開火的機會——第一個到了前線——」布耳的聲音隨着每一句斷斷續續似地逐漸升高起來，——「被一個敵彈擊中——爆裂——崩潰在泥土里了。」

「他吻吻那塊糖，怕地將它放到桌上，他自己也軟癱到椅子上。」上帝安慰她的靈魂！「他熱誠地結束着。他坐着用兩手手背揩揩他的眼睛，不以爲自己因想起那英勇的朋友的死而顯露出該有的激動爲恥。」

「爲哀緣緣思被呼！」阿麗特嘆着擁抱他。

「這是英勇的！」狄雅娜嘆，她將她的面頰靠在低垂的斑白頭上。

「在耳爸爸？」她忽然大胆地說，「你——你——從未得到過奇哥的消息嗎？」她走去坐在他對面，有點恐懼地審視他的面孔。

布耳搖搖頭。「沒有。我是在蒙斯戰役之後被送到意大利前線去的。」

她在桌上向他伸出她握着的雙手。「但是他不久也要帶着偉大的故事回來的，會不會？」雖然她堅定地微笑着，她的眼光却表示煩惱。

「當然。」他放一隻手在她的兩手中担保說。

郭彬和阿麗特站着以一種溫柔的眼光注視着她，這眼光是只有那種在可信的限度之外看出希望的持續性的人們才能感覺到的。郭彬失望地看了阿麗特一眼，明白表示：「可憐的狄雅娜！四年的沉默之後，得到他「失蹤」的報告之後，她還繼續相信奇哥是健在着的。」他無言地對她表示說，最好讓布耳和狄雅娜一起單獨地談談，阿麗特了解地隨着他趕快走出到窗外。

「親愛的老朋友，」剩下兩人的時候，狄雅娜接着說，「你說話的聲音多麼好聽！這雙手，」她將她的面頰俯在現在她握着的粗掌中，「這雙手碰過他的——這雙眼睛，」她把她

的手擋在他的眉上撫摸着，「這雙眼睛看過他——」她不成聲了。

「這個心愛過他，」布耳說。「奇哥！這是一個男子漢！他可以做皇帝的！」他的聲音又表示得意，又表示悲苦。

「你也如此想嗎，布耳？」她帶着顫抖的唇微笑。「這不只是因為我愛他吧？」

「他是一個傑出人物，」布耳忠誠地說。

狄雅娜過來坐在桌角上，這是為了更使布耳聽清她。

「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她同意說。從時的幽光輝使她的話語轉快起來。「布耳，你知道，第一次我看見他——當他從地下升起的時候——他的手里是有星星的——我看見星星了！」

她坐近他，她的腳擺在他的椅邊上，他的手仍然放在她膝上，她的兩手握着他，布耳仰望着她，顯似一個忠實的老狗，會對一個他愛的人的任何不能領會的看法搖着順從的尾巴一樣。

「當然有的，」他隨從着。

「還有那火光榮的驅車，你帶我們到這兒——到——天堂——」她繼續說着。

「我怕這會是你的一個悲劇的天幕吧？」他按按她的手指說。

「爲什麼，不是？」她思索地搖搖頭，「我從未告訴過任何人，但是你將了解！你——不要笑！」她信賴地看着她。

「笑！」他反抗着，傾向于她。

「當他走的時候，」她自信他說，「我們約好每天早晨十一點鐘我們要精神相會——他從未令我失望過。」她講得低聲而認真。「甚至當我在轉動的車床旁，在那一切的鬧聲中，我也會清楚地感覺到他在我的身旁；然後當我做夜班，每早回到這里的時候，不論我多麼疲倦，正睡得多熟，我也會夜鐘敲十一點的時候醒轉來的。他永遠在這里——」當她顏色的眼睛注視在門旁的一點上的時候，她似乎有了一種可以看見幻影的能力，門旁那地方就是奇哥和她定約時站着的地方。

布耳不自覺地向同一方向轉過他的頭去。

「他總是來的，」她接着說，「他恢復了我有時減弱下去的希望，抬高了我在睡夢裏下去的心，振興了我對生活的把握，酒一般地提起了我的精神，供養着我的靈魂！」她似乎是一個纏繞着教條的獻身的女教士。

兩個人都沉默着，仍然向門望着。他們看見門開了。博利薩走了進來。似乎像咒被打破了地，不同的氣息立刻充滿全室。

認識上校的制服和等級的布耳，立起來假直地敬禮。

「我請你原諒，」博利維對狄雅娜說。「你沒有聽見我的敲門。我以為你一定是出去了，敲着門，門就隨手開了。」然後他詢問地看着布耳。

「我丈夫的一個老朋友，」狄雅娜解釋。

「布耳，伍長，第二十四摩托車運輸隊。」老人以軍中的威嚴說道，手還正正地放在額旁。

「當然，」上校說，「我很記得你。」他莊嚴地點點頭。「我很高興你在這裏。」他轉向狄雅娜。她注意到他的蒼白。

「正是，現在狄雅娜需要個好朋友，」他含蓄地說。她看着他，迷惑而驚恐。「我要在你接到這消息的時候，和你一起。」他停止。「我用不着叫你放勇敢——」

她的眼睛因恐懼而大張着。「你有什么消息？」

他從袋里拿出一張紙。「我願意能愛護你。我自己帶這些東西來。」他將一個小袋和印刷的通知單一起放到桌上，打開袋子。

現在她沒有看他，也沒有看他在做什麼；她的眼睛又盯在奇哥最後站過的地方了，在那里她每天知道有他，感覺他站着，幾乎，親愛的上帝，幾乎看見他——

「我不相信，」她用一種枯燥的聲音說。

「這張照片，」博利薩說着拿起她和奇哥一起照的像片！

「不。」她低低的極度緊張的喊聲是固執的。

「他的證明文件！」

「我不要，我不要相信它！」聲音微弱了些，但是心靈必須排除這種恐懼！

「這個宗教的聖牌！」博利薩將它放在桌上。狄雅娜轉身用一隻顫抖的手拿起聖牌。她將掛在她頸上的聖牌拿在另一手中，注視着它們。

她的屈服是暫時的；她的下決心的迅速就像她的信心那樣毫無疑問。

「注意！」

「快點，布耳！」

「止住她！」

這兩個男子，出其不意地剛好來得及阻止住那個下了強烈決心的飛跑的黑身形，沒有讓
她跑出窗外投身到下面的街道上去。

他們抓住她，壓制住她的簡短有力的強烈反抗。異常溫和地，一邊一個男子將她從窗口帶回來，放她坐在桌旁。片刻之前的勇猛的她現在變成無力的了。

「布耳，離開我們！」上校命令他。

「但是，請你原諒，上校——」布耳抗議說。

「走！」命令是簡短的。

布耳回以勉強的敬禮。他走過來將他的頭類在狄雅娜俯垂的頭上碰了片刻，然後服從

命令。

第十一章 十點鐘

博利薩跪在狄雅娜的椅後，她倚息地向前伏在桌上，十分寂靜。他抬起遲疑的手，想把它放在她的肩上；但又絕望地做個手勢退縮回去。她的手臂現在機械地一上一下移動，同時她握緊的拳頭不斷地在桌上。他試着打破沉默。

「狄雅娜，我可憐的孩子，」最後他囁嚅地低語說。

她用一種沈悶的聲音說道：「但是曾到我身邊來過嗎？」

毫不了解她的意思的同情心使他不定地答道：「是——的，」

「那麼他沒有來過了？」她繼續問着他不懂的話。

「沒有，」他覺得他的話是她所需的那樣慰安的。

「沒有——沒有——」他沒有來過，」她繼續說。她定睛注視着她手中拿着的她和奇哥的

照片。

「勇氣！」他微語，慰安地接觸她的手。

「勇氣！」她痛心地喊着擺脫他。「勇氣？」

「狄雅娜，現在這不是你的地方了。」他說，將他的手溫柔地擺在她肩上。

「他根本從沒來過，」她繼續着。

他還是沒有了解，但極溫柔地說：「沒有？」

「我不過是想像他來這裏而已，不是嗎？」她的話里含着沒有流出的淚，這使她的喉嚨梗住，話聲微弱，像一個竭力忍住抽咽的孩子說話似的。

「是的，」他柔和地說。

「這在現在看來似乎是愚蠢的。」她試着嘲笑。

「我多憐的狄雅娜！」

「我那樣相信！」

「啞——啞！」他撫慰着可憐的小人兒。

「我以為好上帝在幫助我！」她在笑語自己。「四年來——什麼傻話！什麼幼稚的復讐！」斷續的責斥表示着心碎，這話聽來令人心碎。

「狄雅娜，」他下決心地說，「從此以後我要照料你了。」

突然她順從地站起身來。「是的！那又有什麼關係？」她悽慘地說。

「來吧，」他喊着，費了極大的氣力才抑止住那襲過他全身的溫柔與激動的洪流。（他歡樂的心內喊道：「勝利！勝利！」）

他一手圍着她的肩，引她離開桌邊。她屈服地走着，但走到門口，她止步回頭通過一層迷失的幻影的障礙觀察着小屋。

「我曾叫它做天堂！」她小聲說。

附近鐘塔敲了十一下。

她急忙從他的手臂中擺脫，趕忙幾步走進屋內。她站在那里靜聽着，像是一個期待有點什麼事情發生的人。一種微弱的希望之光潛潛地溜入她的眼中。他聽其自然地等着她。她仍然躊躇地立在那里，傾聽着，探看着四週。

「什麼事情？」他突然吃驚地着急地喊道。

「十一點鐘，」她簡捷回答道。「我有了相信它的習慣的。」

以一種突然的動作她取下她頸邊掛在鍊上的聖牌，將它放在桌上，然後軟弱無力地沉落旁的椅子上，再把她的臉伏在手臂中。

「我又回到開始的時候去了！」她悲號。

「走吧，狄雅娜，走吧！」他感動地催她，向她伸出他的兩臂。

「好的——好的，」她低聲說，站起來轉向他。但是她的動作是機械的。

突然大砲的沉悶吼聲使窗戶瘋狂地振盪着。一片雷聲聚集起來佈滿了全球；各種各樣的

聲音；使聽到它們的那許多人奇怪怎麼這樣多的發音器具能在這一刻那間發出這麼多的聲音，而且在複雜的音響中，還有一陣轟轟的音調，繞繞地向天空上昇着。

狄雅娜和博利薩互相呆視着。他走到窗前，推開窗戶，站在日光中，這時簽訂和約的聖部吼聲湧了進來，襲過他們兩個。

鐘聲，鑼聲，大砲的轟聲，鼓聲，鑼聲，號角聲，樂隊聲和勝利的人聲人浪在笑聲中升起，還有歌聲，尖銳叫聲，沉重的喊聲與歡呼聲！

「看！」他嚷，「看！完結了！」

她走到窗前。他指着下面如潮湧的瘋狂人羣。

「他們簽訂停戰和約了！」他繼續歇斯地叫着。「戰爭結束了，看他們！看！啊，好天主，法蘭西得救了！」他的手伸到眼前；他站着緊握雙手，他的舉動表示着此刻難用歌樂表達的從痛苦與失望中的解脫。

這時，一切都發生了。布耳從門邊沒注意地大踏進來，向博利薩喊着跑來。

「你聽見那們了嗎？」他狂吼着。「戰爭過去了！」

「是的，是的，讚美上帝！」

郭彬，阿麗特和謝繼龍神父匆匆從屋外過來，進屋內，同時混雜地喊着「法蘭西萬歲！」

「戰爭過去了！」「沒有戰爭了！」「啊！啊！」

只有神父一人用另外一種方式表示着他的狂喜，他在叫道：「無盡的光榮呀！」

狄雅娜默然站立在這一切的騷擾中，靠在窗欄上，茫然地望着街道。

阿麗特抓住郭彬的空袖，郭彬又拉着布耳的手，他們一起瘋狂地在室中轉着圈。博利薩闖上窗，因為鬧聲震耳欲聾了。謝維龍神父站在一角低頭禱告，他的手摸索着他的念珠，眼淚從他閉着的眼下滾落出來。雷剛又加上一層哄亂地跌撞進來，他的身上掛滿了紙條。「我的上校，他們簽字了！他們簽字了！」他將鼓膨膨的衣裝中的彩紙片取出來送到郭彬人身上，同時熱誠地擁抱狄雅娜。

「不要碰她，白癡！」博利薩叫着粗魯地推他一把，使他滾到地上。

狄雅娜似乎從昏迷中驚醒過來了。她看着自己週圍的狂熱的人們。現在只有一種響亮的吼聲可以從窗外邊進來。「不——不！」她突然爆發了。「停止——停止！」

喧鬧的喊聲平息下去；跳躍停止；所有的人立定着張口望着她。她一眼看到站在一邊戴着念珠的教士；她狂怒地轉向他。

「你在做什麼——你？」她大發脾氣，「禱告嗎？」她大笑起來。「對誰？我們想知道。告訴我！告訴我！是對他們叫做好天主的荒唐東西嗎？」

「狄雅娜，親愛的，不要！」博利薩趕快走到她身旁請求着。

「站開去！」她揮開他制止的手。「我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四年來我相信我結過婚，相信有一個好天主教在保護我！好天主！」她諷諷着。「什麼都沒有！全是假的！我假裝認爲這個地方是天堂——我緊緊抓着奇哥告辭過我的意念——但是全沒有了——全過去了！他死了！現在，當我最需要你們的好天主的時候，他却不在這里！他不在了！什麼都沒有——沒有——沒有！」她以一種尖利的呼喊結束着，那就像是一種在孤寂荒漠中失望而怒吼着的風。

「狄雅娜，親愛的，請你——跟我來，我可憐的孩子，我可憐的愛！」博利薩自己也幾乎忍受不住了。

「對的，」她不聯貫地繼續說道，「就是那話——你是對的——把我帶到你所懇動的哪地方去——隨便那裏。戰爭過去了，不是的嗎？它過去了——它過去了！它過去了！」她抽泣着轉過身去，他一把將她抱在懷里。

他緊緊地抱住她，像撫慰孩子似地撫慰她。

「狄雅娜，我可憐的孩子——我知道你會怎樣地受苦——我知道。但是我將永久愛護你——我愛你！我愛你！」他喃喃着。她毫不反抗地倚着他。他溫柔地吻她，又吻——又吻——又吻——在俯着的 eyes 上——蒼白的額上——溫暖的白額上——。啊，上帝！到底來了！

「戰爭結束——狄雅娜在他的懷抱中！勝利！勝利！在長久的戰鬥與耽延之後——」

當他正吻着狄雅娜（他怎能忍住不吻她呢？）的時候，突然一切的聲音停止住了，樓上門旁有了一種可感到的動靜。這之前阿麗特，布耳，郭彬和雷剛都是聚成一團，又談又笑，打開香檳酒瓶，倒出酒來大飲一陣的。博利薩抬眼望望這突然沉默的原因。

在門口面對着他的是奇哥。

奇哥——蒼白如死，消瘦，蓬亂而襤褸——但奇哥是活着的，他身上拖着凌亂的彩色的紙條，就像是他曾從叢中跑過來的一樣。他憔悴，狼狽的臉上閃爍着一種可憐的微笑。

博利薩經過第一陣瘋狂的驚駭之後，不能動步地站着。

一切都不經心的狄雅娜，還閉着眼睛倚在上校的肩上，他的手臂是她被壓碎崩潰的世界的唯一救助。

「狄雅娜！」奇哥喊，「狄雅娜！」

狄雅娜慢慢轉過身來面對着他。她看見了一個鬼。

「狄雅娜！」這次他的喊聲中帶着一種反抗責備的意味了。

她呆立着，定睛看着他。

她遂地爬過六層樓梯，喘息不定的老鼠——就是陰溝鼠——四年大騷動中並榮的參與者

，他穿着醫院助手的制服，臂上纏着一個紅十字臂章，跟着奇哥出現在門口。他拖住奇哥的手臂激烈地勸阻他。

「你不該，奇哥！」他責備着。「你不該離開醫院。在你的情形之下你簡直是發瘋。發瘋，自殺！」

奇哥粗魯地掙脫他，陰沉地面向狄雅娜和博利薩立着。「滾開，」他暴怒地吼。「滾開，不要阻擋我！」

他向這兩個威嚇地前進一步。

「不要那樣望着我！」狄雅娜蒙住自己的臉喊。

「孩子！」他以一種渴慕的聲音叫道，兩手向前伸出往前來，摸索着——「孩子！你在那里？」他正直直地向着她。

狄雅娜帶着迷惘的不肯相信的眼神偷偷移近他，她漸漸明白了事實，她看他伸出這雙無助的雙手摸索着站在那里，——她將自己的手在他面前來回移動——他毫不眨眼，只隱隱地微笑着——

她確定了，她沉落到他足下，捧住他的雙膝，她的抽泣聲表示着痛苦與放心，以及無限的歡樂與傷心——

「啊！」他接觸到了她的手臂，不成聲地喊。「啊！親愛的！我的眼里仍然充滿着你！這全是真的。我還以為好天主令我失望了哩！」他激動地笑着俯身扶起她來，將她擁在他滿溢的心上。「他並沒有，孩子！在醫院里他們以為我死了。但是當我恢復了意識——當我從一場長長的噩夢中醒來問我在那里的時候——他們告訴我是在巴黎——離你不遠！萬蛇之蛇，他們拉不住我——他們能嗎，陰溝鼠？」

老鼠點點頭揮着手表示先前那幕景象的狼狽情形，那是只有在簽訂和約時的瘋狂紛擾中才能發的，借着這紛擾奇哥強逼他帶他到這里來，然後趕在他之前跳上了樓梯。

「死？呸！」奇哥笑。「我曾被一切砲彈擊中過——但是沒有東西可以殺死我！我將永遠不死！我要看的！他們不能使我瞎眼！我要證明給他們所有的人看！因為那是真的，親愛的——我所有的那些偉大念頭就是好天主，究意，他是在我們之中的。」他驕傲地說。「現在我眼睛瞎了，我看出來了，我告訴你，」他從前的那種譏諷微笑打斷了他，「我是一個非常傑出的人物！」

故事有結尾嗎？沒有！因為奇哥和狄雅娜正在開始——舊日和平的生活，日益加深的傾心和團結；他們也在開始平凡生活樂趣的可感的享受。他們在戰爭的騷動之後，在清澄的黎

呀醒來，聽着快樂的鳥語；在親愛的老田莊上做着一遍又一遍的平凡工作；準備簡單食物，從井中汲取清潔涼爽的水，在井旁多逗留片刻，吸着穿過芬香田野從大海那邊吹送過來的甜蜜的微風；當成熱金色的秋日下午，在蔭涼的小亭邊製着可口的葡萄紅酒。

然後，手握着手，兩人並肩坐在門旁的欄上——注視着安閒的落日，閃爍的星光和大月亮的升起。他們在無懼的夜的靜默中休息，受着他的羽翼的庇護，他，能舉起卑下的東西到他心上——他飽補全殘缺，使盲人看見一切，最後，使他可憐的孩子快樂——啊，真是永無止境地！

七 重 天

民國三十四年初版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原著者 A·史特明

翻譯者 白 禾

發行者 文摘出版社
重慶川鹽三里

發行人 賈 開 基
重慶川鹽三里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重慶民權路

昆明總經售 新民書店
昆明華山西路

267
500023

165